

明通鑑

庚子孟春

上元李遜齋題

紀五十 起元默敦祥盡昭
陽協洽凡二年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

嘉靖元年春正月癸丑享太廟 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是日清甯宮後殿災壬戌尙書毛澄等言陛下郊祀甫畢禁中失火密邇青宮變不虛生宜應之以實法成湯之自責效周宣之側身思禮樂教化之或愆念慶賞刑威之有失充其懼災憂患之心以致夫順天悅親之實上曰上天示戒朕心兢惕當與卿等同加修省以回天意先是上手敕加興獻帝后皇號楊廷和等偕禮官執奏一時廷臣諍者百餘人皆言稱皇非是且請斥張璁等邪說俱不報至是殿災廷和等因言興聖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今大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曾亦言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之火災廢禮失言之所致也上不得已乃勉從眾議諭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不稱皇

據明史本紀因清甯宮災奉連書之即三月頒詔之 文科道官之論諫也給事中安磐謂興為藩國不可加于帝號之上獻為謚法不可加于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爭俱下所司知之 己巳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銘之死也實總兵官李隆以私憾贖部卒殺之而以銘酷刻激變軍士報聞尋擢陝西按察使陳九疇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庚午以火災風霾遣官祭告天地宗廟

社稷敕百官修省 二月己卯耕藉田 效異據明史本紀是月己卯耕藉田證之實錄成黃道官祭先農 丁酉召何孟春為吏部右侍郎孟春巡撫雲南平叛苗有功上卽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復被召佐吏部先是孟春在雲南聞大禮議起馳疏奏曰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冊宣帝不敢加號于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于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于恭王抑情守禮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

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一上若恭敬之心分子于彼則不得專于此故也今者廷臣詳議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生日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今欲稱興獻王爲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王皇伯考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于興獻王乎卽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相呼及其既沒從無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諡之親王乎且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之先皇帝特簡陛下投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于陛下也及孟春官吏部則已稱興獻帝后及本生父母遂中寢 壬寅以巡撫湖廣副都御史席書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初書自戶部員外陞外任武宗時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擇州縣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學屢遷福建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上改元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饑奉命振江北令州縣十里一廩煮糜哺之全活無算方書在湖廣見中朝議大禮未定揣上向張璠霍韜因獻議言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爲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承大統英宗入嗣在衣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爲興獻帝之子別立廟祀張璠霍韜之議未爲非也爲今日議宜定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論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加之獻諡也豈宜加于今日議既具會中朝競詆張璠爲邪說書懼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然其議 三月辛亥弗提衛獻生豹卻之 甲寅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 丁巳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戊午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

輿國太后攷異明史本紀所載尊號年月皆據寶錄而是時稱母后曰輿國太后蓋以廷臣言輿獻諡法不可
蓋紀載之誤如于生存之母據此則去年十月之稱之爲輿獻后明矣明史毛澄傳于去年十月下書輿國太后
也今列正 壬戌頒詔天下

論曰考孝宗遂不得不以武宗爲皇兄而以武宗爲皇兄遂爲稱莊肅皇嫂張本楊廷和等之初誤于草遺
詔兄終弟及一語及草卽位詔直稱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于是考孝宗兄武宗之議起矣不知世宗所
承之統在武宗不在孝宗今合武宗而考孝宗是滅武宗世次也成帝無子故以哀帝爲嗣而考成帝仁
宗無子故以英宗爲嗣而考仁宗今孝宗自有子武宗既考之于前而世宗復考之于後是使孝宗有子
而無子也況兄終弟及爲同父者言之耳而遺詔中以爲倫序當立則喪服小記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
爲後之例也故鄭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庶祭之就其祖而已據此則宗子孤爲殤者
不得爲之立後故族人以其兄弟之倫序相當者求爲殤之父後不爲殤後此卽春秋子般卒之例也子
般乃爲殤未踰年而死者故閔公嗣位爲莊公後不爲子般後若僖公之繼閔公則成君也成君則宜爲
之後不得仍後莊公春秋之義亦如此今武宗身爲天子十有六年一旦以無後而傳之世宗何至楊廷
和毛澄等夷之于宗子爲殤之列使世宗但以其倫代而不爲之後又于孝宗之宜入祖庶者而禱之于
是考孝宗而皇兄皇嫂之稱遂不得不出于此自此爲有明一代故實而莊烈尊熹宗后爲懿安皇后稱之
曰皇嫂實自廷和等兄武宗一議啟之而徵之于禮實未見其然也

甲子廣西荔浦縣賊流劫桂林陽朔等處殺臨桂縣主簿曹時古田縣典史陳祚命填巡官督兵捕之 戊辰
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時命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題神主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叙子名
朝論是之 壬申論定策功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皆爲伯費宏蔭一子錦衣衛指揮皆世襲禮部尙書
毛澄加太子太傅蔭一子錦衣衛廷和等五人各累疏懇辭皆溫旨褒答不允已復力辭至以去就決之始命
改蔭錦衣衛等官廷和等仍堅辭不受給事中許復禮張九功等御史汪良貴秦武等及兵部主事霍韜各交
章奏封爵武蔭非諸臣所安宜聽辭免尋許改蔭文階廷和澄以議大禮不合上意數求去而御史張鵬請罷

蔣冕趙永亨又詆石瑄不可掌銓衡二人亦求去朝議不平乃復以溫旨諭留以是諸臣竟不敢拜命云 初

詔罷額外貢獻是月中都填守中官張陽復貢新茶給事中張紳言陛下詔墨未乾旋即反汗人將窺測朝廷

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底極請守前詔一切罷之報可 夏四月癸未禁廣東看

守珠池及市舶太監不許干預地方事務 壬辰命各邊巡按御史三年一閱視軍馬器械著為令 丙申罷

甘肅總兵官李隆隆以私憾戕害撫臣許銘時陳九疇尚未至陝西巡按御史喻 茂堅發隆罪狀乃褫職命逮

勅以聞 戊戌上御經筵 己亥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疏辭封爵初守仁以功為內閣所忌受封之日諸同

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當上賞擢至大官其他皆名示遷而陰黜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比歸丁父憂

乃疏辭封爵乞錄諸臣功且言殃莫大于貪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惡莫深于襲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

之恥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爵非以辭榮也求避禍耳不允所錄功亦不報 致異据年譜文成以正月辭封爵此據其在越上書之月也實錄載守仁辭封于己亥蓋即年譜正月所上疏也惟實錄但載辭封不

允而明史本傳則載乞錄諸臣功于丁父憂之下證之年譜乞錄不允乃在七月詔免之疏今分書之

是月起致仕都御史林俊為工部尚書未至會刑尚張子麟致仕乃改俊代之以副都御史陶琰為工部尚書

五月己酉以迎立功封駙馬都尉崔元為侯外戚邵喜蔣翰皆為伯時元等因閣臣皆辭封爵亦疏辭科道

官及吏部均請宜聽辭免以慎重名器保全戚里不允 六月丁丑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近以暑日傳旨經

筵日講俱暫免又免午奏臣等職司輔導實有未安伏乞宮中無事不廢讀書其大學尚書容臣等接續前日

所講讀者量進起止仍不時御文華殿召見臣等俯賜訪問上是之已而編修湛若水亦以為言俱報聞 是

月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懋告歸後屢起為南京太常卿及南禮部侍郎皆不就言者屢陳懋德望詔有司歲

時存問上嗣位卽家擢是職仍致仕方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文懿懋為學恪守先

儒訓或諷為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有賴之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及其繁者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

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 禁內官弟姪母得官錦衣衛世襲著為令 是夏吏部員外郎方獻夫自家還

朝道聞大禮議未定乃上疏略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體官所議有未合乎人

情者

朝道聞大禮議未定乃上疏略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體官所議有未合乎人

情者

情未當乎名實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爲不然據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爲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陛下于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而強稱之爲考豈名實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合于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爲子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爲子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爲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爲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爲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有無父之國也警賈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爲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甯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豈有子爲天子而父不得稱帝者今日之事臣嘗爲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庶在稱帝而不稱宗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廷復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庶祀之天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非唯得先王制禮之義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報聞

預興獻夫上疏在是年之夏見明史本傳而傳中以爲草疏未上辨見後

秋七月丙午免江西去年被災稅糧 戊申御史汪珮疏陳十漸其略言陛下初卽位天下忻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意日疎初罷諸不經淫祠今稍稍議復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或以新聲巧伎進初日覽奏

章今或置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釐革冗食冗費今騰驤勇士不行覈實御馬監數亦無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蔭舊邸旗校悉補親軍初中官有罪懲以成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之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鎮守守備營求易置侍門復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奏直日有旨訑詆拒人疏入上頗納之未幾出為河南副備致異汪珊事辨明史余弼傳中特書云元年七月蓋本實錄也今據實錄日分 己酉以南直隸江西浙江

湖廣四川旱災詔各撫按官講求荒政積穀預備事宜 逮濟甯管閩王事陳嘉言下獄先是太監溫祥賈冊寶詣安陸還訴嘉言欺侮上震怒遂命錦衣官校逮問尋御史沈灼陳四漸末言嘉言不宜逮上怒其黨護奪俸 辛亥兩廣盜起命總督都御史張嶺討之 丙辰甘肅巡按御史奏正德中寇入蘭州指揮張瀛與所部

總旗施二俱力戰死請追賜贈卹兵部議從之仍令有司祠祀 甲子大同軍士以告餉率眾謹謀欲為辭提督侍郎戚鳳巡按御史張欽捕首惡張的祥等請寘之法戶兵二部議以宣大二鎮糧餉久缺以致軍士爭呼宜且撫之上命法司會議謂近年主將因循驕兵脅制在福建則犯守臣在陝西則犯巡撫大同兵素曠悍自

逆彬擅調後轉加狂悖若非重懲恐益長亂詔僇其首禍者五人以徇 己巳南京暴風雨江水涌溢郊社陵寢宮闕城垣吻香欄楯皆壞拔樹至萬餘株大江船隻漂沒甚眾直隸鳳陽揚州廬州淮安等府同日大風雨電河水泛漲壞官民廬舍樹株溺死人畜無算致異明史五行志系之七月實錄則己巳也二申錄書七月二十四日戊辰至次日己巳蓋是月乙巳朔與實錄合 庚

午刑部尚書林俊言官中府中俱為一體近年各內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勘治非祖宗法也請自今內臣所犯悉下法司明正其罪如所論不當自可明正法司之罪疏入報聞而已俊起用年已七十寄止朝房示無人居意數為上言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采 是月王

守仁再疏辭封爵為諸臣訟免其略曰宸濠變初起勢焰猖熾人心疑懼退阻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瑛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似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

謀議監錢經紀所謂同功一體者也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磨千戶

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爲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今聞紀功文冊改造者多所
刪削舉人莫元亨爲臣勸說甯王反爲奸人構陷竟死獄中尤傷心慘目負之具冥之中者今臣獨崇封爵而
此同事諸人者或賞不行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冒蒙不忠之
號而隨以廢斥臣竊痛之奏入卒寢不行初上嗣位言者交白莫元亨寃出獄五日卒故守仁及之元亨在獄
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繫其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
麻泉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僚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仍囚服手不釋
麻泉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閩門衽席間聞者爲之悚然 八月己亥釋李夢陽于獄初夢陽罷歸益跡
弛負氣治園池招賓客射獵爲娛自號空同子名震海內宸濠反誅御史周宣劾夢陽黨逆遂被逮坐前作陽
春書院記削籍頃之卒 庚子以南京災異赦羣臣修省 九月丙午巡按江西御史程啟允得逆濠通蕭敬
陸完等私書內有守仁可任江西巡撫語因極論蕭敬張銳等竝劾守仁陰謀黨惡素與交通請追奪封爵戶
科給事中汪應軫上書明守仁功而刑部王事陸澄亦上疏爲六辨以折之然上知守仁功不問之疏異年諸系
蓋因文成再上疏辭封爵類記之也今據實錄在九月丙午而實錄但有汪應軫上書論守仁功其下文向
信再劾稱應軫與守仁同府澄係其門生即陸澄也是實錄上文漏去刑部王事陸澄六字今據年譜增
戊申刑部尚書林俊以災變奉諭修省因上言今日之最急者惟取法祖宗躬行節儉茲大婚屆期六禮之儀
固不可缺中外賞犒爲費尤多時絀舉羸其何能濟臣願一切罷省務崇儉以爲天下先詔褒納之 己巳吏
部聽選監生何淵上言請權以禮制量立世室于太廟東北之地奉與獻帝之神如周祀文王于世室遺意則
陛下四時躬祭而事生事存之心始得以自盡太后于秋萬歲後亦得配食太廟于無窮不必遠耐安陸矣上
然之命所司會議以聞 辛未立皇后陳氏先是昭聖太后爲上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乃求得大名府元
城縣學諸生陳萬言女迎入宮至是遂冊立之萬言先授鴻臚寺卿尋陞爲中軍都督同知后母翼氏封夫人
給誥命 冬十月辛卯以南畿湖廣江西廣西災傷重大命所司發倉粟並戶部發帑銀二十萬兩分道振之
仍各蠲免稅糧有差壬辰赦羣臣修省 甲午刑科給事中張紳言中官出鎮非太祖太宗舊制景帝遭國家

多故偶一行之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來奏乃往歲宸濠謀叛填守太監王宏反助爲逆內臣果足恃邪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變則心懷顧望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罷之上是其言後張孚敬爲相竟罷諸填守內官其論實自狎發之云 乙未禮科給事中章僑言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倡爲異學

者樂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子爲支離宜嚴禁以端士習御史梁世鏢亦以爲言上是之詔禮部國子監及各提學官申其禁 丙申免山西被災州衛稅糧 十一月辛亥總督兩廣軍務張嶺討廣西賊平之 丁巳刑

科都給事中劉濟請定行刑時限時太監廖鵬父子及錢甯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鵬等夤緣中人冀脫死濟因言自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已及日盱再請而后行刑則已薄暮殊非與取弃之之義乞

自三請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決欽復以中旨免死濟力爭不聽 戊午陞修撰舒芬員外夏良勝等十五人官及編修費宗王思等皆加陞俸以旌忠直從吏部之

請也 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初興獻之藩太后時已進封貴妃留京師及上嗣位太后已老目眇矣喜孫爲皇帝撫之自頂至踵至是崩上尊諡曰孝惠皇太后別祀奉慈殿七年七月改稱太皇太后 壽安太后之

崩也大學士楊廷和等謂上爲孝宗後不宜爲孝宗之庶母持祖母承重服因摘大明律令孫爲祖服齊衰期年之文以示同官禮部如其議上之上不從令喪制二十七日而除然以廷和等言不頒遺詔僅行二十七日

之服于官中致異楊廷和議期服事明史本傳不載此據徐氏讀禮通攷引廷和自記中語今語之實錄禮部所上儀則十三日而除其二十七日則世宗自改服之制中然廷和之議期服與其此議之文合而明史紀事本末亦于云廷和定詔英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穆兩京不以詔天下則是廷和此議雖經禮部据奏而上不從至于不頒遺詔僅行二十七日之服于官中則仍從廷和議也今據徐氏讀禮通攷增入

論曰楊廷和等之議本生但議興獻帝后可耳而至于壽安皇太后則憲宗之妃孝宗之庶母而世宗所生之祖母此與本生之祖母無涉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僖公之母成風薨于文公二年春秋書之曰我小

君是于文公爲祖母故文公有三年之服其後漢文帝母薄太后薨于景帝前二年天子朝臣竝居重服斬衰三年見杜佑通典此庶祖母承重之例也況明之孝肅周太后者英宗之妃而憲宗之母故憲宗嗣位稱之

曰聖慈仁壽皇太后孝宗嗣位又加尊曰太皇太后此正壽安太后今日之比例然則興獻不可稱帝章聖

不可稱太后而至于壽安則準孝肅周太后之例尊之以太皇太后無嫌也況天子諸侯無斬衰以下之服而孫爲祖父母期乃大夫士父在之服而爲祖母期又祖父在之服

祖母承重在父卒後亦須在祖父卒以後故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二年此豈

可以例天子諸侯乎宜其說之卒不能行也

甲子山東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充轉入萊蕪新泰臨城間都指揮楊紀等追及于泰安州之龜山賊據山爲固紀進攻不克臨清指揮僉事楊浩死之賊大掠魯橋勢張甚事聞兵部議魯橋諸關近連曹濮及河南封邱延津界賊若踰河則河南州縣當之今宜亟遏賊使不得奔突請敕河道侍郎李瓚督率管河管關等官發潁河丁夫晝夜防守給事中陳時明請以山東京操官軍暫留其地別遣大臣將保定等官兵趨山東會勦乃敕保定巡撫周季鳳副總兵楊銳選集漢達官兵以備調遣于是山東兵備等官分道逐賊賊不敢屯聚往來行劫魚臺金鄉間官軍追至寨里集賊且鬪且行會諸道兵大集就圍之俘斬數百賊乃敗散東土稍甯而餘賊突至曹州者欲渡河不得乃轉掠考城循河西岸至東明長垣餘黨王友賢等流入祥符封邱于是河南及保定巡撫皆告警而御史盧瓊言河冰且合漕舟聯絡以千數宜于要地嚴兵防守無使害及漕河禍延鄰省兵部議以諸道巡撫權位相埒請敕漕運總督俞諫與都督魯綱並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軍務節制諸道軍從之 丁卯冬至以肅安皇太后新喪停止慶賀辛未御西角門視事 大理寺卿鄭岳言內臣賈金等侵盜倉庫宜寘之法而曲貸之將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盜及至敗露又圖倖免其害何可勝言且法者人主所與天下共者也事干近倖輒有輕重是法不信于天下矣古人言法行自近始又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故申屠嘉辱鄧通而文帝不以爲忤韓琦安置任守忠而英宗不以爲專前史書之以爲美事陛下宜遠鑒前代之規近守祖宗之法自今內官有犯悉聽法司問擬本寺審錄以昭聖世平明之治得報有旨 十二月戊寅振陝西山東被寇之民先是陝西數被套寇深入固靖環慶間殺傷以萬計復有陝西流賊百餘人寇掠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等處殺傷指揮瞿相等而山東青州之賊流入東充二府竝及河南直隸地方于是兵部議遣科道官分部閱視其被寇地方請量發太倉庫銀振濟詔遣科道官各二員戶部發太倉銀十萬兩以六萬給陝西二邊四萬給山東等處不足則以各司

府州縣庫銀佐之 癸未命廷臣議擇壽安皇太后葬地時文武大臣皆言椽子嶺地形高敞可以卜葬而上意欲附近茂陵命興工擇日大學士楊廷和等言宋甯宗欲祔孝宗于裕思諸陵之旁朱熹累疏謂祖塋之側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今欲耐壽安皇太后于茂陵左右將開金井興大工在天之靈恐有未安且其襟抱疏洩利害所關非細臣等不言是為負國請如原議不納 戊子陞任山東僉事史道劾大學士楊廷和昔年曾交通逆濠及詔附錢甯江彬等事且言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廷和未嘗力爭今于興獻帝一皇字一考字乃欲以去就爭之實為欺罔廷和自議禮執奏至數十上上忽忽若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而道以給事中出外謂為廷和所搆于是尙書喬宇彭澤等言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盡忠乃為奸黨所誣陷不可不治上乃下道于獄以安廷和御史曹嘉論救道竝劾澤等阻塞言路上置不問然于廷和眷亦衰矣 戊戌南京十三道御史方鳳等上疏辯論吏部員外郎方獻夫與張璠霍韜議禮非是及欲為興獻帝立廟京師尤不可因請黜浮言早定大禮為獻帝立後祀于安陸章下所可 辛丑刑科都給事中劉濟言故事厥衛有所速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簽發稿帖今千戶白壽賫帖至竝無原奏索之不與未便簽發而壽堅執自來駕帖送科皆開寫事略會同署名實不係御批原本兩人列詞竝上而上先入壽言竟絀濟議濟在諫垣久言論侃侃多與權倖相枝梧中官崔文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上受文愬移之鎮撫濟率六科爭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戍有詔復官甘肅李隆以殺許銘逮入都營免赴鞫濟皆力陳不可上從其言暉奪職隆受訊伏辜后父陳萬言奴何璽毆人至死上命釋之濟執奏曰萬言縱奴殺人得不坐為幸今竝釋璽等是法不行于戚畹奴也自是濟直聲愈著上亦頗憚之 是月工部尙書陶琰改南京工部以待郎趙瑛代之 是冬戶科給事中張漢卿偕同官上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勅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至事張希尹勸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不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于馬永成鷹房起于谷大用皆奪民業為之今馬俊趙霏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還之民而嚴罪俊霏以為欺罔者戒不納

改與勘莊田事据實

錄皆在是年明史漢卿本傳記其上疏特書之

是歲安南武臣莫登庸自稱安興王初安南黎諱立登庸專

政潛蓄異志黎氏臣鄭綬以諱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西榜發兵攻都城諱出走登庸擊破綬兵捕西榜殺之益恃功專恣逼妻諱母迎諱歸目爲大傳仁國公正德之末率兵攻陳暲高敗走死至是登庸遂自立謀殺諱諱母以告乃與其臣杜溫潤間行以免居于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慮遷居海東長慶府方上卽位之初命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詔論其國至龍州聞其國大亂道不通乃卻還

二年春正月己酉山東流賊三千餘人至考城縣副使李珪都指揮凌備等合擊之斬首數十賊勢少沮退聚

歸德堰中都留守顏愷等

顏三編作顧

禦之會河南守備廖涇等兵亦至俱次郭村涇退縮不進河南新募降賊張

進父子引三百騎馳至愷令與賊對壘進請俟河南兵至不聽麾兵擊賊賊見我師無後援殊死鬪進隊中忽搖旗者三遂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指揮趙太等三十餘員官軍八百人死之巡按御史任洛以聞詔逮愷涇

下法司敕巡撫都御史周季鳳陳鳳梧何天衢等督兵平賊自贖仍敕提督軍務都御史俞諫申明軍法以肅士心重懸賞格以購賊首給事中汪應軫上言弭盜與馭夷不同馭夷之法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

是以鄰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卽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填巡以下官俱坐罪兵部議從之 乙卯大祀南郊 丁卯小王子以萬餘騎入沙河堡總兵官杭雄禦卻之 是月大學士楊廷和

以史道曹嘉論劾累疏乞休不許上二遣中使至第宣諭慰留而嘉等攻之不已語侵內閣竝及喬宇彭澤等

于是閣臣毛紀蔣冕尙書毛澄林俊孫交及宇澤等先後乞休俱不允 二月乙亥給事中夏言等以查劾莊田事竣因陳四事其一請改後宮貧郭莊田爲親蠶廠公桑園一請禁戚里一切求請及河南山東奸民獻民

田王府者下禮部議以皇城西苑隙地宜桑且合唐苑中之制請建蠶室于此詔姑己之餘如奏行 癸未振

遼東旱災 壬辰提督軍務俞諫討山東賊與總兵官曾綱連營進兵遂會河南山東保定巡撫及總理河道侍郎李瓚平之時有司多誣良民爲賊諫審釋無辜竝宥其脅從者皆感泣而去 丙申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先是楊廷和等請別擇葬地不從禮官集議侍郎賈詠等乃請定葬地于茂陵元宮之右至是遂附焉 庚

子禮部尚書毛澄致仕先是澄屢疏乞歸上遣使賜藥優詔諭留至是以衰年久疾辭疏懇至乃許之仍賜敕馳驛竝歲給廩隸如例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上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跼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界澄奮然曰老臣悖辜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自是抗疏引疾至五六上既得請力疾就道舟至興濟而卒上雅敬憚澄

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諡文簡致異澄致仕及卒見明史本傳實錄系致仕于是月庚子其卒以閏四月今彙書之三月壬寅給事中安磐上言頃御史曹嘉陳公議辯邪正至以廷臣五十人列爲四等過矣夫以一人之議眾人如唐

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上命而品藻之未有出自己意舉在廷縉紳而肆其口吻者也己而戶科給事中毛玉復以爲言先是以閣部乞休降史道爲河南通判至是復出嘉于外謫昌邑知縣

乙巳諳達寇大同舊作俺答諳達者韃靼之別部也時小王子最富強徙幕東方分諸部落在西北邊甚眾曰濟農

舊作吉囊曰諳達者于小王子爲從父行據河套雄黠喜兵爲諸部長至是諳達大舉入總兵杭雄不能禦降旨切責

賈雄自劾乞解兵柄不許 甲寅奉武宗神主附太廟 戊午賜姚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亥御經筵仍以次日日講時以久旱風霾禮臣疏請修省于是給事中章僑上言陛下高拱清穆之上而付萬幾于章奏

之間空文太多未必盡經睿覽臣下得接清光不過早朝頃刻間耳奉天門奏事徒爲觀聽之具文華殿講讀略無問難之言乞舉祖宗故事早朝退班許百官以次啟事經筵日講時賜清問密勿大臣時勤召對仍簡儒

臣數十人更番入直便殿以備咨訪則君臣之間情意交孚災沴自弭矣上嘉納之 辛未歲星太白同晝見是月召南京禮部尚書羅欽順爲禮部尚書辭不赴 夏四月壬申朔以災異敕羣臣修省時兩畿山東河

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地千里殍殣載道故有是敕 癸未以宋朱熹裔孫聖爲五經博士奉祀婺源初正德中給事中戴銜汪元錫御史王完等先後言朱子上繼孔子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

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乃以授聖尋以西安訓導席端言令世襲 癸巳命兩京三品以上及撫按官各舉堪任守令者以聞 給事中

張嵩以天戒上言三事一保聖躬一崇正學一務實惠其論崇正學言太監崔文等以左道惑陛下修齋醮奏
青詞宜斥其人毀其書日臨講讀親近儒臣加以聖躬之調護有節蠲租之實惠在民庶人心悅而天意回矣
章下所司 乙未始命興獻帝家庶享祀樂用八佾初中官蔣榮以上命奉祀安陸請祭器樂舞禮部議如風
陽例用籩豆十二無樂奏凡再上不允御史黎貫言陛下信一諛臣之說委祭祀于署官神必不享請選宗室
近屬者王之沈灼言古有九世之庶無墓祭之文庶祭宜隆陵祭宜殺今陵祀不用樂鳳陽諸陵皆然何獨安
陸給事中底蘊等亦請如前議而是時監生何淵方上言請立世室于太廟東北給事中章僑周瑯皆極言其
不可于是詔以先後疏下廷臣會議至是議言帝后尊稱原于聖母之懿旨安陸立祠成于陛下之獨斷情孝
已兩盡矣然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于太廟則安陸庶祀自宜有辨以避二統之嫌時廷臣集議者數
四疏留中十餘日特旨竟用八佾 是月廣西思州土官岑猛率兵攻泗城州土舍岑接拔其六寨進薄州城
克之接告急軍門言猛無故與兵猛言接非岑氏後據其祖業欲得所侵地詔總督張嶺勸處以聞 給事中
張紳以災異偕六科諸臣上疏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壺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
讓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減而輒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于閣
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于監門之羣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未作競于奇巧游手徧于閭閻耕桑時廢缺俯
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兩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廢
財十百死亡枕藉之狀呻吟號嘆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壺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封莊奉肅奉之
號或承恩漸鄰于飛燕或黠慧不下于婉兒內以移至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
窮奸之鏡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鎧密行請託而連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于錦衣關
節通而于喜竟漏于禁網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諛佞之謀重臣批答乏體貌之
宜而入羣小之間上以汨朝廷之是非下以淆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
日之所有是以不憚斧鉞之誅用効責難之義願陛下采納

張紳言事見明史本傳特書云嘉靖二年四月蓋正修省求言時也實錄系之是月庚辰而

疏文不具但云引成湯六事以責時政言甚剴切而已三編亦遺之今據本傳增時上用太監崔文言建齋醮于宮中神方遷禮科上言頃聞紫禁之

內禱祀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賚踰涯寵倖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

輩挾邪術為嘗試計愚弄陛下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陛下悅之以

為可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宮幃致令怠日講疎召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

以左道蠱惑夫以齋醮為足恃而恣欲官壺之間以荒淫為無傷而邀福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

道也給事中安磐亦抗疏言曩武宗為左右所蠱命番僧鎖南輩出入豹房又命內官劉允迎佛西域陛下登

極放允囚鎖南奈何甫及二年遽襲前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為之文鐘鼓厥

役夤緣冒遷既經降革乃營求還職導陛下至此使貽譏天下後世且其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

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導以游幸土木導以征伐方且連類以進伺間以逞臣以為文可斬也疏入俱

報聞致異張紳安磐諫齋醮事見明史本傳傳中敘次皆在二年之前若廷和等上疏在是年閏四月而是時建齋醮已久諸臣先後上疏皆見實錄其不始于閏四月明矣今類書于紳因災異言事之下為廷和復

諫張閏月乙巳大學士楊廷和上慎始修德十二事而于建齋醮一事首力言之謂祈禱之事帝王弗尚何

況僧道邪妄之書豈可輕信今乃無故修設齋醮日費不貲至屈萬乘之尊親蒞壇場此皆先朝亂政之徒妄

勑未盡妄引番漢僧道嘗試上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誑惑藉以為衣食計者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

同一虛誕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累為金虜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又如近

日劉瑾錢甯輩崇信佛道建造寺宇皆殺身亡家略不蒙祐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然則行香拜跪之勞莫

如移之以御講筵設醮修齋之費何不移之以周窮困臣等職任輔導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采納斥遠左右

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及一切冒濫恩賞天下幸甚九卿喬宇等亦言陛下登極詔書首正法王佛子國

師禪師之罪榜禁內府宮觀出入引誘之人裁革世善真人爵號及新建寺宇概行拆毀邪正之辨了然甚明

今一旦信用妖幻九重之內建立壇場媿瀆神明煩勞聖體不可之大者也夫天生聖人以為天地神人之主

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神人之和應之即如往者禱雨祈雪之事陛下一念精神隨感隨應何必藉佛力以

禱災誦道經以修福邪疏入皆報曰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之已而給事中鄭一鵬御史張珩皆以爲言下所司知之 丙午錄囚 己未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求賄于工部匠頭宋鉦不獲因以它事嗾文杖

鉦幾死下法司問未決文訴于上得旨改令鎮撫司訊理尙書林俊等執留不遣力爭不納明日又奏上怒責

令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司訊鞫旣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

付推問者文乃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偏罪不容誅茲復干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爲此輩壞亂

也上憚其言直置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等六科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王約等交章論諫前後章凡十

四署名者八十人皆下其章于所司 己巳以亢旱諭禮部禱雨 五月庚午小王子犯密雲入石塘嶺殺指

揮殷隆等四人詔逮治參將霍如忠等 庚辰翰林院編修湛若水上疏言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

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爲寒心亟請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

之業又疏言日講不宜停止修撰呂柟亦以爲言俱報聞 壬午詔修宋臣韓琦范仲淹祠于延州建故吏部

尙書王恕祠于三原命翰林院各擬祠額有司歲時致祭從都御史姚鏞給事中張原請也 丁亥御馬監太

監闖洪乞外豹房永安莊地戶部尙書孫交言先帝以豹房改貽禍無窮今洪等欲修復以開游獵之端非臣

等所敢聞詔以地十頃給豹房餘令百戶趙愷等佃如故 己丑額布訥犯甘涼 六月辛亥以旱災免直隸

廣平府所屬州縣稅糧 癸丑以災傷免嘉靖元年天下稅糧之半 甲寅日本貢使宗設抵甯波未幾宋素

卿偕瑞佐復至 素卿來貢見 正德五年 互爭真僞素卿賄市舶太監賴恩宴時坐素卿于宗設上船後至者先爲驗發宗

設怒與鬪殺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他所免凶黨還甯波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璉奪船出

海都指揮劉錦追至海上戰沒事聞禮部察素卿勘合係宏治朝素卿訴稱正德朝勘合爲宗設等奪去請赦

素卿還國移咨其王令察勘以聞素卿者即正德間通夷事覺以賂劉瑾免究問者也 並見正 德五年 于是給事中張

狎御史熊蘭言素卿罪重不可貸請竝治賴恩交通罪乃下素卿于獄 致異事見明史外國傳特書是年五月 甲寅揭奏至之日耳惟據傳則執殺袁璉劉錦等似係宗設放去云 據其在甯波爭殺時也實錄系之六月

陽廬州徽州安慶浙江嘉興河南開封江西吉安袁州廣信等府州縣早 秋七月辛未己革錦衣衛旗校王
邦奇屢求復職安誓言邦奇在正德時貪婪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盜也株連鍛鍊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
誘民從教掩捕無遺謂之種妖言此輩奸黨敗露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尙敢肆然無忌屢瀆天聽耶宜嚴究治
以絕禍源上不能從其後邦奇卒爲大厲如誓言 壬午賜后父都督同知陳萬言第于西安門命工部營造
工部言其地逼近宸居閱廣踰制宜裁其半与未下萬言恐不全給伴具疏辭且言丈量規畫皆營繕司郎中
葉寬員外翟璘主之上怒乃下寬璘詔獄工部尙書趙瑛引罪論救寬璘等章下所司 庚寅刑部尙書林俊
致仕俊以耆德重望遇事屢格疏請骸骨凡數上皆不許至是復以老請且上疏曰自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
治者我孝宗皇帝天啟其衷大臣如劉健謝遷李東陽劉大夏等時賜宣召幄前咨議移時方退乃嘆曰豈知
軍民貧至是又問安得太平如帝王時大夏對言但事事皆如近日與內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孝宗信用其
言是以大治今大臣如健大夏者不少陛下宣召果如孝宗事事悉與內閣議之未有不加太子太保有司給
具何裨政理伏望陛下用臣之言遂臣之去上曰覽奏懇切忠愛特允所請給驛以歸仍加太子太保有司給
廩隸如例 以旱災免山東濟南等府稅糧 甲午調禮科給事中劉最爲廣德州判官先是最劾太監崔文
以齋醮蠱惑聖心糜費內帑文請敕最查明侵帑數目至是最言帑銀屬內府司計之臣不能知臣何由知之
文欲假難稽之事以掩己過投可乘之隙以搆臣罪此風不可長也上以最不諳事體率意妄言遂有是譴
先是南京應天等府旱災御史陶儼請大發內帑及餘鹽贖罰銀兩以備振恤從之是月南畿復大水江淮河
並溢漂沒人畜田廬無算吏部侍郎何孟春復條恤災八事曰禁奢靡曰慎賞罰曰減百官俸薪曰革冗費曰
廣聽納曰安撫江淮百姓曰不許鄰近州縣還糴曰免來歲被災稅糧上命文武官俸如故餘悉依議 以吏
部侍郎汪俊爲禮部尙書以羅欽順不至也 八月庚子進外戚壽甯侯張鶴齡爲昌國公陳萬言爲泰和伯
吏部尙書喬宇等言累朝皇太后戚屬無生前封公者且昌國公乃鶴齡父張懋沒後所贈今以父之贈而封
子非制也若萬言之封伯比之于懋亦太驟矣不納 南京禮部尙書秦金等言上政不如初者八事因言初

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公朝或不知也夫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權不可一日逮于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其獨運也設公卿以代理之立臺諫以糾察之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卽至威重于九鼎國勢安于泰山矣不然則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親而

聽受有不察名曰一日萬幾而權已移于下矣上嘉納之仍敕羣臣交儆焉 辛酉小王子犯遼東丁字堡殺虜軍士男女五千餘口都指揮王綱追襲出境死之 是月遷左都御史金獻民爲刑部尚書召總督漕運都御史俞諫回掌院事 九月癸酉敕南京戶部侍郎吳廷舉兼僉都御史振濟徽甯池太安慶五府地方 丙

子復命戶部清查畿輔莊田尙書孫交等言舊數多者以奏乞投獻虛開妄報也新數少者以奉旨清查退給除豁也短少之數請俟年豐將原報低窪地土查有水利可耕者召民佃種量徵子粒以補之得旨令查成化

宏治間原數以聞 振遼東饑仍停徵子粒 己卯命以故贈江西按察使周憲配享孫燧許達旌忠祠 憲詩華林

賊死難見 時御史鄧顯言黃宏馬思聰死節不明請罷配享從之未幾給事中毛玉復請表章竝及承奉周儀

會宏子紹武訴于朝巡按御史穆相列上二人死事狀甚悉遂無異議 及異此據實錄參明史黃宏傳書之蓋

聽事也 據本傳言穆相列上二人死節狀甚悉是罷後尋復明矣傳言宏之死賊義而斂之子紹文奔赴求 得其棺以僞命治斂非父志亟易之扶歸而思聰繫獄中絕食六日死意卽相所上死事狀也今增識之

初正德末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樂讓工部主事華湘通麻法俱推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是月湘上言古今善治麻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爲近今欲正麻而不登臺測景皆空言臆見也望

許臣暫罷朝參督中官正周濂等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書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四餘之度視元辛巳所測離合何如差次錄聞更敕禮部延訪精通

理數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集議而護謂麻不可改與湘頗異禮部言湘欲自行測候不爲無識請令二臣各盡所見窮極異同以協天道從之 致異語見明史麻志皇明通紀從信錄皆書于是年之末證之實錄華湘樂讓兩奏皆在是月而志 中亦系之嘉靖二年但無月分 耳今據實錄系之是月之末 冬十月庚子灤州民趙紀以田被土豪侵占許前任永平知府郭九皋又賄太監芮景賢訴之東廠御史劉神言細民事應告撫按而越訴東廠此必有主之者給事中劉濟言定國公徐

光祚其先祖徐達曾有欽賜田土坐落彼處業于洪武之末辭退已經順天撫按官查覆給與軍民佃種今光祚欲規復之故噤紀捏奏以爲將來請討地請竝逮光祚鞫究詔下其事于所司 戊申以旱雹災免直隸大名府各州縣及大同衛所稅糧 庚申以災傷免山東各府衛稅糧 是月戶部尙書孫交兵部尙書彭澤俱致仕交年已七十連章乞罷上輒慰留遣醫視療至是請益力許之加太子太保澤以史道之劾言官復文章論之澤不自安累疏乞休詔加少保均賜勅乘傳歸給廩隸如例 十一月丁卯免南畿被災稅糧 己卯下前請任廣德州判官劉最及巡鹽御史黃國用于獄初最既外謫中官銜之不已東廠太監芮景賢奏其在途仍用禮科舊銜乘坐船索夫役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遂竝逮詔獄尋戍最而謫國用法司爭之不能得給事中劉濟率同官上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實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最等小過耳羅織于告密之門鍛鍊于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預知其爲聖政之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黨奸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翅天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下上怒奪濟俸一月 己丑振河南饑 庚寅大學士楊廷和等以直隸江北水災異常疏請集議振救竝蠲一應歲派及額辦錢糧上曰仍當議所以振救之法戶部集廷臣條陳救荒八事又言江北傷重振之非二十萬不可請將淮揚折糧及運司餘鹽銀兩分派振濟從之仍勅將存留起運糧米及歲辦等項錢糧悉予停免復命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兼僉都御史振濟江北地方 是月改南京兵部尙書秦金爲戶部尙書改金獻民爲兵部尙書以南京刑部尙書趙鑑爲刑部尙書代之 十二月庚子以災傷免南直隸江北等府嘉靖元年二年未徵稅糧 甲辰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旱澇相仍饑民甚多錢穀甚少考古荒政可行于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防奸至簡至要可以舉行因條振粥活民事宜上之詔許以便宜舉行 都察院右都御史俞諫言罪人王欽兄弟既宥其死不宜復免追贓近戶部會議振災太倉之儲僅七十萬難以動支而欽一家應沒贓銀至八十餘萬兩與其庇此一二奸人以市私恩孰若追以備振用活數十百萬饑民之爲德乎乞將各犯贓銀照數追完三分之一而后發遣庶國法

不廢而奸貪亦懲科道諸臣亦以爲言報聞而已 庚戌敕依成化宏治年間例造內織染局官二員前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事宜先是禮科給事中章僑言道路傳聞填守浙江太監梁瑤遣人挾貨營管織造事之有無雖不可知竊爲朝廷慮此舉動也蓋自兩浙等處添設內臣官民受害不可勝言幸明詔停革與天下更始甫及二年豈宜復有此舉矧四方災饑報無虛日窮民九死一生何堪重困乞敕下司禮監移文梁瑤戒無生事疏入下所司知之已而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果以上用袍服及兩宮等服御爲言遂有是命事下工部覆言不可而吏科給事中曹淮兵科給事中楊元亦以爲言于是工部議以上用袍服宣示花樣令填巡三司官如式織造無煩內臣提督不允大學士楊廷和因上疏曰今年直隸浙江等府水旱異常額徵稅糧尙冀蠲免若更遣官織造一切物料工役何從措辦非惟逼勒逃亡尤恐激成他變近聞淮揚邳徐諸府軍民房屋田土滄沒殆盡百里之內斷絕炊煙賣子鬻女輒以斤計至于相視痛哭投水而死又傳聞鳳陽泗州洪澤饑民嘯聚成羣白晝劫掠商舡過客莫敢誰何未知何日勦平況將來事勢尙有不可預料者疏入上以累朝舊例業已差遣趣內閣撰敕施行廷和等不奉命一時九卿尙書喬宇等六科給事中解一貫等十三道御史彭占祺等皆極陳其不可于是廷和復上疏言臣等與舉朝大臣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從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制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成化宏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因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上爲謝不審復以草敕命蔣冕冕亦具疏請止不從敕亦久不進上責其違慢冕引罪卒不奉命給事中張紳等御史謝汝憲等主事黃一道等各疏言宜信任大臣停止織造而上俱以有旨報之但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于是廷和求去之志益決

陔異明書系之十月下三編彙系之明年正月罷廷和日中惟通紀書十二月證之實錄蓋是月庚戌章僑之論梁瑤又在其前今連類記之

初興獻帝稱號已定霍韜旣歸張璠亦除南京刑部主事而是時刑部主事桂萼與璠同官南京日夜私詆朝議不宜稱本生會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先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崇所生意與璠合而是時中朝競詆璠爲邪說遂中寢是冬萼窺上雖勉從廷臣意未慊遂上疏竝錄書獻夫二疏上之其略言禮

官失考典章納陛下于與爲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與國太后厭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璠獻議論者指爲干進逆箝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竊念陛下侍與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廣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受仁宗詔爲之子封爵悉用皇子與入繼之至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則陛下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與國太后又何疑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上得疏爲之心動致異明史席書方獻夫傳皆云疏具見廷臣方疏非上疏皆在元年而證之實錄則書之疏未上而獻夫疏已報聞故元年十二月南京御史方鳳等劾之並及張璠璠蓋是時與獻帝后稱號已定本生二字史以爲尊崇議且寢者是也芻同官于南京故並上二人疏且云至今未奉宸斷豈陛下偶未詳覽耶抑二年正月疏上而中止耶所謂未經詳覽者似即指獻夫疏也至芻所上疏諸書皆系之是年之冬實錄則書則三年正月丙戌實錄所記據上廷議之日也所以遲遲得旨者實以疏明年正月手批議行據此則三年正月丙戌實錄所記據上廷議之日也所以遲遲得旨者實以廷和在朝格之迨三年正月廷和乞休尋下此議今据本傳書于是年之冬爲明年下廷議張本

明通鑑卷五十一

紀五十一 閏逢沼灘 盡一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南京地震有聲直隸之開州濬縣東明陝西之西安河南之開封許州同日地震丙子山東曹州地震致異明史本紀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地震據實錄山東之震在丙子非同時也今分書之 丁丑大祀南郊禮畢行慶成禮先是上以災傷欲罷宴修撰唐皋等言郊上大禮不可廢乃詔行之 庚辰免上元節宴 乙酉以災傷免浙江嘉興等十四縣稅糧 丙戌下主事桂萼疏令禮部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疏詳議尊稱典禮以聞 丁亥戶部主事唐胄上言織造之害莫大于遣中官之提督此輩夤緣干請欲以自便其私故成湯自責必以女謁譏夫爲言自古人君養德左右僕從罔非正人宜亟去之以彰憲典況已奉明詔裁革此端一開則凡條內所稱如監督燒造及鎮守守備之等能保其不再干乎臣恐正德諸弊政種種相因遂復不可救藥矣御史王臬亦以爲言

章竝下所司 是月朵顏都督花當子把兒孫擁眾犯邊敕撥團營兵三千備之 南畿大饑詔亟發太倉銀十五萬兩遣官分振南京侍郎席書復請撥淮徐二倉及南京積到糧米詔發二倉粟各五萬石及南京戶部截留漕糧十萬石命書隨宜給振 二月丁酉下給事中鄧繼曾于獄繼曾言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左右羣小竊權希寵以至于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之臣恐大器不安也疏入上震怒遂下詔獄掠治謫金壇縣丞給事中張達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李本皆論救不報上初踐阼言路大開言者過于切直亦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厭薄言官自此廢黜相繼矣 庚子侍讀湛若水言臣以經術事陛下嘗讀易至屯否二卦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難遂此陛下登極下詔時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自視今日于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于否否而不濟則將來有不可勝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漏人饑相食報無虛月夫屯否之時元氣之消復繫焉今元氣之急莫如親賢願與一二賢大臣講明先王之道以轉屯否之幾疏入下所司知之 丙午大學士楊廷和致仕廷和以議禮不合累疏乞休語露不平又以諫織造忤旨力求去而上方得桂萼諸人疏慮爲所持勉留至再遂許之賜敕馳驛給廩隸如例仍敕吏兵二部擬論功世蔭以聞言官交章請留不報廷和既去而大禮議復起 先是上下廷臣集議大禮禮部尙書汪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爲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祀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誼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與身後入繼者有異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謂武宗全以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今禮官所執不過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故所繼至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

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璠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粵議同其南京尚書喬宇楊廉等侍郎何孟春汪俊汪偉等給事中朱鳴陳江等御史周宣方鳳等郎中余材林達等員外郎夏良勝郁浩等主事鄭佐徐浩等進士侯廷訓等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尋有旨召張璠桂萼于南京又召霍韜越

廷臣上議諸

旬有五日戊申下詔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恩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

及吳汪俊集

庚戌夜南京地震

書及明史云傳皆書正月實錄系之二月戊申者乃再下廷議之月日也其言俊等議上俱留中越旬有五日乃下諭云云然則俊之集議上疏在正月二十九日是年二月丙申朔戊申十二日上朔正月大建旬有五日之所謂越旬有五日者也今據實錄統系之戊申下而書俊等上議于前系以先是二字則于下文旬有五日之語相應矣惟實錄言召張璠桂萼霍韜于南京時韜謝病歸粵東不在南京也明書言召張璠桂萼于南京召席書霍韜于家而書時在南京兵部在中亦非召之于家今分書之至明史桂萼傳同時

上疏諸人姓名不具今據實錄增入喬宇等十六人中有明史傳中所不見者茲類書之

辛亥蘇常鎮三府地震

改吳蘇常鎮三府地震明史五行志作正月辛巳今據實錄

利弊當興當革者條具以聞 乙丑下御史朱泚馬明衡于獄先是昭聖皇太后生辰有旨免命婦朝賀泚言

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

恆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時則不可且前者與國太后令節朝賀如儀今相去不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

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末節稍成嫌隙即陛下貽譏天下匪細故也時上亟欲尊崇所生而羣臣必欲

上母昭聖相持未決二人疏入上恚且怒立捕至內廷責以離間宮帟歸過于上趣下詔獄拷訊修撰舒芬言

昭聖皇太后聖旦乃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之懽心以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恐失

輕重況陛下所生有加稱之議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伏乞別降諭旨以彰至孝詔以芬出位妄言奪俸三月已御史蕭一中言朝廷設臺諫為耳目之官所以防天下之壅蔽今御史馬明衡朱泚言涉狂直遽下詔獄臣恐中外聞之將謂陛下以言為諱雖有奸邪欺罔之情何由上聞乞賜矜宥以彰聖德章下所司于是御史季本陳返戶部員外郎林應璫相繼論救上怒竝下詔獄皆論誦時上必欲殺泚明衡二人變色謂閣臣蔣冕曰此曹誣朕不孝罪當死冕膝行頓首請曰陛下方興堯舜之治奈何有殺諫臣名良久色稍解欲戍之冕又固請繼以泣乃杖八十除名為民二人遂廢明衡故主事思聰子也 先是汪俊等再集廷臣議以上尊崇意切

不敢違乃請于本生考本生母上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留十餘日三月丙寅朔諭禮官擇日加尊號祭告郊廟頒詔天下又諭別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于是俊等復上疏爭之略言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于藩邸而陛下得迎興國太后于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于正統無嫌乃爲合禮報曰朕但欲別建一室于奉先殿側以伸追慕之情耳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爲詞令陳狀俊具疏引罪奉旨切責預異俊等再議之上亦在二月實錄系之三月朔者指下詔之日故于俊等再議仍係以先是二字下文言留中十餘日明史汪俊傳亦言議上復留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禮官云云据實錄也今同系之三月己巳吏部尚書喬宇等疏言必以孝宗爲考而後憲廟之大宗始不絕若名稱之間則大明律乃太祖所定考其所稱則所後所生同名父母而于所生者冠以本生二字則於所後有別伏願陛下遵聖訓律文定擬名稱于孝宗稱皇考于興獻帝稱本生考則隆殺輕重釐然自別報曰朕尊奉正統未嘗偏厚本生而是時議于本生皇考上去興獻二字上尊諡曰恭穆獻皇帝于是修撰唐皋編修鄒守益等給事中張紳御史鄭本公等交章抗言大略謂本生之恩特加帝后之號則于私親不可謂不隆矣乃又以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于正統毫無分別紳及本公等復極以立廟大內爲不經疏入上不悅以守益出位妄言姑置不問餘皆奪俸三月庚午總督兩廣都御史張愼討廣東賊平之初廣東新甯恩平賊蔡猛三等剽掠眾至數萬愼合兵三萬餘人擊新甯諸賊破巢二百禽斬一萬四千餘人俘賊屬五千九百餘人猛三等皆授首嶺南用兵以寡勝眾未有若是役者尋又平程鄉歸善賊捷聞賜勅獎賚壬申振淮揚饑御史朱衣往勘言淮揚諸郡父子相食殍殣載道復命發帑截漕振之己卯禮部尚書汪俊復上疏論大禮先是上不從廷議趣立廟甚急俊以有干正統不奉詔復下廷議至是俊等集諸臣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別殿蓋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設仿周特祀姜嫄制也至爲本生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恭王立庶京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貽後世之譏臣等不敢以衰世之事導陛下請于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它日龔封興王子孫世世獻

饗陛下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孝思于無窮矣命仍遵前旨再議 辛巳振河南饑 丙戌張璫桂萼復自南京各上疏爭大禮璫言陛下以入繼大統之君而禮官強比與爲人後之例絕獻帝天性之恩伏讀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徵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有見于推尊之重不察于父子之親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爲憾既而加稱爲帝謂陛下心已懣矣故留一皇字以規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敢稱孝宗爲皇考興獻帝爲本生父父子之名旣更推崇之義安在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萼亦言執政窺伺陛下至情不已則加一皇字不知陛下之孝其親不在于皇而在于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百字徵稱何益于孝陛下不將終其身爲無父人乎二議竝上上益大喜趣召益急仍下禮部會議以聞 禮部尙書汪俊罷俊以議禮不協再疏引疾求退上責以肆慢聽之去廷推吏部侍郎賈詠禮部侍郎吳一鵬代之特旨召南京兵部侍郎席書爲禮部尙書書未至命一鵬代管部事 夏四月乙未給事中張嵩曹懷章喬安磐等各疏論主事張璫霍韜首爲厲階侍郎席書員外方獻夫私相附和而主事桂萼竊眾議以濟己私攘臂不顧熒惑聖聰請竝斥之以謝天下而磐疏謂今欲別建一席于大內則是明知恭穆萬萬不可入太唐矣孝宗旣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唐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疏竝下所司 戊戌九卿吏部喬宇等合疏請留汪俊罷召張璫桂萼等又言前論事黜謫之馬明衡季本陳逅等先後効忠不宜坐以離間至席書不與廷推特由內降乃百數十年所未有者請收回成命令書仍守故職疏入報聞 張璫桂萼聞召復自南京偕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合疏論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爲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爲入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兩議相持有大小眾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舜視天下猶草芥惟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能一日安乎臣等大懼欺蔽因循不克贊成大孝請陛下親御朝堂

明詔百官示以入承大統非與爲人後之例前此典禮未及詳稽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大義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爲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如此則在朝百工有不

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之天下此卽周禮詢羣臣詢萬民之意也上得疏大悅而是時本生之稱已從廷

議遂報聞攷異據實錄前後詔論但欲于本生父母加皇字而已自桂萼疏上乃有稱孝宗皇伯考與獻皇考

明史紀事本末言璉至東昌讀詔書嘆曰兩考竝稱綱常紊矣據此則璉等此疏乃欲于未頒詔之前奏請更正而是時微稱已定故實錄但書報聞二字然已爲稱孝宗爲皇伯考張本矣諸書皆系之四月頒詔之後今

據實錄 己亥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以病請告不允獻夫疏上廷臣目之爲邪說至不與往還獻夫乃杜門乞

假既不得請則進大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卒以此嚮用 禮部侍郎吳一鵬既署尙書會上趣建獻帝廟甚

急壬寅一鵬復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

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甯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于天下

後世今張璉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

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仿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

在考不考遂欲改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

可加于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規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

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璉萼等法司按治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

皇考寢園遠在安陸于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冲歲黨同執議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在且勿問其

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禮官卽擇日具儀仍執違者無赦攷異據實錄書禮部會文武羣臣

明史一鵬本傳書之云時嘉靖三年四月也今據之 己酉上昭聖皇太后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癸丑追尊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大赦頒詔天下 丙辰都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胡瓊等各疏言秩宗重任非席書所能堪吏部尙書喬宇因言書等以曲學邪說妄議典章而璉萼尤

很愎宜罷二人書仍故職竝聽方獻夫致仕去時張漢卿亦劾書振濟乖方乞遣官往勘書亦屢辭新命竝錄

上大禮考議且請遣官勸振荒狀從之 丁巳以旱災風蕪罷端陽宴京師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竝赦羣臣
修省 辛酉編修鄒守益復上疏曰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屢下廷臣會議諸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責昔曾元以
父寢疾憚于易簣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公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
其衰矣臣願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嘆且羣臣欲專意正統此皆為陛下忠謀乃不察而
督過之以為忤慢臣歷觀前史如冷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
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望陛下不吝改過察羣臣之忠愛信而用之復召
其去國者無使奸人動搖國是離間宮闈疏入上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 是月戶部侍郎胡瓚等
言大禮已定席書督振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來京上從之竝止璵等勿來時璵等已抵鳳陽見邸報敕加
尊號復馳疏論曰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為親之之詞而禮
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詞也且禮官懼臣等面質故先為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此二字天下後世將終
以陛下為孝宗子墮其欺蔽中矣于是上益心動趣復召之 致異胡瓚以大禮已定請止席書及璵等實錄
不具證之明史璵傳言閣臣以尊稱既定請停召 五月乙丑大學士蔣冕致仕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
命上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云 與明 五月乙丑大學士蔣冕致仕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
史紀事本末合惟胡瓚佚其名今据紀事增入 上愈欲尊崇所生逐禮尚汪俊以休冕而用席書代之且召張璵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
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于武宗自當為
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于孝唐武唐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
承祀之義今乃欲為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夫情既偏重于所生義必不專于所
後將孝武二唐之靈安所託乎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璵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方廷臣議建廟之日天本晴
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上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冕再疏
請罷建廟議且乞休疏中復以天變為言上益不悅遂令馳傳歸給月廩歲夫如制冕為首輔僅兩閱月卒齟
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云 修撰呂相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內以聖學少怠聖孝未廣大禮未正詔

祀日崇忠諫受禍元惡失刑貴倖濫澤及軍民利病數事皆災變所由致而引以爲己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直上謂大禮已定相摭拾妄言事涉忤慢下鎮撫司獄拷訊于是尙書喬宇言適當天變修省之時求言正切而相與鄒守益皆以言事下獄人心皇皇以言爲諱況翰林侍從之官尤宜待以優禮未可以非罪見辱給事中張紳章僑御史張鵬翰等交章論救俱下所司尋有旨謫相山西解州判官 壬申上手敕以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奉安獻皇帝神主命禮官具儀以聞丁丑命署禮部尙書吳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獻帝神主于安陸一鵬上言歷攷前史竝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爲恭穆啟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伏乞陛下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爲百世不遷其觀德殿中別設神位香几以展孝思則本生之情既隆正統之義亦盡矣奏入不納趣卽治行一鵬慮中使爲道途患疏請禁約上善其言而戒飭之 己卯以吏部尙書石瑋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瑋既改掌詹事府遣祀闕里及東嶽事竣還里屢乞致仕言官交章請留乃起赴官至是入閣亦以祀獻帝于奉先殿側爲非禮不報 辛卯中官谷大用既謫孝陵司香奏乞留京調理禮科給事中章僑言先帝初政清明未幾爲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甯彬樹入黨之兇釀十六年之禍遂使先帝不克正其終陛下知之節奉詔旨列其罪狀死有餘辜一旦何所窺闚敢違前旨爲干進地若不早痛遏恐乘間復起不至擾亂天下不已也章下所司知之 六月張璫桂萼至京復條上七事極論兩考之非以伯孝宗而考輿獻爲正時廷臣方側目于二人萼稱疾不敢出璫數日後始朝而恣肆論列不已戊戌禮科給事中張紳等三十餘人御史鄭本公等四十餘人連章論劾紳等言兩人賦性奸邪立心險佞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宜亟出之爲人臣不忠者戒本公等言璫萼首肆欺罔黃綰爲其鷹犬宗明有如走隸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間諜以伺漁人之功尙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罷而再頒大臣因此而被逐言官因此而得罪雖當日瑾甫之奸其流禍亦不至此同時御史戴金言萼等既被召命而從容道途詔令已布奏瀆不休御史章袞言璫萼等敢以新詔爲談定禮爲非妄肆更張務爲欺誣御史

張日翰言席書等乘閒獻諛陽竊禮經之文陰懷干進之路給事中謝賈御史郭希愈沈教涂相等文章累上俱下所司 辛丑上以觀德殿將成命太常寺協律郎崔元初集樂舞生二十餘人肄于大內太常寺卿汪舉以其未奉明詔請治元初等擅入罪上命寺官一員導之于是禮部侍郎朱希周言太常樂舞有定數不當更設不從舉復爭之奉旨詰責致異事見明史希周本傳月日則據實錄惟元初實錄作元初今據明史 丙午擢桂萼張璉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時廷臣交章劾璉等上獨是其言將考輿獻而伯孝宗給事中張翀等憂之會席書以振濟爲言官所劾璉乃乘間取廷臣劾萼璉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且私相語曰倘上亦云是者卽撲殺之璉等以其語上聞上因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尙書趙鑑等朋邪害正遂特進璉等二人官于是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修王思疏請罷斥已而修撰楊慎復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衮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輩不以臣等言爲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歸上怒俱切責停俸有差自是而大禮之訟與伏門之獄起矣 辛亥桂萼張璉方獻夫上疏辭學士萼請令召對大廷與璉面折諸臣之非正兩者之謬璉言兩者之失不更萬世之笑未已優詔答之于是尙書喬宇言內降恩澤施于倖佞之人若士大夫一與其列卽不爲清議所齒今言官論劾萼等前後十二疏矣夫聖朝養士當以名節自愛以翰林清望之選而使干進者得之內降則凡儲材翰苑者誰復與之共列班行哉上以宇違忤切責之已而吏科給事中李學曾等二十九人河南道御史吉棠等四十五人竝疏言萼等曲學偏見紊亂典章爲聖世所必誅乃以一言之合驟遷美秩又以傳奉得之其爲聖德之累不小御史段績陳相又特疏極論席書及璉萼等罪狀請正典刑上怒詰責學曾等令對狀已而學會上疏伏罪宥之而以績相欺罔妬賢下鎮撫司拷訊已俱降二級調外任 吏部員外郎亳州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辨一篇其畧言陛下繼祖體而承適統正合于爲人後之義而二三臣詭經畔禮謂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嗣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禮言繼祖繼

禱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禱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祖也公羊傳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故儀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服之以父母之服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由爲之子故耳今但服以父母之服而不爲之子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未嘗子之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廡而奉其祀乎何其言之悖禮若是也爲是言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于是又爲遁詞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不知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統不可絕乃爲之立後是繼嗣卽所以繼統統與嗣非有二也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之覬覦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己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固有兄終而弟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己于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于武宗正統不屬于獻帝是非乎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于遭變不正之舉是悖禮之尤者也其它所辨七事亦多仿此疏入上以憲出位妄言下鎮撫司拷訊于是張璠桂萼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疏奏留中 戊午鴻臚寺少卿胡侍劾璠萼二人越禮背經因據所條奏反復辨論凡千餘言上怒命逮治尋以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

政異段續陳相胡侍三人劾張璠等及薛蕙上爲人後解明史本紀俱系之是年六月無日明史稿系段陳二人及薛蕙于辛亥

胡侍于戊午皆據實錄日分而李學曾二十九 吉棠等四十五人皆在辛亥

之前後問學會等以請罪而有之故但下段疎 一人于獄也今悉據實錄增入

隸徐州蝗敕有司捕之且覈實災傷之處量予蠲免 是月以蔣冕去進毛紀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都御史俞諫以疾告改南京刑部尙書邊憲代之 秋七月己巳吏部尙書喬宇致仕上卽位之初銳意求治宇以選郎擢長吏部與林俊孫交彭澤竝召皆海內人望也俊等相繼去獨宇在位所執漸不見聽又以屢爭大禮

請罷張璠桂萼等忤旨遂以微疾乞休許之賜驛給廩隸如例 御史王時柯言桂萼等以議禮迎合傳陞美

官薛蕙陳相段續胡侍等連章論劾實出公論今諸臣超遷而言者獲罪恐海內聞之以陛下乏包荒之量也

疏入奉旨切責 壬申免南畿十府二州被災夏稅 乙亥諭禮部更定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之稱趣令

具儀侍郎朱希周乃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上言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

爲虛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親之義寓焉何嫌于此而必

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于是翰林學士豐熙等疏言陛下頒詔三年乃以一二入妄言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

育之報臣等聞命驚皇罔知攸措竊惟陛下爲宗廟神人主必宗廟之禮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乖先王之

禮貽後世之譏豈不爲聖德累哉同時六科給事中張紳等十三道御史余翱等吏部郎中余寬等戶部郎中

黃待顯等兵部郎中陶滋等刑部郎中相世芳等大理寺丞母德純等俱率同官上疏諫上怒甚命逮其爲首

者熙紳等八人于詔獄及異諸書及明史何孟春傳皆言八人下詔獄即伏哭左順門之事蓋之實錄此八人之首特旨下之詔獄追伏哭左順門則此八人尚未入獄故追論時牽連並記也且八人姓名皆與明史傳合惟紀事本末漏去余翱又諸書所記大禮上疏諸人先後參差今悉據實錄月日 初上用桂

萼等議欲亟去本生二字屢遣司禮監至內閣論大學士毛紀等皆力言不可乃御平臺召紀等責之日爾輩

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懼退乃集廷臣左順門宣勅以後四日恭上冊寶于是翰林臺諫諸臣前後章

凡十三上紀復與石珪合疏爭之竝請頒諭臣民示以宗廟之禮決不改稱亦不更詔天下則九廟神靈皆安

即獻帝之心亦安矣得報已有旨 戊寅下議禮諸臣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于錦衣衛獄先是張璠

以欺罔十三事斥廷臣爲朋黨侍郎何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發十三難以折璠等疏入留中一時先後具

疏爭者皆留不下羣情益洶洶會朝方罷孟春倡言于眾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帝卒

從之此本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攘袂起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于是編修王元正給事中

張紳等遮留羣臣于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孟春金獻民徐文華轉相號召于是九卿則尙

書獻民及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敘吳祺

等皆與紳等共擊孟春等

紳等皆與紳等共擊孟春等

通政張瓚陳霑少卿徐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禕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
則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涑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
章王三錫余承勳陸武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皋林時及慎元正凡二十有二人給事中則張獅劉濟安磐張
漢卿張原謝黃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挺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凡二
十有一人御史則王時柯余翱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繼劉紳
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人諸
司郎官吏部則郎中余寬黨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勳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鷟司務
洪伊凡十有二人戶部則郎中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准胡宗明栗登黨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
鄭漳顧可久婁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尙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且尹嗣忠郭日休李
錄周詔戴元繆宗周邱其仁沮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檢校丁律凡三十有六人禮部則郎中余才汪必東張
聽張懷員外郎翁磐李文中張濼王事張鏗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兵部則郎中陶滋賀縉姚
汝皋劉淑相萬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濼黃嘉賓李春芳盧襄華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
賞司務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張我詹潮胡璉范錄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員
外郎戴欽張儉劉士奇主事祁敫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敘陸銓錢鐸方
一蘭凡二十有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表汪登劉璣江珊員外郎金廷瑞范德龍潘主事伍餘福張
鳳來張羽車純蔣珙鄭驢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寺正母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暉劉道許事陳大綱鍾雲瑞
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順門上令司禮中官諭退眾皆曰必得命旨乃敢退自
辰至午凡再傳諭猶跪伏不起上大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于是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眾皆哭聲震闕廷
上益怒命收繫四品以下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而令孟春等二十一人洪伊等六十五人俱待罪既異

本紀下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錦衣衛獄在七月戊寅明史稿系之丁丑並書逮其爲首者之豐熙張紳等即
下獄之八人者是也惟實錄則但于乙亥書下熙等八人于詔獄而以後廷臣伏闕及同哭左順門之事一概

漏脫證之明史何孟春傳所載伏闕之二百二十餘人皆著其官及其姓名核之明史紀事本末徐氏與彙諸書皆同蓋當時國史非野史也翰林二十二二人連楊慎元正數之諸書作一十人者以慎與元正倡議在先受杖在後也給事中二十一人人諸書作二十六人者劉濟安警張漢卿張原王時柯五人受杖在後而時柯非給事明史改入御史中又增入為首之張紳為二十一一人也御史三十人諸書作二十九人蓋明史連王時柯數編也自籍司郎官以下人數姓名皆同惟繫獄之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紀事本末諸書所載與明史同而三代之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獄據此則似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之外仍有五已卯上章聖皇太后尊十餘人而續繫之姓名皆不可攷矣今所敘次悉據明史何孟春傳餘詳攷證中

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是日尙書秦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皆不赴行禮上怒責陳狀希周等伏罪復嚴旨切責而是時庶僚盡繫獄中希周上言諸臣狂率固不可宥但今獻皇帝神主將至必百官齋迎乃克成禮乞早寬縲綬用襄大典不納 癸未杖馬理等于廷編修

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御史張日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傑主事安壘仵瑜臧應奎余頑殷承敘司務李可登凡十六人皆病創先後卒

攷異二編實資云廷臣受杖死者明史世宗本紀明實錄以十六人何孟春傳以為十八人王思傳以為十七人證之明實錄不載張原故止十六人然攷明史張原傳云原再被杖創重卒則王思傳稱十七人為得其實云按十七人姓名皆見明史王思傳中俱云病創先後卒證之張原傳言原再被杖創重卒據此則原以二次受杖死蓋在楊慎等再杖七人之列攷明史本紀系王相等十六人于癸未別系張原于辛卯是張原以辛卯再被杖而卒本紀分書之合之則仍十七人與傳合明史之謹嚴周密如此今據書之其何孟春傳言十八人疑入

字轉寫 甲申奉安獻皇帝神主于觀德殿上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 丙戌免河南開封府被災夏稅

己丑大學士毛紀致仕紀請有伏闕諸臣上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疏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

似乎商榷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預聞宣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匡救之心不能自盡夫要結朋奸背君

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嫉者有一于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尙可一日覲顏朝二問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上銜紀亢直聽之去馳驛

給夫廩如故事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楊廷和蔣冕正色立朝並為縉紳所倚賴其代冕為首輔亦僅三月遂相繼去論者惜之 辛卯復杖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警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七人

月遂相繼去論者惜之 辛卯復杖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警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七人

于廷慎等前已被杖越數日有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糾眾伏哭乃慎等七人倡之也上怒命再杖原受傷創重卒段異明史本紀及列傳者言再杖七人而張原以再被杖死亦互見紀傳中明史列傳于再受杖而死之病創先後卒據此則十七人死之先後雖不可攷而思以再被杖而卒與張原同是辛卯所杖不止慎等七人也是時諸臣受杖死者先後相繼後軍都督府經歷俞敬言翰林學士豐熙及部寺科道以言下獄拷訊者迹似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中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等俱已故矣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而呻吟社席病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伏惟獻帝神主已奉迎入廟願陛下推大孝于天下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故者優恤其後垂亡者宥釋其身使爲臣者無復以言爲諱宗社幸甚章下所司已而原死貧不能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謨備陳原與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妻子流離狀請卹于朝不許 大禮既定上始下何孟春等前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祇奉宗廟尊崇大禮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害政淆亂是非且張璉等所上十三條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以實對于是孟春等具疏伏罪言璉等所條于未進之日先以私稿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預議禮之末竊以璉等欺罔故昌言論辯以瀆天聰罪當萬死惟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幸上怒不已責孟春倡眾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重治姑從輕奪俸一月楊慎豐熙等謫戍有差已而復出孟春爲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孟春居左蓋賸員也 八月癸巳謫南京太僕寺少卿夏良勝爲茶陵知州初上卽位以良勝曾諫武宗南巡被黜召復故官尙書喬宇賢之奏爲文選郎中公廉多所振拔大禮議起數偕寮長力爭及席書張璉桂萼方獻夫用中旨超擢又執不可由是爲議禮者所切齒以久次遷官南卿未赴先是給事中陳泚奉使回籍居二年始復命在道聞外轉湖廣僉事仍以舊銜上疏傳會張璉等議竝力誅良勝與尙書喬宇等羣結朋黨任意擠排以致史道曹嘉等或調外任或擯邊方請斥罷良勝召還道嘉等以作敢言之氣章下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泚已外補猶冒舊銜假建言以亂國典宜行究問不納竟出良勝于外而命道等俱復舊職 大同兵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初文錦以拒宸濠得重名旣擢巡撫銳意整飭邊政大同北四望平衍寇至無可

禦乃議于城北九十里外增築水口宣甯等五堡參將賈鑑督卒嚴致怨及堡成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
眾憚行請募新丁僉吏咸以爲言文錦怒曰如此則令不行矣鎮中親兵先往孰敢後親兵素游惰有室聞當
發大恐文錦嚴趣之行鑑承風杖其隊長諸邊卒自甘州之役殺巡撫許銘朝廷處之輕頗無忌至是鎮卒郭
鑑柳忠等遂倡亂殺賈鑑裂其尸走屯塞外文錦恐結外寇亟令副將時陳等招之入城卽索治首亂者郭鑑
等乃復聚爲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縱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府第亂卒欲焚王宮
王懼出文錦郭鑑等殺之亦裂其尸遂焚鎮守總兵署出故總兵朱振于獄脅爲帥事聞上命兵部侍郎李昆
宣敕往欲撫定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 己亥禮部尙書席書奉趣入
朝行至德州聞廷臣伏闕哭爭盡繫詔獄因馳疏言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兩議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擇其是者
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俾自新不允未幾書至京師大禮議遂定 通政司經歷李繼光言今日大同之
變由朝廷處置甘州叛卒之少寬故敢于縱逆如此邇遣侍郎李昆往撫未見別有措置臣愚謂驕將悍卒法
不容貸勦無二事未可少偏乞敕兵部大會廷臣妙選時望假以事權簡練兵卒討除逆黨以正國法又言追
崇尊號乃人子至情之不容己者羣臣一時冒拂陛下悉從重處治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嘿自容今日兵變
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大小臣工志之不固氣之不揚可見矣乞將去位謫戍者追復賜赦在位者委
任寬假令各陳邊計採擇施行 辛丑霍韜復馳疏論大禮兩考之失先是韜聞召辭疾不赴至是聞考獻帝
母章聖已去本生之稱意猶未懌復馳疏言今日大禮之義正統天倫二者而已徒尊正統其弊至于利天下
而弃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于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竊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
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廷議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兩統之
失也本原旣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上深嘉其忠義趣令趨
朝自是改孝宗爲皇伯考之議復起 先是陳洸之上疏也禮部侍郎吳一鵬自安陸還朝見朝事大變而洸
復踵之譎張尤甚乃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洸妄謂陛下誕生于孝宗沒後三年

嗣位于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說尤爲不經謹按春秋以受命爲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內無所受則不書卽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沈謂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爲不得正始也沈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疏入留中久之庚戌始得旨以席書方獻夫張璠桂萼前後奏疏及論議悉下禮部令集廷臣博攷倫理再議以聞 辛亥南京國子祭酒崔銑以災異自陳請罷因言近日主事張璠等以獻議超遷而內閣蔣冕尙書汪俊以執議見忤修撰呂相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段續陳相員外郎薛蕙俱以議禮或擯斥或下獄非聖朝美事上不悅令致仕去 甲寅給事中陳沈復上疏指斥議禮諸臣吳一鵬金獻民朱希周薛蕙汪俊汪偉等竝及大學士費宏于是宏等皆上疏乞致仕得旨慰留 乙卯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賈詠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詠爲人長者在政府無所建白充位而已是月改南京吏部尙書楊旦爲吏部尙書代喬宇也會旦自南京上書言璠等學識僻心術奸回徒以一言偶合躡陞清秩非所以示大公于天下方獻夫屢陳有疾臣等未暇論之望將璠等放歸田里獻夫准令養病疏奏上方嚮用璠萼獻夫不悅未幾陳沈希旨劾旦未任而免 致異明史七卿表吏部尙書楊旦是年八月命未任免致之實錄則旦以未命前上疏劾璠萼所劾令致仕諸書皆不載今據增 九月甲子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子勳希旨言獻皇帝梓宮宜改葬天壽山事下工部尙書趙瑣以爲改葬不可者三皇考體魄所安不可輕犯一也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二也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三也昔高皇帝定鼎南京而仁祖之陵遠在鳳陽文皇帝遷都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皆不敢遷改陛下之視顯陵猶太祖之視仁祖太宗之視孝陵也時五官靈臺郎吳昇嘗與事顯陵亦上言以爲不可乃下禮官集議 丙寅更定大禮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先是上下諸司大禮疏之留中者令禮部與張璠桂萼方獻夫會議會席書亦至乃大集廷臣于闕左門議既定大理少卿徐文華及侍郎汪偉鄭岳猶力爭于武定侯郭勳家初璠萼至京師數日始朝退班聞朝臣有伺擊者乃出東華門走入勳家勳喜約爲內助至是倡言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璠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乃定議越日大學士石瑄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

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于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疏賤讒佞之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爲陛下體察茲孟冬時享在邇陛下如在之誠能毋少動于中乎上得奏不悅戒勿復言而奪文華等俸各二月已而改題厝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書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爲兩全而無害也疏入再奪俸按上戒瑀勿復言而奪文華岳俸各二月云云即文華等力爭之證也郭勳之倡言定議據明史紀事本末言聰等至京師已預結勳爲內助者是也石瑄上疏實錄在丙寅之次日類書之丙子以上尊號頒詔天下

論曰大統之干在帝與不帝之分非皇與不皇之異也帝則末有不皇而皇則容有不帝者自古三皇稱皇五帝稱帝秦始皇合二字稱之故加皇于帝之上則皇爲專稱殊皇于帝之外則皇爲通稱考妣之等是也然則皇考皇妣可以通于所生之父母若以帝后尊號而追崇其不爲天子之父母則自開創之天子外無此例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此即開創追尊之始蔡邕獨斷言漢高得天下而父在上尊號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宣帝光武皆不敢加尊號于祖父至殤帝追尊所生父清和王曰孝德皇桓帝追尊所生父蠡吾侯曰孝崇皇獻帝追尊所生辟廩亭侯曰孝仁皇凡此皆稱皇不敢稱帝之明證廷和等舍其稱帝稱后者不敢爭而徒較量于皇字之有無迨至爭考爭皇不得乃議加本生二字而本生者亦湜足續脛之贅文因之希旨進諛者反以爲自外其親之詞于是激而稱皇考皇帝與繼體之禰先君無異矣又激而去本生二字于是竟考興獻不考孝宗而黜孝宗爲皇伯矣夫以孝宗爲伯父是臣之也非但臣之向也以考孝宗而兄武宗遂使武宗無後今又以考興獻而伯孝宗遂使孝宗亦無後何者世宗而後興獻則將使興獻上爲憲宗後而孝武兩朝之世次俱滅此則議禮之大變國家之奇禍一時楊慎等三百餘人大呼高孝皇帝而哭于左順門者誠以有明一代之統至此幾絕而世宗入爲天子若漢晉之分爲東西宋之分爲南北所謂統絕而復續者豈不可爲痛哭哉

丙戌土爾番寇肅州初正德之末土爾番求通貢許之自是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巴爾濟事即拜牙即至是

莽爾蘇即滿速兒忽以三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疇聞之自甘州晝夜馳至入城守禦而告警于朝詔

尙書金獻民總制軍務都督僉事杭雄充總兵官李誦西討未至九疇及總兵官姜夷等力戰敗之斬塔實鼎

朝他只丁賊乃引去獻民至蘭州賊已退乃以捷聞請班師九疇因言賊不可撫乞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報可

見前卷效異明史本紀獻民總制軍務杭雄充總兵官太監張忠提督軍務據實錄也三編目中云獻民總制軍務充總兵官疑脫去都督僉事杭雄六字冬十月壬寅陳洸上疏薦致仕大

學士謝遷尙書廖紀起復吏部侍郎胡世甯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姜清而劾汪偉吳一鵬及新陞尙書之楊

旦等吏部言洸所薦四臣宜推用而至如旦偉一鵬皆一時人望此必有奸邪欲得其位故喉洸言之又劾洸

講張大言欲以微暖風聞變置大臣援立私黨不宜居言官任上不從卒如洸言趣召紀世甯清而黜偉且令

致仕初世甯丁憂歸既免喪家居聞朝廷方議大禮異議者多得罪世甯獨是張璠等言乞早定追崇大禮未

上語聞京師故洸竝薦之甲辰應天巡撫都御史吳廷舉言內官監監收漕運白熟稷米額外科索大率正

糧一石加費二石方獲批單屢奉禁革科索如故請令提督太倉中官一員與倉場侍郎會同監收戶部議總

督倉場官與內府不相統攝詔內官監收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得分外多收違者究各不必別遣巡視

科道官禮部尙書席書會廷臣上言顯陵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

隨全等諂諛小人妄論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朕朝夕思念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眾議極

言不可乃已壬子大學士費宏等言邇者戶部奏徵逋賦自正德元年以後俱限三月內徵完竊恐查催之

年分太遠比併之期限太迫民不能堪必生嗟怨蓋十餘年拖欠錢糧迭經赦免即有二三應徵之數或里長

已更換而非經手之人或官吏已陞遷而無可查之案或原欠人戶今已丁糧盡絕或原僉解人今已家產破

蕩雖欲盡法追併勢必不行徒爲仁政之累請令查催止于正德十年以後比併則以五月十月爲期仍戒諭

差官毋得徇情寬縱亦不得過事苛擾疏入上嘉納行之是月起原任南京兵部尙書廖紀爲吏部尙書都

御史邊憲卒以總督漕運右都御史李鉞代之十一月壬戌禮部尙書席書言伏讀詔書所裁革錦衣官校

御史邊憲卒以總督漕運右都御史李鉞代之十一月壬戌禮部尙書席書言伏讀詔書所裁革錦衣官校

及勇士匠役人等至十餘萬歲省京儲米百五十萬石今黃緣求復者日眾請捕治一二以示警且言中外貴臣自今毋再陞錦衣諸秩以杜倖門上以書言窒礙難行不允 癸亥巡按御史朱寔昌言太監吳勳張志聰

以私恨劾奏浙江布政使馬卿杭州知府查仲道奉旨逮問竊惟二臣節省愛民觸忤權貴浙省連歲災傷死者過半志聰科擢不已乞召還而以浙江織造專委本省鎮守太監竝宥卿仲道復職疏入上以為妄言狂率

切責之 甲子侍郎胡世甯以疾在告聞大禮之議諸臣有廷杖死者馳疏言陛下踐阼之初臣以仁明武三

言進竊謂三者尤以仁為本仁者生成之德明者日月之臨皆不可一日無武則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震

之久或震之過皆足以干造物之和今廷臣忤旨辱以箠楚體羸弱者輒斃傳之天下書之史冊謂鞭撲行殿

陛刑辱及士夫非所以光聖德新進一言偶合後難保必當舊德老成一事偶忤後未必皆非望陛下以三無

私之心照臨于上無先存適莫于中時世甯方上疏諫遷顯陵遂竝前議禮疏上之上深嘉嘆至是疏入上雖

不能從亦不忤尋召為兵部左侍郎 乙丑陳沈復許郎中薛蕙交通前亳州知州顏木陷參將石璽父子事

請下河南撫按官勘問蕙宜回籍聽勘詔蕙解任既而事白蕙南歸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以璽等方用事

堅不起 己卯命戶部左侍郎胡瓚提督宣大軍務都督魯綱充總兵官討大同叛卒先是大同之亂上命李

昆往曲赦叛卒擢蔡天祐為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天祐從數騎馳入城諭獻首惡眾心稍定會尙書金獻民總

兵杭雄出師甘肅過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譟天祐懼亟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請特遣大臣總

督軍務以制其變遂有是命瓚及綱統京軍三千人往未發而進士卒枝解餉銀至亂卒曰此承密詔盡殺大

同人為軍搞也夜中火起圍枝館枝出牒示之乃散時大同城門皆叛卒守之晝夜持兵呼嘯勢乃益張

效異明史 本紀書命胡瓚提督宣大軍務于十月己卯十月無己卯己卯乃十一月十九日也明史稿作十一月己卯與實錄合蓋明史脫去一字耳 初張璉之議禮也南京禮部主事侯

廷訓與璉同舉進士而持論不合即上疏請考孝宗且言不當私藩邸舊臣語頗切直迨官南京復據宗法為

大禮辨時在俊方遷禮部遂主之及尊稱已定廷訓心非之乃撰刻前書疏潛寄京師被訪得之竝及樂護華

湘是月逮至京師下鎮撫司拷訊廷訓子一元方十三歲上書訟寃竟得釋護湘竝謫外任 十二月辛卯大

理寺評事韋商臣上言臣以延平庶獄爲職請得以獄之大者爲陛下評之今廷臣以議大禮忤旨調任者侍郎何孟春爲首謫戍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思等十七人以拂中使而逮訊者副使劉秉鑑布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若干人以失儀就繫者御史葉奇五事蔡乾前後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小民訐奏下獄者少卿樂護華湘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四人此皆國家大獄關係非輕臣妄議以爲諸臣皆所當宥者也乞陛下大奮乾斷錄死者之後復戍者之官釋逮繫者而正妄訐者之罪流人以商臣責直沽名率意瀆奏令降二級調外任 癸巳寇犯遼東甯遠等堡守備閻振與戰敗之 乙未巡按御史王官奏大同叛卒于十一月十一

日聚眾格殺知縣王文昌其勢方熾今胡瓚等大兵壓境人心動搖是趣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與鎮巡等官密計圖之乃命瓚等暫駐兵宣府尋叛卒復聚眾圍代王府脅王具奏請赦王急攜二郡王走宣府避之而巡撫蔡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五十四人請止京軍勿遣上責以阻撓眾心必獲首惡郭鑑等時天祐所報罪人姓名乃叛卒詭以昔日行劫已死之岳世美等具上與中官王觀所報之郭鑑等不同故奉旨切責令嚴限追捕以功贖罪 戊戌遼東賊作亂主事王冕死之冕初爲萬安知縣佐王守仁平宸濠守仁旣封冕未及

敘坐他事落職已錄前功擢爲兵部主事巡視山海關會妖賊陸雄李真等作亂突入關侍吏欲扶冕趨避冕不可曰吾奉命巡視且有親在亟趨母所執兵以衛賊至母被傷冕奮前救之被執脅以刃大罵遂見害事聞贈光祿少卿命有司祠祀之 丁未以甘涼寇退召兵部尚書金獻民還 攷異召金獻民還明史稿系之丁未 據論功班師之日也 己酉總督宣大侍郎胡瓚奏禽首惡郭鑑等十一人得旨斬首梟示先是瓚承敕駐師 今並書之于丁未 據奏捷之日也明史本紀系之王子

陽和移文總兵桂勇密令千戶苗登等以計禽鑑等旣誅撫定五堡軍士人心稱快越二日鑑父郭巴子復糾徐瓚兒等夜殺勇家口十餘人又燬登等家瓚言非盡殲不可上乃切責天祐召勇還京以故總兵朱振代之敕瓚仍駐宣府無何天祐捕修瓚兒等瓚等遂請班師 戊午起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璠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又勸席書早起召以定大議璠等旣驟顯頗引一清上亦以一清老臣特起用之故相行邊自一清始至是凡三爲總制溫詔褒美比

之郭子儀云

明通鑑卷五十二

紀五十二 起旃蒙作噩盡柔
北掩茂凡二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四年春正月丙寅小王子別部之駐西海者以萬騎寇甘肅總兵官姜奭禦之于苦水墩斬其魁寇乃引去

取異明史本紀是月丙寅西海小兒孩犯甘肅證之疑即傳駐西海之小兒孩乃小王子
之別部正德中與亦卜刺以內難奔西海者亦卜刺譯改額布訥卜兒孩譯改卜爾葛 丁卯兵部侍郎李昆

言大同叛卒僅獲其四而巴子潛逃塞外必為後患比聞胡璜班師宜敕止之上方遣使往勘會璜及魯綱至京

師言臣等肅奉天討首惡已除二三逋逃無足為患從之乃罷勘官勿遣 辛未大祀南郊 丙子贈郵冀北道

僉事田美初胡瓚用兵大同遣美往渾源應州等處預備芻糧會伏虜二百騎掠大同縣之瓜園美遂遇害至是

巡按御史王官以聞贈美光祿寺少卿 二月辛卯禮部尚書席書初薦楊一清王守仁可大用至是一清總制

三邊書因薦守仁可入閣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報曰書為大臣當抒

猷略共濟時艱何以中材自諉于是守仁迄不獲柄用 安慶衛指揮方欽以捕逐江寇遇害操江御史伍文定

奏請賜卹竝錄其子 丙申蠲蘇松常三府逋賦 丁未發團營卒五千人修都城 乙卯監察御史王鼎言禮

月令仲春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今所犯笞杖徒流罪業已在獄淹繫經年不卽遣釋多以禁死足以干天地之

和上是之詔內外理刑官凡獄成者各卽放遣毋得久禁違者罪之 三月甲子逮雲南巡按御史郭楠先是大

禮既成楠自雲南馳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呼號似悖而實忠乃或榜掠隕

身或間關誦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號召忠義先是御

史王懋亦以廷杖死者十七人為言請賜優卹上怒謫四川典史至是見楠疏怒益甚遣緹騎逮治言官論救皆

不納卒下鎮撫獄榜掠復廷杖之削其籍 壬申巡撫蔡天祐捕獲郭巴子等四人助逆之焦啞雲等三十四人
先是巴子既逃復糾黨夜潛入城焚總兵朱振第明日天祐閉城大索遂就禽悉斬以徇捷聞賜救獎勞天祐振

及巡按王官皆錫之銀幣政異相從借錄系慶郭巴子等于是月庚午實錄系之王申據奏報之日也今據之 甲戌詔修獻皇帝實錄 壬午夜仁壽宮

災昭聖皇太后所居宮也救羣臣修省 是月給事中柯維熊言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

去是也遠小人而小人尙在如張璠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闕諸臣多死徙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謫譴竊以為罰

過重矣宜欽恤寬宥以來言者章下所司于是張璠桂萼各上疏乞休得旨仍慰留之 初大同之亂上以張文

錦築堡激變不予贈卹文錦妻李氏上疏辯雪上怒命執抱疏者治之至是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言文錦邊

圍重臣措置乖方誠宜加譴若謂其假手士卒又從而懲愆之傳之四方羣小藉口浸生陵替之階其于國家

法紀所損非小乞矜其哀顧量賜優卹庶名分全而國紀以振上以洪謨出位妄言降旨詰責 初國子監生

何淵以請建世室除平涼縣主簿既之官屢為上官所笞辱遂自陳請改內職許之尋授光祿寺署丞至是復

請建世室祀皇考于太廟下廷臣議夏四月戊申禮部尙書席書等上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

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則以太祖擬

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于太廟甚無據也不報已

而張璠特奏言漢哀帝追尊定陶共王立庶京師與孝元序昭穆于紀亂統貽譏萬世今淵請入獻皇帝主于

太廟不知序于武宗之上歟抑武宗之下歟孝宗之統傳之武宗序獻皇帝于武宗之上是為于統無疑武宗

之統傳之陛下序獻皇帝于武宗之下又于繼統無謂昔漢宣帝嗣昭帝昭則宣叔祖也而史皇孫別為立廟

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今觀德殿為陛下禰廟猶史皇孫之別為禰廟也私親之廟親盡則遷迨夫孝廟祧

則獻皇帝之親亦盡古之禮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皆不足為

孝今陛下為獻皇帝別立一廟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陛下為之也若請入獻皇帝于太廟禮之不

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陛下勿為也乞賜廷臣罷議無滋多口于是書連上三疏皆如璠議報曰俟會議

上朕自能容處會禮科給事中楊言南京員外林益各上言何淵瀆禮不經宜正其罪以為妄言者戒章俱下

所司政異諸書皆系何淵請建世室于四月證之實錄淵授光祿寺署丞在二月上疏在三月戊午禮部會

廷臣集議世室上疏曰禮莫嚴于宗廟分莫大于君臣故承正統爲天子者得祔太廟今獻皇帝分封安陸稱藩爲臣二十餘年廟祀安陸又三年矣當時議尊崇者其論有三曰別立嗣王使之主祭者廷臣之初議也曰歲時遣官致祭安陸者廷臣之後議也曰別祀大內者張璉桂萼等先後之論也皇上斷自聖衷建室奉先殿側朝夕瞻拜歲時享祀上不干祖廟下不拂人心此誠足爲萬世法矣今何淵乃欲祔祀太廟何不經之甚也考自唐虞至今五千年未聞有以藩王祔祭太廟者萬一爲此將置主于武宗上歟則武宗君也以臣先君分不可僭置主于武宗下歟則獻皇叔也以叔後姪神將不安在廷諸臣于稱考稱伯異同相半今祔廟之舉無一人以爲可者伏望俯納羣言毋爲憸人邪說所惑疏入仍命更議以聞 五月己巳禮部尙書席書言頃者奉旨集廷臣再議世室祔廟事乃部臣如吏部尙書廖紀等勲臣武定侯郭勲等六科給事中楊言等十三道御史葉忠等凡數十百人咸謂大禮已定不宜再更陛下孝心無窮禮制有限臣等萬死不敢以非禮誤陛下初廟祀之再議也上遣中官傳諭書曰必祔廟乃已書旣上議復密疏陳其不可上不悅責以畏眾飾奸令仍會議久而不定庚午吏部尙書廖紀復上疏請罷議于是廷議爲獻帝別立一廟而祔廟之議始寢 甲戌賜廬州知府龍誥加秩一級誥在任修義倉置義田行和糴貸振之法又條積蓄便民八事上特嘉之敕撫按官勘其便利者通行各府州縣仿誥所行有成效者具奏如例 庚辰作世廟祀獻皇帝時禮部會議言世室祔廟之事臣等萬死不敢奉詔至于立庶京師別爲祭享此則禮之得爲者稽之漢宣帝爲史皇孫別立一廟不序昭穆正與今日事體相似及考之中庸言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小記言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皇上統御萬方四時有事獻皇自宜祭以天子之禮謹准漢宣故事于皇城內別立一廟前後寢如文華殿制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日庶欲稍遠庶以成禰廟獨尊之體避兩廟二統之嫌制曰可乃令于太廟左右相度營建上規定名曰世廟旣而上覽疏內有獻皇親盡與孝廟同之語復令禮部查議于是禮官言禮天子九廟親盡則祔獻皇與孝宗兄弟同爲一世孝宗祧遷則獻皇亦然但孝宗神主藏于太祖寢殿之後獻皇別白一廟雖無左昭右穆亦有前

殿後寢請于祧遷之期藏于夾室不享時祭止于歲暮合祭太廟一出主焉請于獻廟寢殿後置一龕室爲異日藏主地報曰皇考止生朕一人入繼大統別無奉祀適嗣今既特立一唐宜世世獻享同于不遷之祖以伸

朕之孝思不遷明史禮志及諸書皆遺之今據實錄增爲異日稱宗張本○又按禮部所立一唐之議接漢

宣帝爲史皇孫立唐京師載之實錄此師說也漢宣爲皇考立唐立之國陵耳非京師也證之漢書戾太子傳云

帝卽位諡悼皇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後入歲有司言禮父爲天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

曰皇考立唐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蓋奉園戶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矣此則史皇孫昔稱悼皇悼園至後始改

若果宜立唐不名園而因園爲寢寢在唐後之徒豈得不據以爲證哉嘉靖議禮諸臣徒以漢哀衰世

不敢擬于世宗故假漢宣之立唐京師以爲證而不知宣帝之立唐實不在京師也今刪去京師字

傳奉官初上卽位盡革先朝傳奉之例已太監潘傑邱福等死詔官其弟姪爲錦衣司禮大監張欽死其家人李

賢承蔭兵部尚書金獻民等先後執奏皆不納然間有傳奉不至累數十人錦衣千戶王邦奇初在武宗朝夤緣

得官挾勢構害甚眾旣以冒濫汰去復與其黨李全等詭詞奏辨下兵部議獻民言全邦奇等足不履行陣而坐

論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躐躋顯秩陛下登極汰去者三百餘人人心稱快萬一倖門再啟則前詔皆爲虛文演奏

何所紀極上竟投全等試百戶獻民復奏曰令出惟行弗惟反今以小人奏辨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右私壞

祖宗法竊爲陛下惜之乞仍斥全邦奇等以息人言卒不聽 六月庚寅赦高牆庶人家屬二百餘人聽自便從

御史葉忠議也 辛卯命于環碧殿舊址創建禰廟制如太廟而高廣稍減之 庚子武宗毅皇帝實錄成大學

士費宏等奏上之 是月以武宗實錄成進大學士費宏少師兼太子太師石瑄賈詠皆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

士 兵部尚書金獻民致仕以都御史李鉞代之改南京吏部尚書顏頤壽爲左都御史 秋七月庚午擢翰林

院檢討席春爲修撰春尚書書弟也預修武宗實錄成春及同官劉夔俱已外除官職內閣擬旨就陞春按察司

僉事書因憾首輔費宏上疏言累朝實錄進官未有調陞外任者上方嚮用書遂有是擢並擢夔編修于是給事

中張紳御史徐岱等劾書爲其弟春陳乞改官有玷清議會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聶豹等亦以爲言皆奉旨切責

戊寅免河南開封等府被災稅糧 庚辰兵部尚書李鉞言織染局軍匠二千一百六十餘名內官監則七千

八百五十餘名今又新收一千五百名計一萬一千五百有奇一監局一歲之支計米十五萬二百四十四石其他

監局食糧人役難以數計見今京通二倉無三年之積若使弊端復開亢食不節其何能繼請救該監將見在人役以次裁減毋得濫收詔從宜處之 八月戊子工部會廷臣議修仁壽宮會世厝大工方興四川湖廣貴州山林空竭所在災傷請發內帑銀兩及戶部鈔關兵部馬價工部料價各銀兩以佐工費上不許先是御史葉忠以災變陳十事其一言修造仁壽宮宜稍損舊制以紓財力上頗然之仍敕四川巡撫王軌爲工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督採大木 己丑四川副使余珊應詔陳十漸其略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紀綱爲何物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習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宮府異同遂至朝廷宮省各自爲心此紀綱之頽其漸一也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作之乃未幾而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夫浮沈一世之人擢掌銓衡首取軟美脂韋之徒列之有位致使諛佞成風廉恥道薄侍門日開賈販如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恣連殺二巡撫縛參將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邊庫吏仿之而賊縣官惑于姑息之言欲爲權宜之計遂使二三戍卒脅制朝廷此國勢之衰其漸三也自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日壞賴陛下起而申嚴之而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朵顏躡躅于遼海羌戎跳梁于西川北寇蹂躪于沙漠二三食肉之徒乃假鎮靜之虛名掩無能之實跡甚至詐飾捷功濫邀陞賞官秩日增而塞上日以多事此外裔之強其漸四也逆瑾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趙藍鄢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年以來黃紙獨放白紙催徵致江淮母子相食兗豫盜賊橫行川陝湖貴疲于供餉民不聊生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正德朝衣冠冢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狂瞽之言一鳴輒斥謫配遐荒箠死殿陛自呂相鄉守益去而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此人才之凋其漸六也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乃閱時未久復諫頻聞非勦說而折人以言卽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正德間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意一轉瞬間儼邪投隙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

異同模稜兩可王莽匿情于下士之日安石垢面于入相之時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致使羣陰日盛正不敵邪此邪正之消其漸八也正德之世大臣日疎小人日親賴陛下紹統堂廉復近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謫謫鞭笞幾一網而盡之自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寢至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漸

九也正德間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日陛下紹統災異稍息乃頃歲以來兩雹雷風晝晦如夜四方旱澇奏報煩聞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又言獻皇帝好賢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不合輒

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亡爲空此豈獻皇帝意苟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

清席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反覆萬四干言最爲剴切下其章于所司疏見明史本傳惟傳書

蓋珊疏上于二月留中久之至八月乃下也實錄但書十漸之目及起用諫降諸臣等語今月日據之其十漸大略仍據本傳乙未禮部言天方等國使臣來貢方物由陝

西都司具奏而其玉石疵惡其使臣所私貨者皆良請下巡撫勸明都司有無弊端其伴送千戶陳欽及通事

人等請下法司論治報可疏異天方等國貢玉据實錄貢在去年禮部所奏在丁未上以歲災民困欲暫停

仁壽宮工役大學士費宏言昭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意或未安請以漸修復庶足彰陛下之孝上曰皇伯母

孝奉不可缺小民亦當愛念自是仁壽宮之建遂不果甲寅免順天保定河間三府被災州縣稅糧是月

南畿地震河南懷慶開封二府俱震聲如雷廣西田州土官岑猛自改流後頗怨望泗城之役自恃兵力數

侵奪鄰境會總督張嶺征上思州徵猛兵不至以狀聞詔巡撫盛應期巡按謝汝儀議調官軍討之屬應期以

他事去命都御史姚鏞往代汝儀與鏞卻乃誣鏞之子涑納猛萬金力勸其父議撫且詭爲涑家書獻之鏞惶

恐再疏請征剋期進勦從之疏異据明史土司傳姚鏞請討岑猛在四年實錄系之十一月据兵部議九月

己未免鳳陽淮安揚州及徐滁二州被災稅糧乙亥免江西南昌新建進賢豐城餘干五縣被災秋糧戊

寅戶部尚書秦金等言錢糧爲國家之命脈其盈縮係安危輸供爲小民之脂膏其緩急係休戚今內府各監

局軍匠食糧之數亦已不少若復收充濫役冗食莫此爲甚時內府各監請收軍匠俱有旨聽許多者數千少亦數百故戶部以此爲言不聽兵部尚書李鉞等亦言內府人匠先朝本有定額自正德間政權不一招收過

度耗太倉之粟幸賴皇上龍飛一詔通行裁革誠千載一時也今若復行收選聽其紛紛奏討宿弊復滋政體漸壞乞將諸臣前後章疏少賜省覽收回成命仍戒諭諸內臣勿復紛紛奏擾俱報有旨 甲申河南河陰縣盜殺致仕都御史許廷光事聞敕鎮巡官嚴督所屬責限捕賊廷光得旨卹錄 是月致仕尚書林俊家居從病中上書言古者鞭扑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二三臣率容厚棉底衣重氈壘裹然且沈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見成化宏治時惟叛逆妖言刦盜下詔獄始命打問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槩打問亦非故事自去歲舊臣斥逐朝署幾空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相魯鐸輩宜列真左右臣衰病殆盡復何它望敢效古人遺表之意敬布犬馬之心章下所司明年俊疾革復上書請懋學隆孝任賢納諫保躬導和且預辭身後卹典遂卒年七十六俊歷事四朝抗辭敢諫以禮進退始終一節卒後一年以明倫大典成追諭俊附和楊廷和削官隆慶初始復贈少保諡貞肅 是秋土爾番復犯肅州分兵圍參將雲宣而以大眾抵南山時陳九疇已引疾去命總制楊一清遣兵援之 冬十月丁亥作玉德殿景福安喜二宮工部尙書趙瑣等以歲饑財匱請暫停俟仁壽宮完徐議營建不許乙未瑣等復請停罷玉德殿等工大學士費宏亦以爲言乃罷之遂併罷仁壽宮召採木侍郎王軌還京于是給事中黃臣御史楊燾俱上疏言昭聖暫居別殿陛下必有所不安臣知陛下事孝宗之心無異于獻帝而仁壽宮之建亦豈緩于世庶哉竊以爲他工可罷仁壽宮不可罷下其章于所司竟罷之 辛丑清甯宮後殿成太監崔文等爲各匠役乞官陞授順天府經歷知事等職者百五十人給事中黃臣等切諫以爲不可不聽未幾又陞管工馮鐸爲錦衣衛副千戶兵部執奏謂錦衣非軍功不陞且陛下登極詔書一切裁革今復踵先朝弊政非所以示後亦不聽 初世廟之建禮部議于環碧殿舊址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乘輿及從祀官宜從闕左門入別開神路以抵廟所於是何淵奏稱經太廟殿後折北而南復折南而北乃達廟所神路迂遠未便臣以爲宜與廟街同門直開一路以達世廟爲當廟街者端門之外左題廟街門以識太廟由此而入也上是之癸丑下禮部會廷臣議尙書席書言獻皇

帝廟議已定不預太廟而君臣之分嚴獨尊兩廟而父子之恩篤雖神路稍遠其一節耳若通此街須毀垣伐木撤神宮監而後可未免有礙上不允仍令廷議于是給事中韓楷等御史楊秦等皆言垣木宮監俱太廟舊物一旦拆毀斬伐神靈不安御史葉忠亦言獻皇帝別立一廟尊崇已極又何必同出街衙門然後為尊耶上怒責忠對狀遂與楷等俱奪俸二月席書璫等因持兩端議上上卒如淵議量拆神宮監北房取路東行循溝北入但僅容板輿通行不必寬廣議遂定

既異世廟與太廟同門明史禮志及諸書皆不具今據實錄增為獻皇帝異日入祀太廟張本

是月改應天巡

撫右都御史吳廷舉為南京工部尚書辭不拜稱疾乞休詔慰留已復辭且引白居易張詠詩語多恢諧中復

用嗚呼字上怒以廷舉怨望無人臣禮勒令致仕

既異此據明史廷舉本傳證之實錄及兪州史攷所引白居易張詠詩而蘇詩中有獨幸太平無一事江南開熬老尚書

野史因言張詠詩已改恨為幸而廷舉不知宜其為上

所怒也兪州謂廷舉原疏實作幸字證之實錄不誤

十一月丙寅免徐州淮安及杭州等府被災稅糧

己巳學士張璫言今日有君無臣有治法無治人因薦致仕大學士謝遷雖垂老之年實台輔之器昔宋哲宗

時太師文彥博年八十一猶六日一朝一月再赴經筵有益於國雖老何害陛下有願治之心顧斯人而不用

耶倘有以老為言者皆忌嫉之徒也時桂萼亦以為言雖以薦遷實以攻內閣諸臣章下所司于是大學士石

珪引疾求去優詔留之

乙亥浙江市舶提舉司太監賴恩請換救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得旨許之

兵部執奏太監原無提督沿海職任成化間太監林槐係出一時創例尋復更正今援此以為故事不過欲藉

為招權罔利階耳給事中鄭自璧亦言市舶提舉建于太祖之初年而提督沿海之勅乃頒于憲宗之末歲淮

行之後朝廷旋覺其非即為釐正雖以正德年間政體紛更而市舶一敕不敢輕議請換何意聖明之世而有

貪佞狡詐如恩者顧可徇其請以壞國法耶乞收回成命別選老成以代之章下所司

辛巳免順天府被災州縣稅糧

召總制三邊楊一清還初御史吉棠以閣臣費宏與席書有隙因薦一清宜召還內閣以護聖躬消朋比詔許之給事中章僑言棠輕視三邊危視朝廷其言若有為而發者獨不聞一清昔年自三邊而吏部而內閣乎迹其所為幾致狼狽豈云今日克蓋前愆况左右前後延頸抵掌豈無誤一清以誤朝廷者安在其護聖躬而消朋比也臣謂今內閣可無一清而三邊不可無一清給事中鄭一鵬御史侯秩相繼爭之秩言西

陞有事之秋征勦西番及處置土爾番事皆未定一清未可輕動上以秩妄言撓瀆謫降外任卒用棠言召之
次異章僑諫召一清明史本傳不見惟見一清傳中並及候陝諭官事至一清以十一月召還見七卿表明年五月始拜也今據實錄參本傳書之 十二月丁酉起致仕兵部尚書王

憲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初一清既召廷臣首推彭澤王守仁不允復推前戶部尚書鄧璋及憲會給事中鄭一

鵬勦璋甘肅壞事憲負緣權倖請更擇有才望者吏部復推數人名上上竟用憲趣令赴代吏部尚書廖紀言

臣等請留一清不允復會推數員爲邊方得人計耳而禮部尚書席書謂臣等內則柔順于相臣外則牽制于

科道含糊展轉曲爲兩請之詞書爲此言必有所主今當考察之期乞罷臣用書必能用舍得宜黜陟咸當得

旨慰留于是科道交章劾奏書構結是非陰行箝制無大臣體上責其妄言宥之 辛丑大禮集議成初侍講

學士方獻夫言大禮之議仰賴聖明獨斷天倫已明惟臣等所議未經傳布朝端學士未睹其說之始終閭巷

小民何知大事之曲折臣爲是纂集學士張璫等五臣所奏首以禮官之初議終以近日之會章編爲上下二

卷顛末既明是非自見不必家論戶曉而聖孝光四海傳後世矣得旨令刊行之已而上命席書輯大禮集議

書言近題請刊布多係建言于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璫等獻夫韜所正取者不過五人給事中熊浹郎中黃宗

明經歷黃綰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棗陽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時建議若監

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濬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罷職投閒之夫建言于璫等

召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切不錄其錦衣百戶聶能邊昌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在三年二三月

未經采入今二臣奏乞附名應如其請從之于是以獻夫所輯上下二卷增入侍郎胡世甯等所奏爲第三卷

世室建議爲第四卷已張璫復依編年法爲纂要上下二卷通爲六卷上之詔頒布中外竝詔大禮已定自今

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

安墨大禮集議所采正附諸人見明史黃綰傳其卷數具載實錄中以獻夫所輯上

下二卷冠其首卽正取者是也三卷係附取四卷則世室五六兩卷則璫所輯纂要

上下篇是也證之明史藝文志大禮集議四卷 庚戌罷給事中陳洸爲民初洸家居無賴與潮陽知縣宋元

纂要二卷與實錄合今參明史黃綰傳書之 翰不相能令其子杜訐元翰謫戍元翰掖洸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辨寃錄洸由是不齒于清議及張璫桂萼

以議禮驟顯洸方調外因上書附和得還給事中職璫等遂引以擊異己者于是言官交章劾之御史藍田竝

以議禮驟顯洸方調外因上書附和得還給事中職璫等遂引以擊異己者于是言官交章劾之御史藍田竝

封上元翰辨究錄都御史王時中請罷沈聰勅沈奏羣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撫按殺臣請遣一錦衣往沈意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刑部郎中葉應聰及錦衣千戶李經往應聰與焚香誓天會御史熊蘭涂相等雜治具上沈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極惡宜斬妻離異子柱殺沈懼復亡詣闕申訴上持應聰奏不下向書趙鑑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解一貫御史鄭本公等連章執奏上不得已始命覆覈郎中黃縮力持應聰議專爲居間不能得邀聰共奏謂沈以議禮爲法官所中上入其言特宥其死得罷歸大理寺卿湯沐爭之不能得已尙書趙鑑及一貫連章請治沈罪皆不納 閏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戊辰奸商遂俊等負緣近倖以增價爲名奏買殘鹽開中宣府戶部秦金言淮浙長蘆等處引鹽均爲供邊之用必邊臣奏討本部覆奏方許開中各司通融搭配未有商人擅自奏討及專開准鹽者又必挨年報開不許預先透派故宏治間各處鹽課多有餘積至正德間權奸用事奏開殘鹽遂使鹽法大壞皇上登極詔首裁革鹽法疏通今以奸商之奏復開兩淮額鹽三十萬引于宣府臣恐奸人占中准鹽賣窩罔利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積之無用虧國用誤邊儲莫此爲甚御史高世魁亦爭之詔減准引十萬分兩浙長蘆鹽給之金復執奏宣大俱重鎮不宜令奸商自擇便利但中宣府致大同緩急無備上然之已而俊等請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從其請 乙亥振遼東饑 是月以大禮集議成加席書太子太保張璠進詹事兼翰林學士又詔禮部錄諸嘗上議未加恩賞者書彙奏上之于是楚王榮滅襄陽王祐摠降赦慰勞其餘附議之六人以下皆陞賞有差初張璠上疏踰月而襄府棗陽王奏至自是希寵干進之徒紛然而起下至失職武夫罷閒小吏亦皆攘臂旁目抗論席謨卽璠輩亦差稱之不與爲伍故自正取附取外率無殊擢若聶能遷王价之等則以黨璠等附名而是時有南京刑部主事陸澄初極言追尊之非逮服闋入都大禮已定璠等方用事澄乃言初爲人誤質之臣師王守仁乃大悔恨等悅其言請除禮部主事而上見澄前疏惡之謫高州通判以去時論鄙之 是歲禮部彙奏四方災異天鼓鳴五地震六十三星隕八水雹十一火六氣二雪寒二雷擊者三山崩三水溢八產妖二疫一詔曰災變非常朕心憂懼事關治體者朕自圖之中外羣臣其同加修省以弭天變

五年春正月乙酉以京師饑命發郡縣倉粟及太倉錢穀振之 乙未大祀南郊 丙午南京給事中林士元言陳沈犯重辟而學士桂萼曲庇之至與刑部尚書趙鑑爭論攘臂相加殊失大臣之體初張璠以大禮集議成欲爲沈開釋至是萼復爭之故爲士元復劾然上已先入萼等言不問 是月陝西道御史張袞以禮定庶成請宥昔年議禮諸臣以尤孝治下吏部看詳具奏福建道御史喻茂堅因上言陛下幸念得罪諸臣下之吏部堯舜之仁不是過也于是尚書廖紀等列名疏上自大臣楊旦汪偉等宜起用外諸降調者自修撰呂相以下十二人爲民者給事中張漢卿以下六人謫戍者學士豐熙以下十一人行勸者薛蕙一人已死者編修王思以下十七人凡宜復職赦罪及優恤者共四十七人其給事中劉景及鴻臚少卿胡侍以他事坐黨繫獄者不預焉疏上仍報罷發異四十七人事俱見前其姓名具見者降調呂相以下郎中劉天明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李本陳相陳道段續王懋主事侯廷訓林應驄評事章商臣是十二人也爲民張漢卿以下給事中安磐御史王時柯郭楠馮明衡朱瀚是六人也請戍豐熙以下修撰楊慎檢計王元正給事中張紳劉濟御史余朝節中余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評事母德純是十一人也修撰楊慎檢計王元皆見吏部原奏中茲并識之 二月甲寅以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爲真人賜銀印先是真人張彥頽以府第被焚請賜修造許之命有司興治復遣內臣一人督工給事中黃臣等言頃者趙秦榮三府災第詔行勸估計未嘗輕動土木誠愛民節用至意也今彥頽所請未經勸估輒以煩有司且遣中官往督是陛下優容假借反出諸親王上也昔漢樂巴喫酒殿廷而成都火滅今陛下謂彥頽有道術而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之不納至是復賜元節真人銀印亦彥頽請也 乙丑戶科給事中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有奇其常股四分以給工役振濟之需其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鎮有警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價是以國不言虛邊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爲正課破例生奸遂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急無備請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戶部覆議從之 壬申振畿輔饑是時順天保定河間大饑死者甚眾巡按御史張珩以狀聞命巡撫及有司先發倉糧振濟不足則更發通倉太倉銀粟壬午復糶米振京師 是月巡撫遼東副都御史張璉奏請戍給事中劉濟疾篤乞放生還以廣聖澤兵部亦以爲請上以濟倡率跪門欺謾君上璉黨護奏擾切責宥之 三月戊子南贛巡撫潘希曾奏先年因兩廣軍餉不足奏准廣

鹽于南雄府抽分許行南贛發賣繼因南贛軍餉不足復令廣鹽于贛州抽分行袁吉臨三府發賣正德十三年戶部仍禁廣鹽不得至三府蓋恐奪准鹽利也然淮鹽溯流而上費繁價重相去蓆莖三府之民以爲不便況豪民以私販爲業連艘挾刃官不能禁且私征稅焉是賈盜也不若因其勢而導之令廣鹽行鬻三府如故道經贛州量行抽稅以資兵食兵部覆議從之 丙申遣太監刁永督辦陝西織造工科給事中張嵩言陝西織造羊絨已奉詔裁革今陛下以奉親之故復有是遣惟陝西外困番醜內敝征徭民困未蘇不堪中使之擾請改命工部經度其費而以其事屬之撫臣便御史陳言等亦以爲言上謂業已遣官不允 戊戌總督漕運都御史高友璣請濬山東賈魯河河南鴛鴦口自黃陵岡決開封以南無河患而河北徐沛諸州縣河徙不常歲比告歉友璣請開二河口以分洩水勢不致偏害一方部議發卒濬河工費不貲藉令工成河徙能保山東河南之民不復爲徐沛乎莫若捐治河之費以振被水之民輕徭省賦而徐沛安矣何必以鄰省爲壑哉上從部議遂寢友璣又請修築朝陽門至張家灣諸橋梁闢壩以濟轉運得旨允行而開河堙塞已久尋報罷

庚子下禮部主客郎中陳九川提督會同館主事陳邦偁于獄初天方貢玉九川揀退其疵惡者所求討蟒衣金器等奏不與題覆本館通事胡士紳等爲之請詬訾之邦偁亦嚴禁番人出外貨易皆懷怨恨士紳等因詐爲番人怨詞訐奏九川邦偁上怒下錦衣衛拷訊士紳又訐奏九川以貢玉饋大學士費宏製帶錦衣指揮駱安等請會多官鞫之不允士紳等得免逮刑科給事中解一貫等爭之不納卒坐九川侵盜貢玉戍邊黜邦偁爲民 辛丑賜龔用卿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未定有司久任法從吏尙廖紀奏也紀言邇者守令遷轉

太頻政多苟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上是之故有是詔 是春北部額布訥卽亦復犯洮州

尋謀渡河入套遂駐牧賀蘭山後數擾邊 夏四月己未四川芒部平初隴氏之亂見正德十五年土舍隴壽與庶弟

政兄妻支祿爭龔上改元以適故立壽而政與支祿結烏撒土舍安甯等仇殺如故總兵何卿率參將楊仁等

進勦政敗奔烏撒卿檄安甯禽之安甯伴許諾卒不出政兵久不解四年政誘殺壽奪其印巡撫王軌巡按劉徽各上其事徽言隴政支祿怙終稔惡戕朝廷命吏罪不可赦乃命填巡官諭安甯縛政祿及助惡者時政已

為官軍禽于水西追獲芒部印信斬首及生禽者甚眾旋招撫白烏石等四十九寨遂平之至是兵部言隴氏
 釁起蕭牆騷動兩省王師大舉始克蕩平今其本屬親支已盡無人承襲請改為鎮雄府設流官治之復分置
 懷德歸化威信安靜四長官司使隴氏疏屬四人統之如程番府例令三年一入朝貢馬十二匹而以重慶通
 判程忱為試知府報可 壬戌詹事桂萼張璠以陳九川侵盜貢玉事許大學士費宏初璠萼驟貴舉朝惡其
 人宏在內閣每示裁抑遂為所怨上嘗御平臺特賜御製七言一章命宏輯倡和詩署其銜曰內閣掌參機務
 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前此未有也璠萼滋害宏寵萼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馮寵凌壓朝士上置
 不省會九川事發萼遂與璠毀宏子上言宏納九川所盜天方貢玉及受尚書鄧璋賕謀起用竝及其居鄉事
 宏因上疏乞休其略曰萼璠挾私怨臣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實錄則怨不為兩京鄉試等官
 則又怨不為教習則又怨萼璠疑內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稟聖裁非可專擅萼璠日攘袂搯擊
 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齟齬乞賜骸骨上優詔慰留然終不以譴璠萼于是二人益謀搆宏 致異事見明
史費宏傳宏
罷在明年二月傳書其事之本末故云時六年二月也證
之實錄即在陳九川等下獄之次月今月日皆據實錄 庚午小王子犯大同總兵官朱振禦卻之復分兵
 犯宣府都督傅鐸禦卻之 是月張璠桂萼疏請辭位以謝人言時御史鄭浴書言璠萼之効費宏是宏為貪
 夫不可以司政本而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汙之量也璠萼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而人無與之者以其謀
 代宏恐流毒天下也宜諭宏以知足之義戒璠萼以蹊牛之嫌別簡賢良備任使于是宏再疏乞休皆不允
 太監張忠奏乞傳陞官匠趙奎等五十四人兵部侍郎胡世甯諫不納已太監周縉王本等復乞錄已故太監
 羅籛秦文宗屬詔復許之尚書李鉞等言陛下登極釐革未幾而內臣乞陞之奏隨請隨得如祖宗成憲何如
 天下公議何報曰陞授官職亦先朝故事戒鉞等勿復言 五月戊子御史謝汝儀言近者給事中衛道御史
 邱養浩以言事忤旨尋復其官天下莫不頌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罔上專權輒賜罷斥天下莫不仰陛下之
 英斷乃御史張袞請宥豐熙等罪陛下既命部臣議上矣俄而復寢竊謂熙等狂愚謫之已足示罰人才難得
 若不及今賜環恐歲月彌深死亡踵至御史喬琪亦以為言竝下其章于所司 甲午廣東盜賊大掠肇慶府

所屬州縣殺守備李松等詔提督兩廣都御史姚鏌討之 庚子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仍兼太子太傅復入閣上以一清老臣特免常朝日講侍班朔望朝參令晨初始入閣視事御書和章及金幣牢醴之賜不絕時以爲異數云 初方獻夫以廷臣排擊不自安謝病歸尋以大禮集議成進少詹事獻

夫自家復具疏辭不允趣令赴京供職霍韜引疾歸後以書成擢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至是亦疏辭且言邇年流弊官翰林者不遷外任官吏部者不改他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于是二官權要人爭趨之百官以吏部爲趨向吏部以內閣爲腹心請自今凡六部長貳翰林給事御史俱調外任練政體在外監司守令政績卓異者

卽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林舉貢人仕皆得擢翰林陞部院不宜困資格上趣韜赴京供職而下其章于所司于是刑科給事中沈漢及尚書廖紀交章攻之遂格不用

汝異獻夫韜事見本傳獻夫以四年冬引疾歸韜以三年謝病歸至是皆以陞職召之實錄同系之是年五月今 刑部尚書趙鑑致仕以左都御史顏頤壽代之踰月以南京刑部尚書聶賢爲左都御史 六月戊辰禮科給事中謝蕡疏請革嚴刑以全民命上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問刑官于罪輕宜用常刑者率以酷刑拷訊傷人因而致死朕甚憫焉其卽以朕意示各撫按官論諸問刑者務爲寬恤自今有嚴刑死傷人者

罪之竝所司同坐 乙亥逮長沙人李鑑于獄初鑑與其父華流劫村落以拒捕殺巡檢馮琳琳子春震奏狀華坐死獄中鑑復爲盜事覺知府宋卿論之死時席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賊私因劾卿故入鑑罪上遣大臣按

不如書言書 旣得幸請逮鑑入京再訊且言臣以議禮犯眾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鑑罪請敕法司辨雪會御史蘇恩大理評事杜鸞會訊乃各論奏言鑑之罪至于殺官兵劫人財燒房屋可謂極矣昔眾證而獄成今親

審而詞服乃知原問官覈實定擬非有私也席書以宋卿故輒爲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于聖孝而書以一言當意動輒援此以挾陛下壓羣僚壞亂政體甚矣請亟將李鑑明正典刑于是刑部復獻上無異

詞而上重違書意特減鑑死遣戍 丙子恭穆獻皇帝實錄成大學士費宏等表上之 戊寅徐沛河水溢壞

豐縣城 是月致仕戶部尚書韓文卒文自劉瑾誅復官上卽位加太子太保賜詔存問至是年八十六爲人

清修耿介識量宏遠居常抑抑至臨大事輒毅然不可奪論者謂其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

于學上亦嘉其忠亮贈太傅諡忠定

致墨韓文之卒通紀系之是年二月實錄系之是月者據奏至之月日今

掘之惟文卒年八十六通紀及明史本傳同實錄作八十一或一字誤耳

今從本傳廣東道御史李儼以世庶成上言二事一虛心以廣聖度請郵用議禮獲罪諸臣二果斷以消明黨邇

者羣臣凡有章奏動引議禮為言或以擠排善類或以翻異成獄或以變亂朝章大非清朝盛事乞察羣臣忠

邪之實破背公死黨之私給事中管律亦言邇者言事者每假議禮為詞或乞休或告疾或認罪或為人辨罪

于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牽引比附此其故何哉蓋欲中傷于人恐非此無以激陛下之怒欲固寵于己非此

無以得陛下之歡也乞嚴加戒諭令自今凡諸司言事者毋得假借飾詐以亂是非俱下所司知之 秋七月

壬午朔享太廟遣官行禮禮科給事中章僑言庶享大禮無故不宜遣大臣又況臨時差遣倉皇蒞事誠敬何

存上以僑妄言奪俸兩月 丙戌起妖人李福達之獄福達者山西崞縣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

逃還更名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復逃居陝西之洛川縣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為亂于郿州

洛川間官兵捕進祿等誅之福達先還家得免復更姓名曰張寅挾重賞往來山西徐溝縣已復至京師竄入

匠籍輸粟得山西太原衛指揮以燒煉黃白術于武定侯郭勛大信幸久之踪跡頗露復還徐溝其仇薛良發

其事訟于巡按御史馬錄福達懼復亡入京師求勛以書抵錄為之祈免錄不從時已捕得福達子大義大禮

按治之福達窘身自抵案獄具偕巡撫江湖奏擬照謀反律請實重典妻子連坐竝劾郭勛以勳戚世曾交通

逆謀請竝逮治至是都察院聶賢等覆奏如錄等言上責令勛對狀勳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辯且以議禮激眾

怒為言上置不問獄亦久不決

致異通紀明書皆系李福達獄于六年據張璠等為三法司訊是獄牽連竝記

耳明史紀事本末書福達之獄發于五年之七月與實錄符蓋據實錄則是時馬錄等奏擬已上正下其章于都察院之時而是時愛書已定郭勛以言官屢請竝治勳遂以議禮為言結張璠桂萼等構成是獄其事皆在六年今分書之 庚寅免四川成都府及綿巴等州被災州縣稅糧 乙未給事中陳皋謨言大禮之舉出自聖孝至情而席書乃貪為己功奏擾挾制如李鑑父子流刦拒捕已經會驗法當論死而書曲為申救至謂諸臣以議禮憾臣遂入鑑罪夫議禮者朝廷之公合與不合何至深仇即使仇書而鑑非書之子弟親族交游何乃甘心誣陷耶至于郭勛之訴尤所未喻勳貽書馬錄冀脫張寅罪而張寅之為李福達供證已明助無可辯乃亦以議禮激眾怒為言豈儒臣博士之所未

深究而武夫悍將反優爲之此在席書猶不宜自言而勳又竊其緒餘以欺天罔上罪不容誅以朝廷純孝之盛舉乃爲奸邪營私之三窟豈不異哉乞亟罷書勳李鑑仍從原坐福達巫冀重典疏入不報時南京御史姚鳴鳳王獻亦以爲言俱下所司知之 庚子上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隘欲改建于奉先殿左工部尚

書趙璜等言移觀德殿于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恐獻皇之靈不安禮部尚書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宜節于是給事中張嵩衛道御史郭希愈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舊以寬民力俱不報尋諭閣臣費宏等曰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出入不便故今欲遷耳別建方位已有定所卽令工部擇日與

工宏等遂不敢言 壬寅上以世廟垂成自製樂章示大學士費宏等命更定曲名別于太廟宏等議以獻皇帝生長太平初不以武功爲尙其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從之已而太常請增用武舞上命禮部會張璉議璉言樂舞以侑數爲降殺未聞以文武爲偏全若必以武功定天下者得兼用武舞則堯舜禹以揖讓相禪而大

禹謨言舞于羽于兩階其兼尙可知矣使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其左而闕其右何以爲天子之禮樂哉疏入卒從璉議致異改建觀德殿及世廟之成皆在是年明史禮志特書五年七月與實錄合通紀誤書也今月日皆據實錄 是月張璉以省墓請歸許之陛辭將行詔復用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中杜

桐楊言趙廷瑞交章力詆竝劾吏部尙書廖紀引用邪人上怒切責之兩京給事御史解一貫張錄方紀達戴繼先等復交章論不已皆不報 八月丙寅振湖廣饑詔發太和山香錢備給其湖廣漕運米十萬石俱改徵折色壬申以江西災復准折兌運米二十七萬石 九月丙戌上以世廟奉安神主宣百官至左順門諭以章

聖皇太后欲謁見世廟令考典禮以聞大學士費宏楊一清曰國初以大婚冊后定皇后謁太廟禮自承樂後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上以問張璉桂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謁見儀國初用之永樂後此禮遂失臣謂皇太后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禮部侍郎劉龍曰會典所載廟見禮爲大昏

冊后制耳璉等所引是大昏禮今世廟新建奉安神主是大祭之禮事本不倫例難引用璉萼復折之曰周天子宗廟之祭王服衮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

禮未為不可因自具儀以上于是大學士石瑋復上疏曰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唐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得入況后妃乎夢輩所引唐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嘗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下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唐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不納卒如璵議時席書以目肯在告上言母后謁唐事出創聞禮官實無所據惟聖明裁酌且世唐既成宜有肆赦之典請盡還議禮遣成諸臣所謂

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此天子大孝也報聞書等又請聖母謁唐必得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 辛卯奉

安獻皇帝神主于世唐政異明史本紀不書史稿書于是月辛卯據實錄禮部所奏本月十一日是月辛巳朔也通紀誤書于四年七月辛卯不知辛卯正五年九月日分也今據史稿 癸卯

己亥上奉章聖皇太后有事于世唐政異明史本紀書章聖謂世唐子已亥實錄系之戊戌者據先 癸卯

給事中王科御史陳察劾奏武定侯郭勛專權罔利侵收團營草場租銀不下數萬占用軍匠科索多端保舉屬官以賄為第班軍派役以賄放免及用私人郭虎鄭灤等勛上疏自辯于是給事中鄭一鵬鄭自璧程

輅趙廷瑞沈漢張達御史程啟充盧瓊高世魁任涇南京御史潘壯戚雄等復言勛怙寵售私竝及受張寅賄屬事俱下所司知之刑部覆言所奏俱有指實請下法司勘擬兵部亦請罷勛兵政別簡重臣代之俱報

有旨 庚戌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江潮言宗室蕃衍祿米日增歲徵不足用乞減價徵收每石夏稅六錢秋糧八錢而收支則折銀五錢搏其餘數以補不敷及節年拖欠之數戶部請著為令從之 冬十月辛亥朔

時享太唐及世唐先是禮部議祭世唐用太唐次日太常寺言齋戒省牲先期難于兩用又歲暮之祭次日即元旦也部臣復議歲暮權與太唐同日制曰俱用同日次第舉行議遂定 壬子振南畿及浙江旱災並

免稅糧物料 甲子復以災傷免廬鳳淮揚四府稅糧禮部言今年災異非常自水旱外如水雹害稼大風

拔禾以及山崩水漲物怪人妖歷考史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請敕羣臣同加修省從之戊辰遣官祭告天

地宗廟社稷山川及被災地方山川之神 庚午御製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內

閣費宏等各上疏謝言此帝王傳心之要法致治之大本請勅工部蓋亭豎立翰林院仍敕禮部通行南京

國子監及各省提學官摹刻于府州縣使天下人士服膺聖訓有所興起從之 壬申御經筵 戊寅禮部
尚書席書以久患目眚再疏乞休舉原任禮部尚書羅欽順自代慰留不允 是月填守薊州總兵馬永上
言前任尚書陸完勦除流賊有功今卒于戍所乞照例賜以贈卹學士豐熙等議禮被謫亦乞宥罪上以完交
通逆藩熙等歸過朝廷處分已定而永出位妄言責令陳狀永具疏引罪復切責之令革任回南京後府聞住
于是試御史魏有本言武定侯郭勛之貪暴言官本兵交章參劾乃聽其詭辨置之不問總兵馬永東北干城
顧以進言而遽棄之二臣罪過孰爲重輕于國家孰爲損益較然明甚願陛下審公論而斷之于心奪勛兵柄
復任馬永則于軍政邊陲兩有所賴上責有本狂妄奏擾令調外任已而給事中解一貫沈漢陳守愚御史許
翔鳳竝疏救永及有本不報已尚書廖紀因南京營務薦永可用竝乞宥有本復職于是有本始得免調 兵
部尚書李鉞致仕以兵部侍郎王時中代之 十一月癸未以故司禮監太監黃英有功官其弟姪八人爲指
揮千戶等職給事中鄭自璧言朝廷恩不可太濫濫則人輕之而不以爲德若以英效忠多年則賜鐵修塋旌
功予額賁幽之典亦足以爲報矣今一旦官其弟姪八人而八人之中尙有異姓亦獲厠各官爵之濫孰此爲
甚請收回成命以愜公論無已亦宜官其近族一二無濫及疎遠異姓此則臣等勉爲將順之策非令之善也
時兵尙王時中等亦執奏俱報有旨 是日御道上有投匿名帖子二鴻臚寺以聞下錦衣衛推究閣臣費宏
等言匿名文書告訐人罪律有明禁造律之初用意深遠蓋小人欲爲中傷之計又恐陷誣告之辜以此設爲
機穿隱其姓名若復推究適以開告密之門令無辜者受罔也倘緝得其人決當如律重治以警刁風至所投
文書卽宜焚毀不必上經御覽于是上命毀之竝敕都察院嚴禁曉諭犯者無貸 丙戌以蝗災免四川簡州
資陽等處稅糧 丙午給事中管律言比來五府掌印僉事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坐營坐司類以侯伯爲之流
官擢用者不過一二以國家兵馬綱領之地坐擁象養驕侈之徒平居無事恬不知兵一遇有警束手無措乞
敕所司嚴加簡汰而以諸將官有年力勲績可備緩急之用者當之庶人才振厲威武奮揚以固根本之重
折覲覲之奸且都督流官無所怙恃心常小而畏常深恩之易感威之易行公侯世爵難視有犯不能盡其法

有求必欲盡其恩此祖宗于兵政所以重任都督而不輕授侯伯也章下所司 是月張璠桂萼累疏劾大學士費宏不職俱下所司宏亦累疏乞休復慰留之會宏子懋良坐罪下吏璠等攻之益力復錄前後劾疏上之不得則力求罷詆宏尤切于是宏因災異復自劾求退仍不允御史張錄言宏以子懋良犯罪繫獄心不自安兩疏乞休而陛下慰留之及張璠等累劾其不職而陛下又以其疏下之所司竊謂懋良以膏粱子弟恣情犯法爲之父者不能救正若責宏以家法不嚴教子無方則聽其乞休可也若念宏爲先朝耆舊輔導有功不忍以其子之小過而遂棄國之大臣則當于璠等之疏而戒其瀆擾可也夫何溺二臣之愛持兩可之心使宏去志不決輒昧遠嫌避位之思璠等忤心末已愈肆下井投石之毒況大臣有協恭之義卿佐非糾劾之官懋良之事卽其未發尙非璠等所宜言何況事已下獄情罪輕重宜俟宸斷而璠等乘機傾陷毋乃已甚乎吏科給事中解一貫亦言璠等與費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迹其累疏攻訐非眞爲國家也不過假此以報復私怨耳陛下欲兩解之而一二言者或專攻宏或兼論璠萼不知去宏易而去璠萼難何也君子難進易退而小人不然宏恤人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若璠萼則小人之尤無忌憚者也臣恐璠萼之計得行則奸邪之氣益愈增善類之中傷無已天下之事將有大可慮者疏入俱下所司 十二月己未上林苑監丞何淵以所上前後疏爲席書所格請一并增入大禮集議中于是詔內閣草敕命儒臣纂修全書其先所頒行集議且令繳進時書方病告因奏前建庶卷內大略已具惟開神道以眾論不一及遷主謁庶之儀未及編入宜卽敕原議禮官如方獻夫霍韜黃宗明熊浹黃綰同本部官增修續之其內閣及翰林官昔曾跪門呼號者無煩使之事事以致紛更至淵章奏文義乖謬無足取者陛下委曲成全請以建庶諸所宜悉者編次爲兩卷仍以纂要內次第歲月提綱分目据事直書續附原編之後其已成之書不可更易一語竝已頒行者止勿取繳從之詔罷監修總裁官取原議禮官韜等五人至館供事以張璠桂萼總之自是復有明倫大典之輯

及異諸書皆載詔修明倫大典

于六年正月謚之實錄則因何淵之請璠萼等復希旨纂爲全書諸書不載今據實錄增入爲修明倫大典張本

癸亥大學士楊一清以災異修省上書言今年災

異層見迭出不特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聞考其證驗皆陰陽失常陰盛陽微之所致推理論之以上下言則

君道爲陽臣道爲陰豈乾綱下移而威柄或不自上出歟以人品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歟以天下言則中國爲陽四裔爲陰豈兵政日弛而內治不修邊寇侵陵而外攘無術歟以治道言則德教爲陽刑法爲陰豈恩澤過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阻于倖門而人無懲戒歟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而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厲之功少故所用未必才者未必用所聞未必實者未必聞所見未必眞眞者未必見所行未必當當者未必行是朝廷且未能正況百官乎況萬民乎臣願陛下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攬紀綱以防欺蔽之奸延接大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爲所惑仍戒敕諸司官修守職言責納忠勿事因循勿懷顧忌大要以郵民固本爲主民心悅則天道和豈惟災變可弭亦且禎祥可致也疏入上嘉納之一清復條上修省四事一祭告二寬恤三用人四革弊報曰格天感神只是常存敬畏祭告可不必行其寬恤小民事宜令所司開具條件當于來春降敕行之 甲戌山西巡撫都御史江潮巡按御史馬錄及兵科給事中鄭自璧給事中秦祐常奏試御史邵幽評事杜鸞郎中劉仕主事唐樞等各疏劾郭勛交結妖賊李福達蔑視國法請亟行兩觀之誅以謹無將之戒章下所司已給事中張達亦以爲言乞逮問如律乃敕錦衣衛差官逮福達至京仍遣錦衣官逮錄赴京下鎮撫司獄待鞠 是冬以河道御史章拯爲工部侍郎兼僉都御史治河先是徐沛災黃河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鷄鳴臺口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淤數十里河水沒豐縣徙治避之大學士費宏言河入汴梁以東分爲三支雖有衝決可無大害正德末渦河日就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旣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奔赴沛縣飛雲橋及徐州之溜溝悉入漕河泛溢瀾漫此前數年河患也近者沙河至沛縣浮沙湧塞官民舟楫悉取道昭陽湖春夏之交湖面淺涸運道必阻渦河等河必宜亟濬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曰渦河自開封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小浮橋口曰汴河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抵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宏治間渦白上源埋塞而徐州獨受其害宜自小壩至宿遷小河併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盡行疏

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殺矣御史劉欒言曹縣梁靖口南岸舊有賈魯河南至武家口十三里黃沙淤平必宜開濬武家口下至馬牧集鴛鴦口百十七里卽小黃河舊通徐州故道水尙不涸亦宜疏通督漕總兵官楊宏亦請疏歸德小壩丁家道口亳州渦河宿遷小河督漕御史高友璣及拯亦屢以爲言俱下工部議以爲濬賈魯故道開渦河上源功大難成未可輕舉但議築堤障水俾入正河而已又言沛縣一帶開河築濬之工誠不容緩宜令各官相度黃河水勢向背開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詔如議行又以拯事擢未重乃擢侍郎僉都之職令督同山東河南淮揚撫按官並將戴金楊宏等所奏事宜會議行之攷異章拯治河事見明史河渠志惟志言陞拯侍郎在六年之冬蓋誤記相差一年也證之實錄命章拯在五年十二月丙子其言費宏諸人所議系以先是二字蓋在高友璣請治賈魯河及徐沛水災之前後問至冬始以治河命章拯也志既誤五年爲六年而下文言拯請督孫家渡趙皮寨系之六年之明年而證之實錄及諸書所記實六年六月事是志所記誤以五年事爲六年遂竝誤以六年事爲七年也今据實錄年分不書月日仍系之是年之冬

明通鑑卷五十三

紀五十三 疆圉大淵 獻盡一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六年春正月庚辰總督兩廣都御史姚鏌奏田州平初鏌請討岑猛刻期進勦偕總兵官朱麟檄都指揮沈希儀張經等討之猛之妻歸順知州岑瑋女也失愛于猛瑋憾之鏌乃令希儀結瑋爲內應尋發永順保靖兵八萬分道竝入猛聞大兵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鏌不聽督戰益急身與麟等連破其數砦猛子邦彥勒兵守險璋伴以兵于助邦彥比官軍攻千人忽自潰大呼曰兵敗矣邦彥兵亦潰希儀斬邦彥于工堯隧猛懼謀出奔璋以甘言誘猛走歸順鳩殺之斬首以獻至是告捷京師乃請改田州爲流官並陳善後七事詔俱從之攷異平田州在五年實錄書之是年正月据其奏捷之年月也諸書皆系之五年今据實錄月日 癸未復以寬恤令四品以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各條其便宜竝民間利病限本月二十以前奏上光祿少卿余才言求言之道必限四品以上未免不廣報聞 己丑大祀南郊 辛卯張璠以上命纂議禮全書復偕桂萼上書略言此禮之失自漢宋諸君失之也此禮之爭自漢宋諸臣爭之也陛下今日之改與臣等今日之爭前之成于禮部者多從案牘之文今

之出于史館者宜從典則之體請仿通鑑凡例以年歲月為綱事關大禮者必書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者亦存其槩備載聖裁見非天子不議禮也芻請增入上初至諸臣勸進立章奏詔旨及大臣進退百官譴論本末上命俱付史館採擇後異總所輯纂要二卷仿編年例已入大禮集議中而此疏所上謂修明倫大典也後言要略即此書所定凡例非纂要之外別有要略也茲識于此

此 庚子詔開館纂修大禮全書仍以閣臣費宏等及席書為總裁官張璠桂萼副之各賜金幣有差 二月辛亥小王子犯宣府參將王經死之 壬子席書以疾屢疏求退不允至是疾篤上念書議禮功特加武英殿

大學士致仕賜第宅京師支俸如故踰月卒致異據明史七卿表書以二月加武英殿大學士三月卒實錄同亦于三月戊子書其卒且言聞命甫三日按書以見任在京師不應二月加官三月始聞命也王子為二月初五日與三月戊子相距一月有餘疑書以二月卒三月始奏請退在先加官在後牽連竝記耳今仍據明史表

書 己未錦衣衛百戶王邦奇上書言哈密事遂誣奏致仕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彭澤竝及閣臣費宏石琚初邦奇以遺詔裁革傳奉官削千戶怨廷和既復職為澤所抑又怨之至是言哈密失國土爾番內侵由澤賂番

求和廷和殺舍音和珊所致請誅此兩人則哈密可復邊境無虞下兵部勘未報邦奇復言宏及璠俱廷和黨嘗夜過楊一清所欲為彌縫而廷和子兵部主事情藏匿故牘令前後奏詞皆不得驗又澤弟冲與廷和增修

撰余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交關請賜竝當逮治其誣譏妄言皆承張璠桂萼指也初璠萼屢構宏不得會璠居兵部宏欲用新甯伯譚綸掌奮武營璠遂劾宏劫制府部宏屢疏乞休不允璠萼日夜求逞私憾又以議禮

恨廷和乃嗾邦奇劾奏欲藉此興大獄復內訌于上上信之下情等獄時桂章冊封唐府未還命械繫至京會鞫于是給事中楊言抗章論奏畧言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勲閣臣費宏乃百察之表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

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為國家大體惜也上得疏大怒竝收繫言親鞫于午門備極五毒卒無撓詞既罷下五府九卿議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上切責之卒以鞫治無狀斥愆為

民餘皆調黜有差獄乃解宏及璠自此去志益決致異事見明史哈密傳中三編據之惟言斥廷和彭澤為民民而明史彭澤傳澤奪官為民在明年逮陳九疇下獄之後至廷和傳中則竝無六十七兩年奪官為

民事又哈密傳敘七年逮九疇事亦但云澤及金獻民落職而已今據實錄但書罷楊慎等以下 癸亥大學士費宏石琚俱致仕先是宏璠以邦奇之奏各疏乞休慰留不允及是見璠萼交構不已乃以同日乞骸骨

請得全身遠害上皆許之瑤疏言臣一節之士無他材能惟有此心不敢欺君耳上責瑤歸怨朝廷失大臣誼
惟賜宏赦馳驛廩隸如例瑤一無所予歸裝襖被車一輛而已都人嘆異謂自來幸臣去國無若瑤者自宏瑤
罷政迄嘉靖之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致異宏瑤係同日致仕明史本紀系二人致仕俱在二月癸亥据實錄也七卿表書瑤致仕于八月蓋八字誤耳今据本紀訂

正 戊辰免廣東韶州南雄二府被災稅糧 庚午復召致仕大學士謝遷入閣時費宏既去閣臣楊一清
等薦遷家居十有六年天下想望其風采今其年雖老耳目清明步履強健且史冊所載如唐之郭子儀裴度
皆以八十之年身係天下安危宋文彥博年九十二被召平章軍國一時以為美談上從其言遣行人齎敕召

遷趣即馳驛赴京師 是月以席書卒起服閱禮部尙書羅欽順復任 遼東大饑巡撫都御史張雲奏請以
築邊工費米四萬四千石振之不足則于行庫官銀內支用從之 三月庚辰寇復犯宣府參將開山死之所

部卒殺傷殆盡上以宣府一月間連喪兩軍總兵傅鐸起引疾總兵卻永代之致異按開山明史本紀開作關疑誤也今据實錄三編又

明史韃靼傳俱作開從之 丙戌以宣府再寇命簡練京軍起致仕兵部侍郎馮清提督軍務比聞寇退仍敕駐大同偏頭
關經理 甲午以禮部右侍郎翟鑾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時廷推閣臣上意在張璉

弗與命再推乃及鑾中貴人多舉鑾者遂踰次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吳一鵬羅欽順皆不許致異事見傳言帝欲用張孚敬按璉更名在十年二月今仍据原各書之 乙未田州復叛初姚鎮請改田州府設流官留參議汪必東僉事申惠參將

張經以兵萬人填其地而以知州王熊兆署府事會必東惠皆移疾他往惟經熊兆在府兵勢漸分防守稍懈
于是岑猛之黨盧蘇王受等乃為僞印誑言猛不死且借交趾兵二十萬以圖興復蠻民信之聚眾薄府城經

出擊兵少不敵欲引還而城中陰為內應呼謀四出官軍腹背受攻力戰不支突圍渡江走賊逼其後爭舟溺
死者甚眾賊沿江置關索伏藥弩夾岸竝起官軍且戰且行失士卒三四百人賊遂入踞府城燒倉粟以萬計

巡按御史石金上其事劾鑾失策罔上竝論前撫盛應期生事召衅而給事中鄭自璧請仍檄湖廣永順保靖
兵并力勦賊上以四方兵數萬方歸休未可復調命鑾等再計機宜以聞 丙申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上

所積穀七十四萬有奇合故所積共一百五十四萬有奇上以洪謨數多賜銀幣旌之 壬寅河道侍郎章

拯言河自豐縣漫溢至沛橫貫運河衝決隄岸其勢徑趨昭陽湖以此運河南流勢緩停淤沙泥幾與岸平今故道疏築已通而東岸勢卑土疎善崩秋水泛漲恐復淤決乞僉復蕭楊原額淺夫專令在沛時常防守仍令徐州判官督同沛縣主簿開官往來閱視隨宜疏築遇秋水時至徐州管洪主事量調徐呂二洪夫役協力修濬其管河等官有能平治得宜三年無患者破格超遷工部覆議從之 癸卯李福達逮至京師命刑部尙書顏頤壽等會訊于午門外初郭勛以言官交論不已乃乞張璠桂萼爲援璠萼亦欲藉是以洩廷臣攻己之憤乃合謀騰蜚語曰諸臣內外交結藉端陷勛將以次及諸議禮者上爲之心動而外廷不知攻者益急上愈疑之及是法司集訊並告者薛良證者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三十人面質對眾共指之福達語塞獄旣具上之上怒頤壽朋姦肆誣故人重罪將親鞫之于廷閣臣楊一清言有司之職非人君所宜預今案牘具明詞

證咸在仍令諸司虛心研審則真情自得何至上勞黼辰之尊下親獄訟之事哉上乃已 是月戶部尙書秦金致仕兵部尙書王時中亦以引疾罷 陞詹事桂萼爲禮部侍郎 改署刑部尙書九月遷吏部仍署刑部俱

見實錄爲下文治獄張本 吏部郎中彭澤以考察浮躁降外任張璠爲之訟寃言昔議禮時澤見臣所著大禮或問深加

歎賞勸臣進呈又爲錄送內閣以是大不理于眾口而徐文華余才盧瓊以臣所進要略備載其議禮排擊等語不勝憤恨乃謀于鄉人御史程啟充與都御史聶賢構成虛詞列之浮躁啟充與瓊且欲以次攻擊臣等也上從璠言澤遂得留居三日瓊復上書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攻臣者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奸側目故要略方進讒謗復與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因引疾求退以要上上復優旨慰留之 田州之賊

盧蘇等雖據府城猶聲言聽撫遣人迎署府事王熊兆而其黨王受又糾眾萬餘攻據思恩城執知府指揮等官已而釋之亦投牒上官伴聽撫姚鏌以兵未集姑受之以緩其謀尋檄諸土官勒兵自效且責失事守巡參將等官立功自贖復疏調湖廣永順保靖及江西贛州福建汀州兵俱會于南甯并力進勦兵部議從之上曰蠻夷爲亂日久填巡等官受命大征未及殄絕輒奏提散兵使餘孽復滋煽動鄰境今姑置不問仍令勦賊自贖且發南贛兵五千監以兵備等官赴援不足再發永保土兵各三千助之並令御史石金紀功 致仕少師

大學士劉健卒健致仕家居二十年以上改元降敕存問加賜廩祿至是卒年九十四遺表數千言勸上正身勤學親賢遠佞上震悼爲輟朝一日贈太師諡文靖健器局峻整學問深邃在朝正己率下退則寮案私謁不交一語同時在閣者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學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後

偉明世輔臣鮮有其比既以忤逆瑾退歸聞武宗南巡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多矣其忠君愛國始終不易

如此破異明史本傳健以五年卒年九十四通紀亦記其卒于五年十一月實錄系之是年三月据奏至之年月也三編亦据實錄今從之是春寇犯神木永興等堡參將黃

宰擊卻之夏四月庚戌上俞太監梁諫之請遣中官往南京織造工部執奏不可于是給事中張嵩御史程

啟充等各言近年災異江南尤甚且陛下初詔頒行一切織造采運之事釐革殆盡今復遣官此輩生事銜能

假供應之名爲貪黷之計欲令安靜豈可得哉不納甲寅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論德顧鼎臣病痊復職仍令

充經筵日講官從之因命禮部侍郎桂萼兵部侍郎張璠俱充日講官璠辭以詹事兼翰林學士專心

史局効力經筵上以總裁進講不妨佐理事所辭不允己未遣工部侍郎黃衷督採大木庚申以論李福

達獄謫刑部主事唐樞爲民樞論是獄畧曰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

欺蔽者肆其讒諂諛者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畏威者變其詞訪緝者淆其真故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

明于是哀矜而至于辟矣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于所疑一也謂天下貌有相似二也

謂薛良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珏初牒已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崞洛證佐皆讐火六也臣請一一

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

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祕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于進祿等其原

何自鐵伏誅于前進祿敗露于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

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頭禿或證辨鄉音如李二

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始認于杜文柱是其姻識之矣質證于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于高尙節王宗美是鄆州主人識之矣再言于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于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人

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卽福達卽李午實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況福達蹤跡諱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狴亦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厚朴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珪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李福達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貞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 時縣左廂都無李伏答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于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眞名求其貫址何可得耶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眾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郭勛從而信之亦事所有其爲妖賊餘黨固意料所不能及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鞫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薛良讐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等讐也則高尙節石文舉非讐也曰魏泰劉永振讐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讐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上大怒立罷之 戊辰改建觀德殿成易名曰崇先殿 己巳免廣西被災稅糧 甲戌吏部尚書廖紀以疾乞休許之賜敕給傳及廩隸如例 乙亥初定各鹽運司每引價值兩淮六錢兩浙四錢長蘆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從戶部議也填守浙江太監鄧文以進貢爲名乞于商販內量收腳價戶部執奏以爲額外之征上曰各處進貢朝廷悉從節省鄧文意在侵取商稅不允 是月以南京戶部尚書鄒文盛爲戶部尚書工部尚書趙璜致仕以工部侍郎童瑞代之 御史陳察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具疏辭因薦原任給事中劉世揚等二十餘人上怒察不卽拜命泛舉多人以市恩要譽降遠方雜職十三道御史連章乞宥不報已而吏科給事中王俊民鄭一鵬傅良諫復論救上責其朋比各奪俸二月尋謫察爲廣東海陽縣教諭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辛巳翰林院編修廖道南疏陳洪範九事其言建用皇極謂皇極者帝王大中正之道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言民不可立黨也曰人無有比德言臣不可立黨也比年以來朝廷無和衷之美

此庶有胥戕之風朋言既興講張爲幻聞人之善從而媚嫉之聞人之過從而媒孽之聞人談道則斥之爲僞學聞人論文則訾之爲謬談士氣日萎人心日漓皇極之道敝也久矣曰又用三德謂剛克柔克者乃人君威福之權故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言權不可下移也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言臣不可上僭也不移于下則天下之政出于一不僭于上則天下之勢定于一此邦紀所以肅也其他所論天時人事皆切時弊疏人上嘉納之然不能用 癸未以久旱遣順天府官求雨禮部請命羣臣致齋修天地社稷山川之祀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陛下竭誠露禱于上帝后祇則天地之祀不宜再瀆惟遣官祭告于社稷山川而順天府官仍率屬禱都城隍如故從之 乙酉以暑月輟講仍命講官及翰林院官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撮其有關君德政事與修省之道者錄要以進內閣楊一清等言經義淵微通鑑浩繁竊見先朝令講官自經筵之外日以大學衍義進講甚爲有益宜將此書令講官日輪一員條析其義參以時事明白敷陳則經書格言通鑑要旨盡在此書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矣從之定以五日一進講不以寒暑暫廢 丁亥起前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兼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討田州叛蠻初上以姚鎮討賊不效餘孽復滋切責圖功自贖會紀功御史石金上言鎮自岑猛死後輒奏捷功處兵善後無一良策輒請改設流官以致失職怨望之黨煽誘復起臣以爲宜亟擇智仁信勇之人使往代之令其相度二賊占踞攻取之勢及田州應否改流籌畫盡善因薦守仁可任從之先敕姚鎮仍前鎮撫敦趣守仁就道至日仍令石金紀功守仁疏辭不允 阮與命守仁討田州明史本紀系之是月明書系之六年六月惟文成年譜所載與實錄同其石金一奏諸書及年譜皆不具今據增 戊戌免涿州良鄉等五縣被災稅糧 是月方獻夫霍韜以纂修大禮赴召獻夫與韜同里至是復合疏言自古力主爲後之議者宋莫甚于司馬光漢莫甚于王莽主漢議者光爲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說惑人最甚主定陶議者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附之而莽之說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惑萬世誤後學臣等謹按漢書魏志宋史略采莽及丹邯之奏與其事始末及魏明帝之詔宋濮園之議悉論正以附其後乞付纂修官參互訂俾天下臣子知爲後之議實起于莽宋儒之論實出于莽下洗羣疑上彰聖孝詔下其書于史館 先是起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至是復起爲

吏部尙書仍不至乃聽致仕是時吏部廷推前尙書喬宇楊旦會禮部尙書亦缺推侍郎劉龍溫仁和仁以俸深爭于是張璫乃乘間言守旦乃楊廷和黨而仁不宜自薦上是璫言宇等遂廢不用竝命今後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欽順泰和人見璫等方柄用相與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家居二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時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海內宗之欽順獨致書與辨比書再至而守仁歿矣欽順謂釋氏之學有見于心無見于性今人明心之說混于禪學而不知有毫釐千里之謬道之不明厥由于此因著困知記自號整菴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六月丙午朔提督兩廣軍務姚鏞乞致仕許之仍命兵部亟趣王守仁赴代 河道侍郎章拯言黃河濟漕固爲國家之利至于汎濫則爲地方之

患今欲築濬分殺以免民患而濟運漕者一爲滎陽北之孫家渡一爲蘭陽北之趙皮寨皆可引水南流但二河通渦水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諸園寢爲患叵測惟甯陵北至河一道通飲馬池抵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至文家集凡二百餘里濬而通之水勢易殺而園寢無患乃爲圖說以上工部請從其議詔拯等刻期舉工 丁未南京給事中鄒架御史毛憐之等以拾遺糾劾都御史周金陳洪謨等竝及禮部侍郎桂萼詔洪謨金致仕萼供職如故 壬戌禮部侍郎桂萼請召用王守仁王瓊經略邊事上以守仁已起用瓊應否起用命吏部勘議以聞已而給事中鄭自璧御史譚讚等竝疏言瓊貪汙險賊不可復用竝論萼薦引奸邪請下法司追論瓊罪章下所司 甲子巡撫湖廣都御史黃衷言盧蘇等乃岑猛餘黨賊眾不多廣西南贛之兵自足勦除永順保靖土兵素無紀律所過騷擾恐生他釁請勿調遣部議宜令王守仁視賊緩急以爲進止從之 辛未振畿內饑 四川芒部復叛初隴氏旣滅改設流官餘賊沙

保等謀復之擁隴壽子勝糾眾攻陷鎮雄府執知府程沈奪其印殺傷數百人沈奔畢節事聞給事中鄭自璧等言鎮雄初設流官蠻情未服而有司失先事之防不亟收遣裔隴勝而令沙保得擁孺子致煽禍一方宜速遣總兵何卿并力勦寇兵部覆言隴勝非眞隴壽子沙保罪不容誅當勦何卿方守松潘勢難相援宜亟趣都御史王廷相之任竝敕總兵牛桓調兵速進 是月桂萼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年今次第

斥逐然遺奸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嘗詔科道官于拾遺之後互相糾察言路遂清請以時舉行如舊例章下吏部侍郎孟春覆言憲宗初竝無此詔而芻言在被論之後情涉報復無以厭眾心芻言詔出憲宗文集春欲媚言官宜并按問下部再議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遺比上終是芻言趣令速舉給事御史爭之竝奪俸 是夏黃河水溢決入漕渠沛北鹿道口淤填七八里糧艘阻不進御史吳仲以聞因劾章拯不能辨河事乞擇能者往代上切責拯 秋七月丙子復下桂萼議于吏部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等言皇上此舉誠欲綜核各實以重言路今六科已去四人十三道已去十人比之它曹不爲不嚴惟耳目之官職司甚重惟皇上裁擇之御史盧瓊劉隅等言陛下龍飛兩舉考察之典御史被黜亦已多矣今復令扶同糾劾是開攻訐之門滋報復之計非聖世所宜有上切責俊民等仍趣速舉于是吏部都察院考上不謹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上獨黜良材而特旨黜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覈復黜給事中余經等四人給事中顧漆等數人乃已自璧素敢言權倖中以蜚語故被斥已而良材復奏辯言孟春等乃楊廷和之黨欲噤言官保留王俊民程啟充等而以臣嘗劾都御史聶賢欲爲之報復桂萼復言良材任怨遭誣去非其罪上從之竟復其官 政異事見明史桂萼傳三編統系之是年六月日中今據實錄分書之 是月都御史聶賢罷廷推南京尙書李承勛胡世甯詔改世甯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世甯疏辭官銜許之 桂萼之薦王瓊也言者攻之不已上亦憫瓊老病令還籍爲民御史胡松復劾萼上怒謫外任已同官周在請宥松遂竝下詔獄萼復言瓊前攻廷和故廷臣羣起排之上乃命瓊以尙書待用 八月庚戌小王子以數萬騎踏水過河遂犯甯夏塞提督尙書王憲督總兵鄭卿杭雄等分據要害屯兵禦之令都指揮卜雲伏兵斷其歸路卿等敗之于石臼墩寇退走青羊嶺伏發又大敗之斬首二百餘級捷聞賜敕獎厲加憲太子太保自鄭卿以下陞賞有差 癸丑桂萼上言昔甘肅之變番人以殺降爲詞實欲訴究而陳九疇輒張大其事奏請發兵驅之以致荼毒一方蓋楊廷和欲成王瓊之罪故科道官噤無一言比遣勘問又相推諉臣故請起王瓊以明此事臣豈有私于瓊哉初土爾番之敗都指揮王輔言莽蘇爾 即滿速兒譯見前卷 伊蘭 即牙 已斃礮石下九疇以聞已兵部尙書金獻民至肅州寇已

退亦奏提如九疇言後二人上表求貢上疑之而番人先在京師者爲蜚語言肅州之變由九疇激之上益疑
會王邦奇許楊廷和彭澤詞連九疇而萼等憾廷和澤甚又欲藉此以興大獄云 癸亥內閣賈詠致仕先是

以李福達事逮巡按御史馬錄繫獄中詠曾通書于錄爲鎮撫司緝得之上雖不罪詠詠內不自安遂求去吏
部侍郎孟春以錄書詞連及辭不敢問上怒春不引咎求退命法司竝收待訊

實錄所記則以通書故首下春獄其後下顏頤壽等四十餘人于獄獨不及春以春
之下獄在前也通紀亦云以書詞連及侍郎孟春并逮焉是春之下獄明甚今據增 庚申諭學士張璉桂萼

纂修大禮全書規定名曰明倫大典竝命增入宋儒歐陽修等之論以資考證璉等請敕翰林院查付史館從
之 庚午湖廣大水漂沒民田廬凡五府二十四州縣巡撫孫修等請發太和山香銀鹽鈔折銀及倉庫贓罰

等銀粟振之竝請以兌運米二十五萬及南京倉三十萬或折銀或減其半上以災傷重大命亟行之 是月
晉楊一清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以南京尙書李承勛爲吏部尙書 以桂萼署刑部尙書張璉署都察院左

都御史方獻夫署大理寺卿治李福達之獄初上以楊一清言罷親鞫仍下廷臣會問尙書顏頤壽等不敢自
堅改擬妖言律斬上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下馬錄鎮撫司拷訊竝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珪僉

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時璋珪已遷都御史璋撫甯夏珪撫甘肅皆就逮法司不得已乃反前獄抵薛良誣告
罪上以罪不及錄怒甚遂逮顏壽及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

湯沐少卿徐文華顧昉寺丞汪淵俱下獄而以萼等分署三法司事禱治之九月壬午下據定獄之月日也明
史本紀書于八月庚戌蓋據顏頤壽等下獄及命桂萼等署三法司禱治之月日實 南京吏部尙書朱希周

乞致仕初希周以議禮忤旨改官南京是年大計京官南六科無黜者桂萼素惡希周及南京言官嘗劾己因
言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南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譴責之尤不可且

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引疾乞休許之家居三十年中外
論薦者三十餘疏竟不復起 九月戊寅張璉以署都察院復考察各道不職御史王璜等十二人又奏行憲

綱七條箝束巡按御史先是璉以京察及言官互糾已黜御史十三人前後共二十餘人臺署爲空璉異明史
璉傳作十

二人實錄作二十二人而下文所敘王瑛以下列姓名
者僅十人疑連前京察所刺並計之也今據本傳書之
己卯以江西水河南山西旱免被災秋糧尋免兩畿

山東稅糧 壬午桂萼等治李福達獄具上之先是萼等三人希旨嚴刑拷訊以上怒馬錄甚搜其篋中書得

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汪淵私書詠引罪致仕遂下仲賢等于獄萼等

遂列前後言官諸曹之奏劾是獄者上言給事中劉琦常泰郎中劉仕登勢相倚挾私彈事佐錄殺人給事中

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評事杜鸞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扶同 奏助成奸惡給事中張遠御史高世魁

方幸張寅速決得誣郭勛謀逆連名架禍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邇者言官締黨求勝內

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殆非一日請大奮乾斷彰國法上納其言遂並下諸人獄前後凡四十

餘人先是廷臣會訊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偶語曰此獄已得何可再鞫偵者告萼以聞亦被逮萼等

遂肆拷掠錄不勝刑自誣故人罪萼等乃定爰書言張寅非福達錄等恨助搆成冤獄因列諸臣罪名上悉

從之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徐文華及李璋等^見上凡五人謫戍邊衛者琦達泰瓊啟充仕及知州胡偉凡七人

為民者賢科一鵬祐漢輅世魁瀆鳴鳳相鸞凡十一人革職閒任者頤壽玉啟潮文莊沐泌淵元錫才楷仲賢

潤英壯雄及前大理丞遷僉都御史毛伯溫凡十七人其它下巡按逮問革職者副使周宣等復五人錄以故

入人罪未決擬徒上以為輕欲坐以奸黨律斬萼等謂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烟瘴地方

令緣及子孫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上意猶未慊語楊一清等曰與其侈及後世不如誅止其身以從舜

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錄罪不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因緣作奸人無所措手足矣上

不得已從之以萼等平反有功勞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 三代誥命遂命輯欽明大獄錄頒示天

下政異禍連一獄具詳明史馬錄傳即大獄錄原文也傳中于獄具下書云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證之實

錄月日正同三編書下顏頤壽等四十六人于獄據明史傳中之數傳中所載戍邊遇赦不宥及戍邊為民

開住之等凡四十五人合之馬錄為四十六人也推吏部侍郎孟春下獄在先傳中偶遺之今證之實錄開住

者十七人有孟春無毛伯溫蓋伯溫時巡撫南夏遠聞未至故實錄記入下文其後亦以職職歸是並伯溫數

之當知州杜惠胡偉及鎮撫鮑玉而傳中已列明王成邊七人其下巡按逮問之刑宜等五人則宣及副使

史馬錄傳最詳今悉據傳是獄也凡前後所爭福達事者悉被株連惟鄭自璧趙廷瑞陳皋謨邵幽王獻唐樞

書之而抑識其異于故中

六人不在桂萼等指名論劾之列遂得免而樞于上疏時已觸上怒斥爲民惟樞論是獄最得要領及定大獄錄惡其詞辯晰刪之不載云

改異前敘唐樞上疏據三編實錄書之實錄亦不載望據明史本傳

是月改都御史胡世甯爲刑部尚書加太子

太保 改禮部尚書吳一鵬爲南京吏部尚書初一鵬以本官入內閣專典誥敕兼掌詹事府事前此典內閣誥敕者皆需次柄政而璉萼方用事素銜一鵬異已乃出之以桂萼爲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故事尚書無

兼學士者自萼始陞少詹事霍韜爲詹事仍兼翰林學士韜固辭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李東陽楊廷和顯權植黨籠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出吏部而中書至有晉秩尚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去

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爲腹心內閣亦不陰結翰林爲羽翼且欲京官補外以均勞逸議未卽行躬自蹈之而又躡居學士徐縉上何媿如之上優詔不允 桂萼既署刑部事復請治陳沈之獄初沈旣罷爲民會大

禮書成立原沈妻子前按沈事之郎中葉應驄事見四年尋遷吉安知府母喪歸至是璉萼益用事萼方掌刑

部會馬錄等下獄沈謂乘此故案可反也上書計應驄等萼因訟沈寃詔逮應驄黃縉于獄詞連四百人

事見明史葉應驄傳應驄及黃縉皆見四年十二月陳沈罷爲民下依編年例分書之黃縉明史附應驄傳乃又一黃縉係河南息縣人與議大禮之黃縉爲黃巖人者異詳三編實錄中 冬十月戊

申以張璉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璉辭免署都察院事不允 庚戌侍郎溫仁和請歸省仁

和代吳一鵬掌管誥敕至是員缺閣臣張璉請以桂萼補上曰祖宗舊制無東閣官後來添設不知始自何

年任是職者徒建虛名以希幸進乃罷不設 改異設官專典誥敕據明史李東陽傳閣臣徐溥等請如先朝

宏治七年後未嘗缺員世宗謂不知始自何年璉亦忘之其實此官之設年月具可攷也 戊午巡倉御史吳仲請濬通州運河言自大通橋東下抵通

州之通惠河屢經修復皆爲權勢所撓顧通流等八閘遺跡俱存因而成之爲力甚易歲可省腳價銀二十

餘萬又言漢唐宋時皆從運河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于五十里之外者今京軍支糧通州率稱不便而密

雲諸處皆有間道可通設邊寇因鄉導輕騎疾馳信宿可至燒毀倉庾則國儲一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

下戶工二部修濬僦舟夫略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俟各閘旣成徑達京倉此無窮之利也上是其言敕

戶工二部各委堂上官一員會同運官及御史吳仲等親行相度地形計處工力以聞 甲子賜大學士楊

一清等銀圖書各二許軍國重事密疏用印以聞張璉既入閣一清為首輔翟鑾亦在閣上待之皆不如璉嘗論璉朕有密諭毋泄所賜卿帖悉朕親書璉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上賜璉章二文曰忠貞貞一曰繩愆弼違因竝及一清等自閣臣外惟尚書桂萼預焉 乙丑大學士謝遷至辭不拜溫詔諭之乃復入閣 免陝西慶陽等府被災稅糧 丙寅諭內閣選擇翰林諸臣稱職者留用不稱者量才外補初張璉以

議禮驟拜學士諸翰林恥之不與竝列璉以為恨會侍讀汪佃以講洪範不稱旨令補外璉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一時改官及罷黜者凡二十二諸庶吉士皆除部屬及知縣由是翰院為空致異據實錄上以汪佃講洪範

不稱旨改調外任遂命楊一清等考察翰林院不稱職者量才外補自佃調甯國通判外則左中允劉棟右中允楊維禔侍講陳沂鄭灝修撰蕭與成季方編修劉東皆外補編修王同祖黃易宜罷上猶以中允補數乃命更加選擇內閣因議前張所選庶吉士大半尚私重故考選編修三五人餘皆改科部屬一清等乃奉命復簡侍讀崔桐修撰張所選庶吉士江暉編修黃在應良皆外補左中允邊憲在深宜處以兩京他秩計前後考選轉二十二人云云惟實錄所載講讀以下姓名之可攷者僅十七人又但言內閣 上既罷轉

楊一清等奉詔簡擇而据明史璉傳所記則璉實主之今据書堦附錄實錄所載諸人姓名 上既罷轉翰院多人復諭內閣下吏禮二部都察院咨註有才識文學者量為推舉改官僚翰林以廣用人之路毋取備員乃改大理少卿黃綰南京通政司參議許誥南京尚寶卿盛瑞明福建按察副使張邦奇四川按察副使

韓邦奇山西按察副使致仕方鵬刑部員外歐陽德吏部主事金璐御史張袞皆授學士講讀官坊編修等密已而詹事霍韜又言大學士之選宜于巡撫方面部院等官通融推用下吏部集九卿科道詳議以聞 戊辰

京師地震致異明史本紀三編皆不載惟五行志書之證之實錄十月亦不書惟見十一月御史劉隅奏中是漏脫也今据志增 是月改吏部尚書李承勛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刑部尚書胡世甯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復以王時中為兵部尚書 上以章拯治河不效令

廷臣推大臣才望素著者一人總其事先是拯言河渠淤塞勢難驟通惟金溝口池北新衝一渠可令運船由此入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則西歷雞塚寺出庠道北口通行下部議未決給事中張嵩言昭陽湖

地庫河勢高引河灌湖必至瀾漫使湖道復阻請罷拯別推大臣部議如嵩言是時光祿少卿黃綰詹事霍韜左都御史胡世甯兵部尚書李承勛各獻治河之議綰言漕河資山東泉水不必資黃河莫若濬堯冀間兩高中低之地道河使北至直沽入海韜言議者欲引河自蘭陽注宿遷夫水溢徐沛猶有二洪為之東捍東北諸

中低之地道河使北至直沽入海韜言議者欲引河自蘭陽注宿遷夫水溢徐沛猶有二洪為之東捍東北諸

中低之地道河使北至直沽入海韜言議者欲引河自蘭陽注宿遷夫水溢徐沛猶有二洪為之東捍東北諸

山亘列如垣有所底極若道蘭陽則歸德鳳陽平地千里河勢奔放數郡皆壑患不獨徐沛矣按衛河自衛輝汲縣至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宜于河陰原武懷孟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于衛河至臨清天津則徐沛水勢可殺其半且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封邱北陸運百八十里至淇門入御河達京師御河卽衛河也今導河注衛冬春沂衛河沿臨清至天津夏秋則由徐沛此一舉而運道兩得也世甯言河自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榮澤經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甯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場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道皆入漕河而南會于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合流則水勢旣大河身亦狹不能容故溢出爲患近又漫入昭陽湖以致流緩沙壅宜因故道而分其勢汴西則濬孫家渡抵壽州以殺上流汴東南出懷遠宿遷及正東小浮橋溜溝諸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洩下流或修武城南廢堤抵豐單接沛北廟道口以防北流此皆治河急務也至爲運道計則當于湖東滕沛魚臺鄒縣間獨山新安社地別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過百餘里厚築西岸以爲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爲河流散漫之區乃上策也承勛言黃河入運支流有六自渦河源塞則北出小黃河溜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北併出飛雲橋于是豐沛受患而金溝運道遂淤然幸東面皆山猶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則徑奔入海安平鎮故道可慮單縣穀亭百萬生靈之命可虞又益北則自濟甯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運何由通臣愚以爲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衝決此下流不可不疏濬也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必因舊堤築之堤其西北使毋溢出此上流不可不堤防也其論昭陽湖東引水爲運道與世甯同乃下總督大臣會議尋起引疾工部侍郎盛應期爲總督河道右都御史十一月丁丑上諭內閣以庶吉士不須教養悉除遣之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宜照常例酌留三五人在翰林及選科道等官張璠謂此輩心切奔競口尙乳臭不應處之翰林而科道言官又豈少不更事者之所宜今悉處以部屬知縣等官將來必無營求幸進者上曰祖宗舊制不可自朕擅改議遂寢 甲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竊

見近畿八府土田多爲各監局及戚畹豪勢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既失其常產非驅之死地則去而爲盜旣往無論已願陛下自今凡勢豪請乞絕勿復許小民控訴亟賜審斷使畿內之民有所倚以爲命畿內安則四海安矣上然其言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風裁者各一員賜敕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係冒濫請乞及額外多占者悉還之民如有畏避權勢從中隱匿者具以狀聞竝坐之 乙未免山東濟南兗州等府被災稅糧 是月改禮部尙書桂夢爲吏部尙書以吏部侍郎方獻夫代夢 都御史胡世甯旣掌憲務持大體條上憲綱十餘事末言今天下起誅之牘有奸民畏死執行奏辨冀再問以緩須臾者有實則寬抑而所司不理第將原案增飾具上者有貧民無力奏辨而卒死獄中者有富民無辜而所司引嫌彼此相比竟不得出者是亦足以上累聖德感召災異原其本皆以士習不正攸刻成風一遭議毀遂使終身廢棄如浙江僉事彭祺爲令以循良稱爲御史以守正著一旦因發豪強罪受謗奪官諸如此者宜許大臣申理宥之復職以爲守正者勸上采其言于是祺得免論 十二月甲辰朔諭戶部曰鹽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用俱爲急務邇來鹽法之壞由于私販盛行錢法之壞由于私鑄者多其令戶部區處禁約事宜以聞于是戶部尙書鄒文盛言欲正今日之弊源必先申明祖宗之舊制誠使朝廷之上杜奏討之門而奸無所利絕占窩之弊而商有所資然後鹽法不阻于奉行之吏錢法不淆于市肆之奸因條上二法各六事鹽法則首禁私販次嚴奏討錢法則首禁私鑄次收官鑄上以文盛議皆可行仍令戶工二部會鹽鈔各官詳議以聞 庚戌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聞住太監張永昔年討甯夏眞鏹及奏發劉瑾罪有功朝野稱快宸濠之變隨武宗南巡時逆賊已平而張忠許泰等搜捕餘黨扳引餘類永至多所矜釋一方始安洎武宗晏駕計禽江彬提督九門防奸制變無所不至內臣若永者誠未易得臣一清嘗與同事甯夏知之爲詳今置之閒散誠爲可惜乞賜起用量加委任則凡供職于內者皆知爲善之有益而勉于効忠矣上是之詔永掌御用監印督團營兼管神機營操練 是月改李承勛爲兵部尙書胡世甯仍爲刑部尙書以兵部侍郎伍文定爲都察院右都御史 是冬雲南土舍安銓作亂銓以改流失職怨望侵掠嵩明木密楊林等處巡撫傅習檄守巡官討之參政黃昭道副使周奎敗績賊遂

陷尋甸高明殺指揮王昇唐功千戶郭彬趙俸等知府馬性魯棄城走爭聞詔發夷漢土兵會川貴填巡官合討之攷異安銓作亂明史土司傳在六年實錄系于七年正月據奏報之用田州之役王守仁奉命在道中

會蘇受人思恩封府庫以賊兵守之而自率眾攻武緣甚急參將張經堅壁拒守鎮守頭目許用與戰斬其渠

帥一人賊見援兵大集乃遁去姚鎮以捷聞上以首惡未禽仍令守仁亟督兵勦撫守仁威名素重及督軍務

調兵數萬至諸蠻心懾守仁以冬月行至南甯偵知受等勢方熾未可猝滅乃上疏陳用兵非計且言流官之

設徒有虛名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

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可睹況田州鄉交趾深山絕谷悉犛獠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

藉其兵力以為屏蔽若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自我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尙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乃

令守仁更議以聞然守仁已定計撫之未幾而田州果平攷異守仁平田州在明年三月據本傳所載奏疏及

為平思田張本

明通鑑卷五十四

紀五十四起著雍困敦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七年春正月庚辰御史吳仲劾奏武定侯郭勛京營諸不法事且言勳動藉大禮大獄脅制廷臣無敢議其後者請解勳兵柄按治其罪上切責仲而賞勳勿問 癸未初考覈天下巡撫官先是胡世甯李承勳建巡撫久任之議上頗採其言至是命吏部會兵部戶部及承勳世甯考覈撫臣宜去留者以聞于是吏部尙書桂萼等劾湖廣巡撫孫修甯夏巡撫孟洋才宜簡僻河南巡撫蔣瑤清操可稱風采不足總理南京糧儲杭桂保定巡撫林庭楫文名頗著政望未孚遼東巡撫張雲貴州巡撫袁宗儒鄖陽巡撫夏從壽操江提督張九敘或才不踰人或病多廢事議以修洋調用瑤等暫回籍聽別用從之仍諭廷臣秉公推補務求可任者毋襲往時遞遷之弊 乙酉總理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言沛縣迤北河道地形庫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塞臣詢之

官民皆言昭陽湖東自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約百四十餘里可為運道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蓄洩較之疏通舊河力省而利永計用夫六萬五千銀二十四萬兩取兩淮鹽價佐以山東官帑剋期六月集事蓋用胡世甯策也下廷議從之詔及春和督工興事應期又請令管河郎中柯維熊員外王大化于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役夫挑濬以殺上流之勢武城泄西至沛縣池南修築長堤以防北潰之患俱從之 丙戌大祀南郊 是月逮前僉都御史陳九疇于獄初上以王邦奇因

番事許楊廷和彭澤詞連九疇乃遣給事中錦衣至邊勘狀未還報而獄解會番酋伊蘭復求通貢自言非敢獲罪天朝所以犯邊由冤殺舍音和珊實巴伊克二人 譯見前即為亦虎仙失拜烟答也 于是萼欲重典是獄請留贖伊蘭遣

譯者論其主還侵地而脅禮兵二部尙書方獻夫王時中同上議曰番人上書者四輩皆委咎前吏雖詞多詭飾亦事出有因宜嚴覈激變虛實以服其心時上方疑邊臣虛妄欲窮治之大學士楊一清以事既前決請毋

追論上不聽手詔數百言切責九疇而戒一清勿黨比遂逮九疇竝及尙書金獻民侍郎李昆以下坐累者四十餘人 改異據實錄書逮九疇于去年之冬蓋逮在去年九疇至京師下獄在是年正月三編所書據明史哈九疇以殺楊廷和彭澤因有逮九疇之事而王邦奇初與是獄時也至獄解之後復因番人來貢桂萼等欲藉九疇逮至下獄傳中分書最為明晰今據三編參明史哈密傳 上手敕加張瑰桂萼俱太子太保時上視朝

見瑰萼班兵尙李承勛下意嫌之楊一清請加散官遂有是命瑰辭以未建青宮官不當設乃更加瑰少保兼太子太保 二月丁未免浙江甯波府被災各縣稅糧 工科給事中陸榮言自正德初年今大學士楊一清

總制三邊欲將定邊營迤東石澗池至甯夏橫城堡凡三百里增築邊牆事已就緒會一清去任僅築四十里而止閱今二十餘年屹立如故則邊牆之明效可觀矣請依當時原議築牆浚濠高廣深闊皆如前式加築敵

臺煖舖墩堡之等以資守禦乞敕陝西提督邊務大臣會同撫按相度整理仍發太倉銀一二十萬不足則量開鹽引或支陝西布政司無礙官銀選委賢良專董其事期以一二年間凡三百里內平衍宜牆之地悉踴成

之實為守邊固圉之長策上是其言敕提督陝西邊務王憲會同鎮巡官相度修舉所有經費令戶工二部詳議以聞 丙辰改三邊尙書王憲為南京兵部尙書起前兵部尙書王環代憲 戊辰田州平提督軍務新建

伯王守仁奏捷疏曰臣奉命于去年十二月至廣西平南縣與巡按御史石金及藩臬諸將領等會議思田禍結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盡勦則有十患若罷兵行撫則有十善臣與諸臣據心極論今日之局撫之爲是臣抵南甯遂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歸者數萬惟湖南土兵數千道阻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甯解甲休養待間而動而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黃富等訴告願得歸境投生乞宥一死臣等論以朝廷威德令齋飛牌歸巢曉諭期以速降免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尋率眾至南甯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復諭之曰朝廷既赦爾罪爾等擁眾負固騷動一方若不示罰何以雪憤于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德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眾皆叩首悅服願殺賊立功臣隨至其營撫定其眾七萬餘人復委布政使林富等安插于二月二十六日悉命歸業是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神武不殺之威未期月而蠻民率服不折一矢不傷一人而全活數萬生靈卽古舞干之化奚以加焉疏聞上嘉之遣行人齋救獎資

改墨實錄系平田州于五月壬午又系守仁去年冬月所上之疏于三月

乙未皆據奏至之日也譜之明史本傳及土司傳中備書平賊皆有確切月日可據其云二月二十六日卽是月戊辰也明書及文成年譜皆與明史列傳同今據之

是月四川鎮巡官奏平

芒部初芒賊沙保等聞官軍將至出鎮雄府印乞降然尙持兩端欲立土官如故四川撫按以保狡悍不可馴檄瀘州守備擊之又遣使勞賜芒部撫夷郤良佐使討禽保保怒復叛至是會川貴諸軍討之沙保敗禽斬三百餘級招撫蠻羅男婦以千計提聞仍設鎮雄流官如舊 山西潞城縣青羊山賊陳卿等作亂官兵捕之敗績賊遂執知州王朝雍郭鑑殺傷指揮知縣等官事聞詔副總兵趙廉調兵進勦尋遣都御史常道統三關兵助之 三月壬申大學士楊一清聞陸燾建議績築邊牆之議復上書請遣專官董其事上前命廷臣會推以兵部侍郎王廷相可任乃擢廷相爲都察院僉都御史提督延甯邊防仍命廷相以一清所奏會三鎮鎮巡等官悉心經畫俾有實效 戊寅大學士謝遷致仕遷之赴召時年七十九矣敦越不已乃拜命至則張璠已入閣而楊一清以官尊于遷不相下遷居數月力求去上不許待之愈厚以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及以病告則遣醫賜葯餌光祿致酒餼使者相望于道而遷自正月以來請益力至是始許之賜敕馳驛給廩夫如故事仍

令其子中書舍人謝正侍行 己卯詔儒臣重校大明會典訂正訛繆增入續定事例先是上閱會典冠禮目

中有成化十四年謁謝奉先奉慈殿之文奉慈殿乃孝宗即位始建以祀孝穆皇太后者也上以謬誤顯然乃

有重校之舉 版罷會典始修于宏治十五年正德六年重校成書至是世宗以誤入奉慈殿之文重修序中所

謂紀載失真文詞抵牾者此類是也又序言自宏治十五年嘉靖七年所有事例一併續增其

書成于嘉靖八年四月所載事 庚寅諭僉都御史陳九疇戍極邊黜致仕尚書彭澤為民當九疇之下獄也

例至七年而止今據實錄月日 桂萼等必欲致之死竝株連澤及楊廷和于是下法司會議刑部尚書胡世甯言于朝曰世甯司刑而殺忠臣

甯殺世甯乃上疏訟九疇冤略言番人變詐妄騰蜚語以誣害我謀臣夫其蓄謀內寇為日已久一旦擁兵深

入諸番約為內應非九疇先幾奮侈使彼敗謀而退則肅州孤城豈能復保臣以為文臣有勇知兵忘身殉國

者無如九疇宜番人深忌而欲殺之也惟聽郡將妄報以莽蘇爾等為已死則其罪有不免耳疏入上意稍解

九疇得免死戍邊金獻民等及澤皆落職惟廷和得免 敗異事見明史胡世甯陳九疇諸傳三編統系之是年

皆不及焉故目中于澤等斥為民下特書云惟廷和得免此可見矣蓋廷和之斥為民乃在明倫大典書成之日前已辯之茲更據三編目中增入 癸巳雲南武定府土舍鳳朝文作

亂殺同知以下官吏劫奪州印舉兵反時雲南尋甸土舍安銓方亂朝文與之合犯雲南府撫臣以聞是時二

寇連兵滇中大擾詔以都御史伍文定為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御史提督雲貴川廣軍務調四鎮土漢官軍討

之以戶部侍郎梁材督理糧儲 丁酉小王子犯山西自乾溝墩入號十萬圍游擊邵定軍宣大告急兵部言

寇自春出入套東行沿邊駐牧窺伺日久各官罔知警禦以致邵定輕追被圍請敕給事中一員同彼處巡按

御史查劾以聞從之 是月以伍文定督師雲貴命李承勛以兵部尚書兼管都察院事 靈寶縣黃河清輔

臣楊一清張璠等屢疏請賀御史周相抗疏言河未清不足虧陛下盛德而好諛喜事之臣輒張大文飾之佞

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願罷祭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時以聞上大怒下相詔獄拷訊

復杖于廷謫韶州經歷而諸慶典亦止不行 敗異相疏見明史楊爵傳書云七年三月三編統 夏四月庚戌

系之是年四月甘露降日中亦云是年春今據增 以各處災傷又連日大風吹沙塵蕪蔽天敕羣臣同加修省 甲寅南贛巡撫汪鉉奏所部甘露降以為上仁

孝之感上喜遣官祭告郊廟廷臣請表賀以災異止之 芒部既平而叛酋沙保子普奴糾烏撒毋響苗蠻隴

革等復起攻劫畢節屯堡殺掠士民貴州巡撫袁宗儒以聞上竝以屬之伍文定時文定奉命南征上疏請量發內帑選擇掛印武臣統領畿輔諸處勁兵以圖討賊而廷議頗不謂然上諭以俟黔國公沐紹勛推誠處置其卽會填巡官及梁材協力勦撫便宜行事 乙丑刑部尙書胡世甯以災異求退因言十事一勸上閱大學衍義二入任巡撫守令竝寬其文法三久任布政司徑陞九卿等官不必再推巡撫四分巡僉事三年間專管一道不必更移五陞除有司官就于近地以便之任六布按二司官只于所在衙門升轉不必南北交遷七才力不及官量調相宜處所不可置諸遠方八邊方布按二司及佐貳官宜越資簡用使之諳練邊事以備邊鎮巡撫九廣西四川雲南司府州縣官宜選用有精力諳風土者不可槩用衰老貪懦之人十嘉靖二年五年二次察黜各官多剛正有爲之人宜與引疾乞休者一體令大臣科道保舉推用上嘉納之惟朝觀考察黜官僚係累朝舊制不宜更易以滋紛擾其餘皆下吏部議行 五月己卯刑部尙書胡世甯讞上陳沈宋元翰等獄元翰及葉應驄俱爲民沈閔任黃綰降二級遠方用藍田時已入察典上謂其以謗書入奏致興大獄仍令巡按御史卽其家逮治以聞尋勘狀黜爲民 甲申黔國公沐紹勛上言土舍之役臣奉命會同巡撫等調發官軍分道勦撫諸賊抗拒執留所遣官軍二人所調集各土舍又重自疑畏臣謹以便宜榜示先給冠帶待後奏請承襲衆始感奮于二月進兵擊斬強賊十餘人賊奔回武定乞敕部臣授方略俾獲便宜行事竝有各土舍往罪凡有功者俱許承襲作其敵愾之氣上納之賜敕獎厲竝令會同提督尙書伍文定計禽首惡餘黨隨宜撫勦所調土舍准令勦明襲替免其赴京 丙申御製顯陵碑遣禮部侍郎嚴嵩詣安陸豎碑祭告 是月壬守仁奏思田之捷侍郎方獻夫請于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專駐撫綏下守仁議守仁因薦布政使林富及開住總兵官張佑從之 六月辛丑朔明倫大典成上之上親製序文復命張璠爲後序宣示史館刊布天下以纂修功加璠少傅兼太子太傅桂萼少保兼太子太傅方獻夫太子太保餘自閣臣楊一清等以下陞賞有差 癸卯詔定議禮諸臣罪以故大學士楊廷和爲首言其謬主濛議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修市姑削籍爲民蔣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俱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爲民 丙午壬守仁議處置經略思田事宜請

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卽改田州爲田甯府設流官知府同知經歷知事各一員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岑氏世有田州民心繫戀議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于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于流官知府上皆從之 癸丑御史吳仲報通惠河成因疏

五事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時加濬治管河主事宜專委任毋令兼他務官吏開夫以罷運裁減宜復舊額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關外剝船造費及遞歲修船俱宜酌處上以先朝屢勘行未卽功仲等四閱月功成詔予賞悉從其所請仲又請留督工郎中何棟專理其事爲經久計從之仲復進所編通惠河志命送史館采入會典自此漕艘直達京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 丁卯

免河間保定順德真定廣平大名六府被災州縣稅糧 雲南叛蠻平初武定土知府鳳詔母子坐事留雲南

朝文給其眾謂詔已僂朝廷且盡勦武定蠻眾以是諸蠻信之悉從爲亂朝議以歐陽重代傳習巡撫雲南而命伍文定督兵討之文定未至重已擊敗賊而追詔母子還故地諸蠻相顧錯愕咸投詔降朝文計窮犇東川爲追兵所及磔死餘眾猶盛遁據尋甸故巢列砦數十至是官兵分哨夾攻之諸砦先後破乃併力攻拔其老巢安銓竄入芒部爲土舍祿慶所執遂平之是役也生禽渠賊及黨逆千餘人斬首二千九百餘級俘獲男婦千二百餘人撫散夷黨二萬有奇沐紹勛等以捷聞俱賜敕獎勵 己巳寇犯大同中路分守參將李縈擊敗

之 是月以明倫大典成起拜霍韜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韜因言翰林院修書遷官日講蔭子及巡撫子弟蔭武職之非而以爲己不能力挽不可隨眾趨且稱給事中陳洸冤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上優詔褒答不允辭韜復奏曰今異議者謂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圖官爵遂阿順陛下意臣嘗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爲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爲非何以塞天下口因固辭不拜上猶不允三辭乃允之 秋七月己卯以大禮成追尊孝惠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恭穆獻皇帝爲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尊章聖皇太后爲章聖慈仁皇太后戊子頒詔天下 諭指揮聶能遷初能遷以議禮附名大禮集議中及見明倫大典成陞職不及能遷遂懷怨望乃喉間住主事翁洪

疏誣新建伯王守仁賄通禮部尚書席書得見舉用詞連營事黃綰及大學士張璉于是綰上章疏辨上慰留乃敕法司讞能遷誣罔無左證璉欲宣能遷于死首輔楊一清擬旨戍邊洪黜爲民璉以爲輕遂與一清有隙

己丑陝西三邊尚書王瓊言往年撤馬爾罕天方土爾番哈密四國各遣使入貢未至而土爾番旋寇邊故

都御史陳九疇將土爾番哈密貢回夷人羈留不出以觀其變迄今二年各懷觀望請通行驗放出關仍宣諭

番酋令其改過自新示柔遠之德從之 辛卯命工部侍郎潘希曾兼僉都御史總理河道代盛應斯也初應

期奉敕治河請疏濬昭陽湖東一帶新河期以六月工竣至是工已及半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新河之開非

計上遽令罷役應期請展一月竟其功不聽尋召應期還初應期請令郎中柯維熊分濬支河維熊力贊新河

之議至是亦言不便應期上章自理上怒詔與維熊俱奪職尚書胡世甯言新河之議倡自臣應期尅期六月

今四月工已八九緣程功趣急怨讟煩興維熊反覆變詐傾大臣誤國事自古國家債事必責首議之臣臣請

與應期同罷上不許應期後更赦復官致仕卒應期罷後三十年復興工仍循新河遺跡成之運道蒙利焉吳

應期之罷卽在是月罷後與柯維熊同奪職據實錄在 是月新建伯王守仁討斷藤峽八寨賊平之初都御

史韓雍旣去兩廣斷藤峽賊復時出剽掠時總督兩廣陳金與苗約仍許互市改曰永通諸蠻益無忌其地上

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盤互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平田州還兩江父老遮道言狀降人盧

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留南甯罷遣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潛師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循橫石

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賊復令布政林富率蘇受搗八寨直抵其巢禽斬三千餘俘獲無算于是峽賊復平

兩江悉定遂以捷聞攷異平斷藤峽賊明史本紀系之九月甲戌據守仁奏至之月日也實錄紀其大略于九

奏捷九月奏至故本紀系之九月甲戌據守仁報功兵部覆奏之月日也證之諸書及三編平斷藤峽

八寨皆在七月而其平賊之月日皆見奏疏中證之文成年譜亦云七月襲八寨斷藤峽平之是以七月

月辛丑河道侍郎潘希曾言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

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宏

一支于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急宜疏上流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疏孫家渡口以殺河勢請救河南巡撫潘垣督管河副使調集夫役選委職官亟爲疏濬尅期成工上是其議從之希曾又言漕渠廢道以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口上並掣開河之水東入昭陽湖致開水不南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也今宜于濟沛間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漫而廢道口可永無淤塞之虞上亦從之 壬子免河南彰德衛輝懷慶等府被災稅糧 是月大學士楊一清乞休初一清再相由張

璉桂萼力旣入關傾心下二人而璉終以歷于一清不獲盡如意遂相齟齬及聶能遷論成璉以擬旨輕恨一清至斥爲奸人鄙夫一清因再疏引退且刺璉隱情上手詔慰留因極言璉自伐其能恃寵不讓良可嘆息璉見上忽暴其短頗愧沮 兵部尙書李承勛以疾三疏乞休且陳時事略言近日山西潞城賊以四道兵討之不統于一人故無功川貴芒部之役措置乖方再勝再叛宜命伍文定深計毋專用兵豐沛河工二年三易大臣工不就宜令知水利者各陳所見俾侍郎潘希曾度其可否末言治天下在決壅蔽之患以通上下之情請仿唐宋輪對次對故事不時召見大臣上不允辭下其議于所司 是科定各省主試皆遣京官或進士每省

二人用張璉議也初兩京房考亦皆取教職至是命各加科部官一員閱兩科兩京房考科部皆罷之 九月甲戌王守仁奏捷至京師竝經略斷藤八寨事宜先是上以平思田功遣行人賫敕獎資會守仁已平廣西遂以疾陳請解職不許致異守仁奏斷藤八寨之捷在七月越兩月始達京師故實錄據之至上以思田功賜敕獎資據年譜九月八日行人馮恩賫敕至鎮則守仁疏謝及引疾皆在此時今據年譜次 于是月甲戌之下 庚辰吏部議以兩廣既平江西無事請裁革巡撫江西官從之 壬午振浙江杭嘉湖三府災詔

于兌軍運內量留二十萬石及撥南京倉糧六萬石徐州倉糧四萬五千石分振之致異明史本紀是月壬午振嘉興湖州災明史稿振 杭嘉湖災證之實錄亦云疑本紀脫去杭州二字也今從史稿 癸未以各處災傷勅下廷臣講求寬恤事宜竝命禮部尙書方獻夫彙書天下災異進覽以存儆戒 丙戌上以諸軍討潞城賊久無功欲罷兵以俟其自定閣臣楊一清張璉等皆以爲不可乃召常道還改保定巡撫王應鵬于山西代之竝兼提督雁門關等處 甲午召都御史伍文定還先是尙書李承勛以芒部用兵爲非計而御史楊彝復言芒部改土易流非長策又時值荒饑小民救死不贍何能

越戰上亦軫念災傷令罷芒部兵俟有秋再議征討仍命沐紹勛會川貴填巡官區處以聞 冬十月辛丑小
王子復犯宣府總兵趙瑛擊卻之時我軍死傷略相當而寇仍駐近邊謀再入敕填巡官嚴備之 丁未皇后
陳氏崩上性嚴厲后以被譴驚悸墮娠遂不起禮部奏喪儀上服十三日羣臣二十七日上以皇太后在上諭
從殺上素服御西角門十日即御奉天門羣臣皆素服二十七日而除 己未寇犯莊浪總督三邊王瓊分遣
諸將邀擊前後斬首十級未幾寇復自紅城子入掠會三原主簿張文明解餉至遂遇害 閏月庚午冊諡大
行皇后曰悼靈皇后 壬申潞城平初青羊山賊陳卿等聞官兵四集乃逼脅近山居民編爲五甲簡其驍銳
者令其弟陳相陳頁等率七八百人禦河南兵自與其弟陳奉陳訪等率千餘人禦山西兵各守險要仍遣其
黨乘間掠河南山西州縣都御史常道潘垣統山西河南官兵一駐潞城一駐彰德總兵官魯綱統直隸兵駐
潞州副使牛鸞率山東鎗手會之分道竝進賊大敗其黨散得海等投降降鄉窘迫亦詣僉事陳大綱營降父子
家屬俱爲山東兵所俘諸賊黨斬獲略盡散其脅從者二千三百餘人捷聞兵科給事中夏言等言諸賊本皆
良民因常道撫勦夫宜魯綱安坐潞州未嘗與賊會戰乃飛章報捷詭爲己功俱宜議罪其他有功及失事官
吏請遣給事中一員馳詣軍門會同撫按官分別以聞從之 壬午禮部奏大行皇后梓宮發引及山陵事宜
時已卜葬皇后于禊兒峪上以禮官所定如百官哭臨及禁屠撤樂皆于發引三日之前梓宮出當于端門行
辭祖禮從午門等中門出凡此之等悉令從殺哭臨止于一日辭祖亦從罷免而梓宮命由左王門出于禮
科給事中王汝梅上言皇后正位七載齊體至尊生以禮歸沒不以禮葬非所以重大倫爲萬世法請更議報
曰所言具見忠愛但未權其輕重耳已而給事中徐景嵩言哭臨辭祖之儀臣固未敢輕議若梓宮出門乃萬
姓瞻仰所係王門之議臣心實不敢安也詔如前旨 是月兵部尙書王時中罷初時中代李鉞爲尙書中官
黃英等多所陳請時中皆執不可比引疾數月復任以敘薊州平盜功濫及通州守備鄒祐爲言官李鳴鶴等
所劾時中因乞休且詆言者復爲給事中劉世揚等所劾至是上切責時中令罷歸聽勸 王守仁報斷藤之
捷因言唐廂諸臣推誠舉任公心協贊故臣得以展布四體共成厥功宜先行唐堂之賞次錄諸臣之勞上不

悅先是上以守仁捷書示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夸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璉
薦薦故不善守仁以璉強之後萼長吏部璉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阯守仁辭不應
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
行獻夫及霍輶不平上疏爭之言諸猖為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
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
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
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
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于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為陛下任疏上報聞而已
十一月丁未免大名廣平順德真定被災秋糧 庚戌免甯夏鎮所地方秋糧仍發銀振之 乙卯免河南

開封府被災秋糧 丁巳伍文定還自貴州道湖廣請歸省墓許之 丙寅冊立順妃張氏為皇后三編質實
氏史不詳其地望据毛奇齡彤史
拾遺記后父揖錦衣衛指揮僉事 丁卯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卒于南安守仁在軍中病篤疏乞骸骨舉

鄭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
十七謁上篋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
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
篤信不疑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謂宋周程一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
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效異文成之卒三編系之八年正月質實云按
守仁集所載年譜生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卒
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七明實錄系之八年正月蓋赴告至京之月也按實錄于大正之卒大
都據赴告之月日書之獨文成無月日但于八年正月陞林富為副都御史巡撫兩廣徐言守仁舉富自代
不候命即歸上怒其專擅云云下文即書云無何而守仁卒是守仁乞骸骨之奏以正月至而卒之月日不具
但于二月書廷臣議守仁功罪諸稽之黃綰文成行狀則言文成請至桂萼方劾奏富病之疏乃令該司匿
不舉報而參公擅繕職役軍功冒濫等事是又成無赴告月日之證也三編所記仍据林富病代任兩廣成內
語今仍据年譜書之謹言公卒于十一月丁卯丁卯即十一月二十九日明儒學家所載亦同增識于此
是月改胡世甯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以南京刑部尚書高友璣為刑部尚書 初土爾番之據哈密也廷

議閉關絕其貢四年矣及陳九疇得罪張璠桂夢請起故尙書王瓊督邊乃釋還九疇所拘繫前後番使數十輩且許之通貢議已定番酋伊蘭者即牙蘭本曲先衛人幼爲番掠去長而黠健阿里即阿力一以妹妻之握兵

用事久爲西陲患本年夏以獲罪其主率所部二千人降邊臣處之內地莽蘇爾怒遂引衛拉特即瓦刺一作威喇特見前犯肅州爲游擊彭濟所敗乃遁走復因赤斤使人持番文求貢願以哈密城易伊蘭詞多諄慢瓊希璠等指

必欲議撫因言番人悔罪宜原情許之照舊通貢以罷兵息民于是詹事霍韜言番人久陷哈密以來議者或請通貢或請絕貢聖諭必有悔罪番文然後許今王瓊譯進之文皆其部下小醜之語無印信足憑我遽許之

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時胡世甯主兵部令詳議以聞 十二月丙子小王子復寇大同大掠陽和天城平虜三衛及雲朔二州指揮趙源戰死 壬午下吏科都給事中劉世揚給事中李仁于獄先是世揚等劾奏詹事

顧鼎臣汙庸貪佞不足以當眷注居啟沃之任竝有今日詹事他日輔臣之語上詰曰詹事進輔臣例出何年責令對狀世揚等引罪上怒其狂妄奏擾杖之鼎臣內不自安具疏論救不許 癸未四川巡撫唐鳳儀言烏

蒙烏撒東川諸土官故與芒部爲唇齒自芒部改流諸部內懷不安以是反者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分設懷德等四長官司雖自詭禽賊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存隴後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夷情則不假兵

而禍源自塞川貴巡按戴金陳講等奏如鳳儀言金又以首惡如母響祖保等宜勦誅以折其驕氣始下撫處之令許生獻沙保等待阿濟以不死然後復隴勝故職或降爲知州其長官或因或革或分隸庶幾縱得宜恩

威竝著章下所司仍敕四川貴州填巡官宣諭諸土官或有定亂長策仍詳議以聞政異事見明史土司傳謂年十二月其改流官復爲土官在九年四月今分書之 是月戶部尙書鄒文盛致仕以戶部侍郎梁材陞任代之 初胡世甯之論救

陳九疇也欲棄哈密不守言巴爾濟久歸土爾番即還故土亦其臣屬其他族裔無可繼者回回一種逃附肅州已久不可驅之出關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縱得忠順嫡派界之金印助之兵食誰與爲守不過一二年復

爲所奪益彼富強辱我皇命徒使再得城印爲後日要挾之地乞聖明熟籌如先朝和蘭交睦故事置哈密勿問如其不侵擾則許之通貢否則閉關絕之庶不以外番疲中國詹事霍韜力駁其非至是世甯改掌兵部上

言番酋變詐多端方許之朝貢而寇騎已至河西幾危此間關與通貢利害較然今瓊等既言寇薄我城堡縛我士卒聲言大舉以恐嚇天朝而又言番方懼悔宜仍許通貢何自相抵牾吾願無墮其術中弛我邊備斯可矣伊蘭本我屬番為彼掠去束身來歸事屬反正宜即撫而用之招彼攜貳益我藩籬至哈密三立三絕今其王已為番酋所困民盡流亡借使更立他族彼強則入寇弱則從番難保為不侵不叛之臣臣謂立之無益適令番酋挾為奸利耳乞賜瓊璽書令詰莽蘇爾入寇狀如果事出衛拉特則縛其人以自贖否則羈其使臣發兵往討庶威信並行寇知斂戢更敕瓊為國忠謀無狃于通番入貢當以足食固圍為長久計封疆幸甚上善其言會王瓊再請通貢張璠等主其議自是番酋通貢如故而哈密存亡遂寔不問河西稍獲休息而莽爾蘇狃驚愈甚

八年春正月己亥振山西旱災詔發太倉銀給之

政異明史本紀書正月己亥振山西旱災明史稿振山西旱災

大旱八年山西及臨洮鞏昌俱旱是山陝俱旱也實錄則云振陝西旱災五年志嘉靖七年陝西西歲饑發太倉銀十萬振此則正月之振乃山西恐實錄本有誤字今仍據明史及史稿惟史稿誤己亥為乙亥乙亥乃二月干支非正月也今仍據明史 乙巳陞林富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巡撫兩廣提督軍務時守仁請疾奏甫至上

以其不俟命責令具狀未幾守仁赴至京師桂萼令所司匿不舉報遂劾守仁擅離職役及處置思田入案思

威倒置竝詆守仁前奏江西軍功冒濫乃下廷臣議其功罪以聞 政異此據黃綰行狀增入蓋桂萼之劾即在此時踰月乃會議入奏也今分書之

庚戌大祀南郊 戊午以災異數見敕諭羣臣修省先是去年十二月長星見光芒數丈本年立春之日長星

復見白氣互天加以各省災傷迭奏大學士楊一清等條弭災急務數事以上上嘉納之尋有是敕 是月兵

部尚書胡世甯致仕世甯居兵部甫三月求去上不許免朝參世甯又上備邊三事固稱疾篤至是凡三請乃

許之世甯初以議禮與張璠桂萼合二人德之欲援以自助世甯不肯附會論事多牴牾泊萼主吏部世甯言

今天變人窮盜賊滋起咎在吏戶兵三部不得人而兵部尤重請避賢路又以哈密語侵璠諸大臣多忌之

而上始終恩禮不替賜敕乘傳給廩夫如制歸數月復起南京兵部尚書固辭不拜踰年秋卒贈少保諡端敏

二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萼素與張璠比後皆用事積不相下及同居

政府遂致相失 甲戌詔停新建伯王守仁世襲並卹典皆不行方桂萼之劾守仁也上曰守仁擅離重任非大臣事君之道況其事功學術亦多可議于是萼會廷臣議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沿訛悖謬彌甚但討捕牽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上從之遂有是詔至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予伯爵世襲諡文成 丁丑振湖廣災時湖廣襄陽府大饑巡按御史張祿繪饑民圖以獻詞甚慘切時已有旨留顯陵工銀及貴州折兌銀備振上覽祿奏復命部臣再申前旨下所司多方處分有奉行不力及作弊者悉論如法 甲申以經春久旱上親禱雨于南郊乙酉禱于社稷 丙戌十三道御史穆相等以災異陳八事其二事一請宥謫降諸臣一請清宮禁謂後宮女謁太多陰氣閉鬱亦足以致災異宜如貞觀故事大出宮女上以其事關君德留中自裁其六事爲理財用停興作禁投獻均糧役平獄情清驛傳下所司議行 是月改方獻夫爲吏部尙書代桂萼也改李承勛仍爲兵部尙書代胡世甯也以副都御史熊浹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三月丙申葬悼靈皇后 戊戌巡撫河南潘瓊奏河南大饑近發帑銀五萬兩尙不足振詔盡發河南司府倉庫錢穀不足則移山東臨清廣積二倉米二萬石益之 庚子廣東按察僉事林希元條上荒政略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振米次貧之民便振錢稍貧之民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旣死貧民亟埋葬遺棄貧民急收養輕重囚繫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振借牛種以通融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其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各參酌古法體恤民情上以其疏切于救民令有司酌量行之 癸卯調國子祭酒陸深外任先是上御經筵深進講孟子講罷奏講章爲內閣所改時鴻臚方贊行禮上不悉聞命之退深上疏請罪上始知之曰此舊規也汝有所見當別疏具聞至是深言經筵講章必送內閣裁定是其意盡出閣臣而講官不過口宣之耳此于大義深有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相遠請容臣等各陳所見因以觀臣等之淺深更請自訓詁衍釋之外

凡天下政事典章得依經比義條列陳奏以仰裨聖學上以深欺罔下吏部參究乃以深不敬當罪詔降一級遂謫福建延平府同知 甲寅賜羅洪先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以禮部侍郎李時爲本部尙書 都

御史伍文定罷先是文定還朝仍掌院事會四川巡按御史戴金復上言叛酋芒部稱亂之初勢尙可撫而文

定決意進兵一無顧惜飛芻輓粟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尙不肯已又極論土酋阿濟等罪軍民訛言幾復生

變臣愚以爲文定可罪也尙書方獻夫李承勛因誑文定好大喜功傷財動眾上怒勒令致仕文定忠義自許

遇事敢爲不與時俯仰芒部之役憤小醜數亂欲爲國伸威爲議者旁撓廟堂專務姑息以故功不克就既歸

踰年七月卒天啟初追諡忠襄 夏四月己巳大學士楊一清等考選翰林院庶吉士得胡經等二十人先是

廷試授職閣臣桂萼請自一甲三人外停選庶吉士一清及吏部尙書方獻夫言館閣爲儲才之地于諸進士

選俊異者培養其間以備任使祖宗之法誠至善也頃考選僅取唐順之等三人臣等以爲少復增取胡經等

二十人疏其名上卽請命官教習萼不敢執一清等傷請侍讀侍講修撰各增爲三員編修檢討各增爲六員

從之竝著爲令 庚辰追贈江西安仁縣陣亡醫學訓科倪洌竝錄其子命有司歲時祀之初正德間桃源賊

寇安仁洌挽弓捍敵連發七矢中七賊賊敗去復擁眾來攻洌身當一面身被九鎗尋死至是有司始以狀聞

故有是命 是月命兵部尙書李承勛兼提督團營初伍文定既罷廷推兵部侍郎王廷相黃衷因言今方裁

革冗員團營似不必專官乃援正德初許進以兵侍兼督團營事上是之乃以命承勛 五月己酉令兩京文

職四品以上翰林院五品及在外三品以上官各舉堪任知府者一人翰詹科道及在外五品以上各舉堪任

知州知縣者一人所舉不拘進士凡舉監吏員皆令一體保薦 乙卯免直隸順天等五府被災州縣稅糧

是月刑部尙書高友璣致仕以南京刑部尙書周倫代之 致異友璣致仕據年表在四月蓋以治郭勛獻忤旨也今類書之 六月戊辰大學

士桂萼進輿地圖凡十有七各有紀敘得旨留覽 己巳陝西三邊總制王瓊奏小王子等擁兵十萬謀入套

乞調大同遊兵三千應援延綏等處而大同填巡官亦奏北寇臨邊恐乘虛突入顧此失彼兵部議東西二邊一時告急敵張虛聲而令官軍東西奔命是自困也宜留大同遊兵于本鎮若延綏有警聽總制調度三邊士

馬策應宣大兩鎮有警責令填巡互相救援萬一寇勢孔亟然後大同延綏分道應援不可拘以當法從之

是月致仕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廷和卒後一日上問尚書李時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

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上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然終以議禮故銜之故贈恤不行隆慶初復官

贈太保諡文忠致異廷和之卒贈恤不行故實錄不具秋七月甲午下刑部郎中魏應召于獄右都御史熊

浹坐免時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弑之其鄰

亦爲柱訟寃至是應召復按實如福姊言具有左驗乃改坐福于是東廠奏法司妄出入人罪上怒遂下應召

獄浹管院事執奏如初上愈怒褫浹職給事中陸粲劉希簡爭之上大怒竝下二人獄侍郎許讚等遂抵柱死

應召及鄰人皆遣戍杖福姊百人以爲寃時上方疾孝武兩后家柱乃武宗后家夏氏僕故上必欲殺之云

乙未兵科給事中孫應奎上疏劾大學士楊一清遂及張璫桂萼且言萼以梟雄之資鷹鷂之性作威福而沮

抑氣節援黨與而脅制言官私其親故政以賄成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請陛下鑒別而去留之于是一清求

去益力且言今日持論者尙紛更臣獨王安靜尙刻覈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上復優詔答之

自是一清與璫萼皆不安于位而攻璫萼者四起 癸丑禮科給事中王準劾張璫所舉通州參將陳璠桂萼

所舉御醫李夢鶴皆私人宜罷斥仍戒璫萼勿私偏比以息人言行人司副岳倫相繼論劾上命所司查奏先

是萼乞休不允至是璫復稱疾上皆慰留之 八月乙丑提督兩廣林富上言邇者詔下廣東采珠聞祖宗時

率數十年而一采未有隔兩年一采如今日者也蓋珠之爲物一采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始老

故禁私采數采所以生養之也自天順年間采後至宏治十二年方采珠已老故得之頗多正德九年又采珠

已半老故得之稍多至嘉靖五年又采珠尙嫩小故得之甚少今去前采僅二年珠尙未生恐少亦不可得矣

五年之役病死溺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

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奄宦用事傳奉采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

少監未久旋復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宜有皆不納致異

事見明史食貨志證之實錄在八月乙丑今據書之惟五年采珠據實錄得珠八千八百餘兩而志中作八十兩相去遠甚按志言宏治十二年獲珠七萬八千兩此珠老最多之數也其後隆慶六年廣東采珠八千兩萬恩間廣東采珠五千一百餘兩是千餘兩之數亦中數耳志言五年采珠僅得八十餘兩恐十字仍係千字之誤也今據明史食貨志書之附識其異于此

勅璉芻引用私人上已心動顧雖厭芻而眷璉不衰温旨慰諭于是同官工科給事中陸燾不勝其憤上疏曰

璉專權招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璉很復自用執拗多私芻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蝮蛇

猛獸犯者必死臣姑舉數端言之芻受尙書王瓊賂鉅萬連章力薦璉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

氏養子芻納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襲封爵芻所厚醫官李夢鶴偶託進書實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開便戶往

來常與芻家人吳從周等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選郎交通鬻爵時望既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

又輔臣鄉里親戚也銓司要地盡布私人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勝數如致仕尙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

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尙樸由知府期月遂得清

卿禮部員外郎張敬假律麻而結知御史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芻姻黨相與朋比爲奸者也禮部尙書

李時柔相逢猾狡多智南京禮部尙書黃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論德彭澤黃緣改秩躐玷清華皆陰厚于

璉而陽附于芻者也璉等威權既盛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凶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爲社稷

患疏入上大感悟罷璉芻列其罪狀而以燾準職司糾彈不早發詔與芻所私李夢鶴等俱下法司逮問尋命

璉馳驛去 壬午上親祀山川諸神先是上諭禮部太祖高皇帝初定祭祀之條稽之皇明祖訓山川諸神之

祭皆無遺代之者後以出入不便命官行禮今災變多端宜禱于神以祈轉化是年秋祭山川諸神朕欲親往

令禮官具儀以聞是日車駕出郊祭山川壇禮畢還宮竝下所司著之令典 是月以工部侍郎章拯爲本部

尙書南京兵部尙書王憲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張璉桂芻之罷政也其黨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矣

遂上疏謂言官陸燾等受楊一清指使臣與璉芻皆以議禮進二臣去臣不得獨留竝及一清受張永蕭敬賄

一清再疏辨乞罷上慰留之而是時璉已行抵天津九月癸巳遣行人周禪齎手敕召璉還于是楊一清復上

疏乞骸骨仍慰留之 乙未工科給事中劉希簡言張璫桂萼之去言官論劾實出自上裁而霍韜乃肆為欺

讓之詞謂出自大學士楊一清鼓噪言官攻擊璫萼夫輔臣去留係國家大事豈言官為人所使可以擊去之

邪孔子謂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偽而辨韜乃少正卯之流也願陛下戒韜以人臣之理毋得鼓煽私說以惑亂

聰明疏入上怒命錦衣衛逮送鎮撫司 辛丑謫行人司副岳倫為山東主簿給事中王準為雲南典史工科

給事中陸粲為貴州驛丞 三編實按明史孫應奎嘉靖十一年太計天下總官王準調高典史應奎言

乃謫應奎高平縣丞是謂準以大計論典史不以劾璫萼也然攻陸粲王準合傳云璫萼罷準亦下吏謫富民

典史稱遷知縣汪鉉希璫指以攻察罷之則準實以劾璫萼論官至十一年又以大計論黜孫應奎傳誤合為

一尋耳按實錄亦系降王準典史于是月 癸卯霍韜疏乞給假省母不許時法司治萼私人獄猶未解韜揣

正勅璫萼後事實實之語是也今據書之 上意已變獄可反乃復攻一清竝誣法司承一清指羅織成萼罪上責刑部尚書周倫不能從公審斷改令三

法司會同錦衣衛鎮撫司稟議乙巳改倫為南京刑部尚書以刑部侍郎許讚為本部尚書越五日讚等議上

如韜言請罷一清令致仕上令一清自陳張璫再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實以堅上意俾速去癸丑

一清復上疏致仕許之尋法司論李夢鶴等假託行私與萼無異詔削夢鶴籍吳從周等論罪萼復散官仍令

致仕 乙卯奪科道劉世揚等四十九人俸各三月上以楊一清有罪科道會無一人言之非附則畏令俱從

實陳狀乃從輕薄責 是月免兩畿河南被災稅糧振江西湖廣饑 先是北寇以數萬騎犯甯夏已又犯靈

州總制王瓊督遊擊梁震等擊之邀斬七十餘人是秋瓊集諸道精卒三萬按行塞下寇聞風遠遁耀兵而還

初南京給事中邱九仞劾瓊上慰留之及璫萼罷政諸劾璫萼黨者咸首瓊乃令致仕及璫等復用上乃寢前

詔賜敕慰留會番大掠臨洮瓊集兵討籠板爾諸族焚其巢斬首三百六十降七十餘族錄功加太子少保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上疏言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

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變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
納陸粲言命張璫桂萼致仕尋以璫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藉藉陛下莫之恤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
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排眾議任獨見而不以為

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乃為公耳今陛下以聰議禮有功不察其人
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為公禮夫禮為至公乃可萬世不易設
近于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為至當而欲子孫世守之乎則莫若于諸臣之進退一
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
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偉與如徒加以三公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怒
亦非聰等福也上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上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諭成福建鎮海

衛 政異据原疏言萬世之後稱為世宗用賈誼治安策語耳沈氏野獲編乃謂經邦政于人生生前輒擬論號
衛與曹魏大臣預尊明帝為烈祖同貽千古笑柄蓋誤會經邦奏詞而不知其泛論也然謂世宗二字已默契
聖衷則世宗他年之罷世庶此似其張
本也見後五十六卷嘉靖十五年下 己已詔除外戚世封先是安昌伯錢維圻卒其度兄維垣請嗣爵下

吏部議至是尙書方獻夫等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以證上善其言詔自今外戚封爵者第終
其身毋得請襲自是外戚永絕世封著為令 是月復以旱蝗免順天永平等府及陝西臨鞏等府夏稅及山

東秋糧 禮部彙上四方災異因言今歲蠲振比之他歲尤多伏願密察于天人之際考其感召之由以博大
為心寬平為政審于聽言慎于用人振貧窮恤刑獄一政令守成憲敕諭臣工毋嫉忌以傷國體毋苛刻以損

元氣崇廉讓之節敦長厚之風共求所以弭災之策而次第行之上納其言因戒詔臣各宜體國奉公痛加懲
艾以消天變 初王守仁既平思田議設流官又議移南丹衛於八寨改思恩府城於荒田改設鳳化縣治於

三里添設流官縣於思龍增築五鎮城堡于五屯及侍郎林富繼之又言田州界居南甯泗城交通雲貴交阻
為備非一不宜改設流官南丹衛設在賓州既不足以遙制八寨遷八寨又不得以還護賓州為今日計獨上

林之三里守仁所議設縣者可遷南丹衛於此夫設縣則割賓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顧彼而失此也遷衛則扼
八寨之吭以還護賓州是一舉而兩得也然不宜屬田州而仍屬南甯為便其議與守仁頗有異同詔從其言

十一月丙申河南道御史劉安上疏言治可以緩圖而不可以急效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指摘臣下或
既出而復返或方信而忽疑以致大小臣工救過不暇若有不安其位者夫安其位乃可以行其志位既不安

孰能爲陛下建長久之計進治安之策哉疏入上以安要名賣直煩瀆奏擾下錦衣衛杖鞫兵科給事中胡堯時論救上怒其回護竝下錦衣衛逮問尋謫安爲江西典史堯時湖廣主簿 庚子召桂萼復入閣時史館儒

士蔡圻窺上意必復用萼因疏訟萼功請召還乃賜手敕以內閣乏人令照舊供職竝令撫按官催趣上道萼未至國子生錢潮等復請趣萼上怒曰大臣進退么麼敢與聞邪遂追論圻竝下吏

四月至京三編統系之召萼下圻等下獄蓋在萼未至前也今彙書之 給事中劉世揚等以災異上陳八事一曰養和德以培治本二曰消嫌

疑以廣忠蓋三曰久大任以責治效四曰廣起用以資久任五曰褒廉介以勵風俗六曰戒奔競以養氣節七曰重巡按以安地方八曰復言路以重朝廷其褒廉介一事言故南京戶部尙書林泮大學士石瑤俱有清節未能得諡而故工部尙書李鑑以國之盜臣身後遺金貨緣遂得賜諡乞或追諡以一行或削諡以儆貪上怒

其徇私欺妄謂石瑤有諡已久乃言無諡李鑑貨緣得諡何以不早舉奏乃謫世揚爲江西布政司 甲辰免浙江杭州等府被災稅糧仍敕守巡等官開倉振之 戊申上躬禱雪于南郊己酉祈于社稷是日雨雪丁巳上親詣郊壇告謝百官表賀 十二月辛未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憲罷先是寇犯大同朔州邊臣告急兵部議

仿先朝許進劉大夏故事特遣素諳邊務大臣一人赴宣大及偏頭關等處提督軍務假以便宜事畢還京于是李承勛等會推憲憲稱病不欲行眾固推之憲拒益力給事中夏言語憲曰都御史宜慨然奉命一行萬一事急卽本兵亦宜請行承勛應曰然憲竟不從言及御史趙廷瑞劾憲臨事避難非大臣體上怒乃罷憲冠帶

閒住已廷議更推兵部侍郎王廷相刑部侍郎汪鉉會邊事稍甯報罷 丙子免山西太原平陽等府及南直隸鳳陽揚州等府被災秋糧 乙酉詔發預備倉振眞定等府饑

明通鑑卷五十五

紀五十五 起上章攝提格盡元默執徐凡三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九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南郊 丙午始作先蠶壇于北郊從吏科都給事中夏言議也初言奉詔查勘順

天田請改後宮附郭莊田爲親蠶厥公桑園上是其言下廷臣議未及舉行至是言復奏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偏廢請勅禮官會議興作上令廷臣考求古制于大學士張璠等請于安定門外建先蠶壇詹事霍韜以道遠爭之戶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水源不通無浴蠶所皇城內西苑中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在苑中宋亦在宮中宜仿行之上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禮部尙書李時等言大明門至安定門道路遙遠請鳳輦由東華元武二門因條上四事一治繭之禮二壇壝之向三採桑之器四掌壇之官上從其議命自元武門出內使陳儀衛軍一萬人五千圍壇所五千護于道餘如議

致異明史本紀據實錄系之正月蓋據廷議及下詔之月日也三月丁巳皇后親蠶于北郊是

以正月議禮三月行之而通紀從信錄諸書皆系之二月非今據明史分書之

丙辰兵部尙書李承勛言耕藉親蠶之事三代以下非無行之而草

率文具不足稱述惟漢文帝二年詔開藉田賜天下民田租之半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陛下取以爲法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爲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卽思曰得無有製錦繡作淫巧以害女紅者乎見器用車騎之類卽思曰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事者乎享玉食之費卽思曰凶年饑歲得毋有因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有司以成獄上讞者卽思曰得無有刑罰過于德化使赤子無所措手足乎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者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藉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旁皆可植桑宜飭有司田地荒蕪者召人承租而寬其租賦逃移失所者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益于農桑者無一不舉有妨于農桑者無一不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教化隆而刑罰措矣上嘉納之下所司議行 丁巳振山西饑是月諭禮部曰天地至尊次則宗廟次則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禮官之失也宜改從皇祖舊制太社以句龍配太稷以后稷配乃以更正社稷壇配位禮告太廟及社稷遂藏二配位于寢廡更定行八拜禮其壇在西苑幽風亭之西始名曰西苑土穀壇明年上以土穀亦社稷之常稱無以別于太社太稷乃采帝藉之義改爲帝社帝稷以上戊明日祭後改次戊若次戊在望後則仍用上已春告秋報爲定制 二月戊辰上祭社稷畢出郊祭先農親耕藉田 乙亥振京師饑時畿府旱災流民皆入京師求食道殣相望乃詔都察院分別收養振粥俟春和丁壯遣歸老疾仍留之御史傅漢臣請敕有司奉行察不以時者逮之 丁丑禁官民服

舍器用踰禁從都御史汪鉉之請也 是月命大學士張璉會給事中夏言議郊祀禮初上既定明倫大典益

覃思制作凡郊廟百神皆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乃問璉曰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于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

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況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璉對言國初遵古禮

分祭天地後又合祀說者謂大祀殿下壇上屋屋即明堂壇即圜丘列聖相承亦孔子從周之意上復論璉曰

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爲即圜丘實無謂也朕意南北分郊庶俾古制又論

祀日月禮論璉曰日月照臨其功甚大歲一從祀義所不安當竝建東西郊與南北郊而四壇以祖制既定不

敢決上銳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問閣臣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禮部尙書李時時請少

需月日博選儒臣議復古制上復卜之太祖不吉議且寢會言請舉親蠶禮上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

蠶北郊適與所論郊祀相表裏因命璉會言陳議言乃上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竝配諸壇之從

祀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郊祀之文及漢宋諸儒匡衡劉安世

朱熹等之定論以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言疏入未下禮科給事中王

汝梅等上書極詆言說非是上切責之乃敕諭禮部會廷臣各陳所見限十日內以聞己又摘舉汝梅等原疏

以召諸中郊用二牛謂明言合祭天地不知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

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褻慢已甚又或謂郊爲祀天社稷爲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神猶言

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親地之說非謂祭社即方澤祭

地也于是始下言疏稱其慎重國典令禮部一併議行故世宗切責之語謂言以前月二十九日以大祀更議

之說來上今已過月朕所以未下其奏于所司者欲俟祭祀畢降敕施行乃本月初五日王汝梅等遽詆其非

此必有使之言者藉以窺測朕意耳據此則汝梅等預見言奏稿而詆之實則言奏尚未下也今據實錄書之
三月丙申張璉錄上郊祀考議一冊請自上裁上竝下之禮部令取太祖存心錄及祭祀禮儀書仍遵前旨
會議以聞時詹事霍韜深非郊議且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莽賊僞書不足引據上覽奏大不悅于是夏言復

奏周禮一書于祭祀爲詳大宗伯以祀天神則有禮祀實柴燔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蕤沈醢辜之禮大司樂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日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議者既以大社爲祭地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爲不可也合祭之說實自莽始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資之費每傾府藏故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但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無二道也周禮一書朱子以爲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深切何可誣以莽之僞爲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實自莽始莽既僞爲是書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耶疏入上嘉其發明古典下之禮部令折衷羣議以聞 庚子下霍韜于都察院獄韜素護前見夏言奏辨上眷方深不敢復瀆乃貽言書痛詆之復錄其草送法司于是言復上疏言韜爲國近臣同在議禮之列既有定見自當明目張膽再三執奏何必貽臣私書又以書送三法司其意何居上大怒令法司從重治罪韜從獄中上疏哀祈張璠復兩疏申救皆不許 辛丑禮部集上羣臣所議郊禮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鉉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璠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尙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爲非者尙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祇奉敕諭折衷眾論分祀之義合于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禮屋祭曰帝夫既稱昊天上帝則當屋祭宜仍于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爲地壇專祀皇地祇既無創建之勞行禮亦便上復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于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襲已久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已而命戶禮工三部偕言等詣南郊相擇南天門外有自然之丘僉謂舊邱地位偏東不宜襲用禮臣欲于具服殿少南爲圓丘言復奏曰圓丘配天宜卽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卽

清闕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亦宜有所區別乞于具服殿稍南爲大祀殿而圓丘更移于前體勢峻極可與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郊分南北制遂定初南郊之祭建文元年改奉太祖配洪熙改元以太祖太宗竝配至是言復上疏曰太祖太宗竝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當之時禮臣集議以爲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上乃降敕論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穀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張璠等言二祖分配于義未協且錄仁宗所降敕論竝當日告唐文以進上復命集議于東閣皆以爲太廟之祀列聖昭穆相向無嫌竝列況太祖太宗功德隆圓丘大祀殿所祀均之爲天則配天之祖不宜闕一臣等竊議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竝配上終以竝配非禮諭閣臣講求璠等復言古者郊與明堂異地故可分配今圓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禮行于報而太宗不與孟春禮行于祈而太祖不與心實有所不安上復報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郊天之祀止當以高皇帝配文皇功德並隆但開天立極太祖肇之如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不聞當時爭辨功德也因命寢其議已而言復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致唐宋變古乃有二祖竝侑三帝竝配之事望斷自宸衷依前敕旨報曰禮臣前引太廟不嫌一堂夫祀帝與享先不同此說無當仍令申議于是禮臣復上議言大祀殿乃太祖所創若不得侑享其中恐太宗未安請祀南北郊以太祖獨配大祀殿仍二祖竝配如故遂依擬行

攷異諸書及三編均系議郊禮于五月明史本紀書五月己亥更建四郊攝

莫先圓丘而方丘及東西二壇次之先蠶壇又次之是與工實始于五月而四郊之議悉定于本年之春今所錄次悉據實錄月日實書之

乙卯延綏大饑命戶部發帑銀三萬兩于山西保德汾州等處糶米振之從巡撫都御史蕭淮之請也

丁巳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禮畢

皇后親詣采桑壇公主及內外命婦從之賜宴畢還宮踰月蠶事告成復行治繭禮 夏四月乙丑革鎮雄府流官知府復授芒部土裔隴勝爲通判署鎮雄府事令三年後果能率職奉貢准復知府舊銜兵部議覆巡撫唐鳳儀之請也

鳳儀請復芒部見前卷八年 丙寅奪前大學士楊一清職初一清與故太監張永善至是張璠等憾一清

不已乃構朱繼宗之獄坐一清受永弟容金錢爲永志墓又爲容請世襲指揮詔革容職而貴一清勿問已而給事中趙廷瑞等復希聰指劾之遂有是命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卒遺疏言身被汗蠟死不瞑目上聞而悼之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晚爲瓊夢所軋不獲以恩禮終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諡文襄

平于是年九月而謫之實錄亦在九月然實錄所記亦據奏報之年月若明曰言行錄以爲明年則誤也今仍據三編連奪職終書之

又據朱繼宗張永家人也諡之實錄生宗許奏永勤事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兩以其牛餽一清轉匿容等官職下法司推鞠得永存日餽一清生

日賀金百兩及容求志墓折儀銀二百兩

並無餽宸濠金事此繼宗獄之本末也

丙戌戶部以延綏饑甚先後奏請發帑銀十五萬兩及延安等處倉糧振之

南京御史鄧文憲言近者郊祀親蠶之議給事中夏言未必是而詹事霍韜未必非陛下賞言而罪韜是獎諛而惡直也疏入上以文憲附和謫降邊方祿職

是月桂萼行至徐州以疾辭不許遂至京師仍入閣辦事

五月己亥更建四郊時郊分南北制已定而閣部諸臣僉以日月從祭本非朝日夕月之舊制乃奏定仍依春秋分分祭日月而建朝日壇于朝陽門外西向夕月壇于阜城門外東向朝日無從祀夕月以五

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一壇南向耐焉制曰可于是工部尙書章拯等奏興工次第請先圍圻次方圻次東

西二壇次先蠶壇從之

亥異五月己亥明史稿作壬寅明史據實錄改今從之

己酉擢夏言爲都察院僉都御史固辭不拜時言以議郊祀蒙上眷令監壇工會延綏饑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上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

爵請言出如圭爲己地至比之張綵上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更許爵且辭新命上乃止仍賜言四品服

俸是月吏部尙書方獻夫引疾求退先是羽林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桂萼及兵部尙書李承勛等

子是獻夫言國家進退人才糾劾庶僚付之部院科道祖宗以來無敢出位妄言者且五品以下司屬例不糾

劾永昌又武弁非有言責乃假以建言陰圖報怨紊亂朝綱請下法司逮問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傷善類上不悅獻夫因以疾請詔慰留之

六月癸亥立曲阜孔顏孟三氏學從巡撫都御史劉節之請也取孔氏生員儒士爲塾師凡三氏子弟立十六塾八易以上皆就塾十五以上提學官試其學業有成者送入三氏學仍立爲廩增附生員名目其廩增人數皆依州學例各三十名

壬申以眞定府等處大旱命太常寺官持香帛禱于

北嶽之神是日雨沾足守臣以聞時上好言祥瑞河南四川等處皆獻瑞麥令薦之奉先等殿尙書李時請表賀不許再請許之大學士張璠因作嘉禾頌以獻 初河道侍郎潘希曾築單豐沛三縣長隄次第告成是夏

五月改異補河渠志三孫家渡河隄成踰月河決曹縣一自胡村寺東南南至賈家壩入古黃河由丁家道口

至小浮橋入運河一自胡村寺東北分二支一東南經虞城至碭山合古黃河出徐州一東北經單縣長隄抵

魚臺漫爲坡水傍穀亭入運河單豐沛三縣長隄障之不爲害希曾言黃由歸德至徐入漕故道也永樂間濬

開封支河達魚臺入漕以濟淺自弘治時黃河改由單豐出沛之飛雲橋而歸德故道始塞魚臺支河亦塞今

全河復其故道則患害已遠支流達於魚臺則淺澗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也上悅下所司知之乃召希

曾還京以戴時宗爲僉都御史代之自是豐沛漸無患而魚臺數溢 秋七月戊子下兵部主事趙時春于獄

時春見上方以災異修省而希旨者詭言祥瑞廷臣相率稱賀乃上疏曰陛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而大小臣

工率以浮詞面諛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汪鉉繼進甘露今副都御史徐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

指揮張楫進嘉禾鉉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花禮臣李時再請表賀仲斌等不足道而鉉瓚東皆職司風紀時典

掌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此小臣所以撫膺流涕而不能已于言也若不嚴加禁遏誠恐此風漸長上下

相蒙甚非國家之福疏入上責其妄言謂時春既責大臣科道不言彼必有讜言善策令條具以聞時春惶恐

引咎未對論趣之于是時春復上言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所自

出勿以逆心之事爲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號令無信一人之言必參之公論毋徇一時之近必稽

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享安靜之福矣曰廣延訪宜仿古

人輪對及我朝宣召之制使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敷納殿陛問羣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曰厲廉恥大臣宜待

以禮取大節略小過臺諫言是者用之非者寬容之庶臣下自愛不敢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

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宜沛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禮成除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陣而逃者裨將得以僂士卒大將得以僂裨將總制官得以僂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

教請復古冠昏喪祭之禮絕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敢有假引符籙依托經懺幻化黃白飛昇遐景以干
冒寵祿者卽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上覽之愈怒遂下獄掠治黜爲民 丙午給事中孫應奎劾尙書
方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澤上不聽而論獻夫勿辯光等視事如故越日給事中夏言亦劾
獻夫壞選法從張璉所惡浙江參政黃卿于陝西而用璉所愛之黨以平代之復以邪回之彭澤踰等躡遷太
常及他所私昵皆有交通賄賂迹上乃令卿等還故官于是獻夫及璉皆疏辨上重違二人意復令卿等如前
擬 是月桂萼翟鑾皆稱病給事中趙漢請救致仕竝及張璉上以大臣進退非所預聞令奪漢俸一月 八
月甲子免應天太平安慶池州等府被災稅糧 乙丑給事中薛甲上言四事其二正習俗以明體統大略謂
先朝權臣竊柄正氣銷亡至于今日遂成傾危之習如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張濶以軍餘劾助臣下凌上替
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訐章下吏部獻夫請從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講張
亂政竝飭兩京給事御史及天下撫院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當是時上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僞得獻
夫議不憚報罷于是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璉獻夫
耳漢已蒙詰謹言應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爲毛舉細故而頌大臣不已助臣貪縱亦不欲人言卽指
張濶所劾事 必使大臣橫行羣臣緘口萬一有逆人廁其間奈何奏入上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明上惡
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吏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上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 壬午免江西被災
稅糧 甲申命撤故少保姚廣孝配享太廟先是上諭輔臣曰廖道南嘗言姚廣孝不宜配享太廟夫廣孝在
我皇祖太宗時建功立事配享已久不宜遽更但廣孝係釋氏之徒使同諸功臣竝食于德祖太祖之側恐猶
未安合禮部詳議至是尙書李時及閣臣張璉桂萼等議以廣孝功業加以厚秩賜以顯爵亦足酬其勞矣若
削髮披緇沾榮俎豆則非所宜宜如聖諭卽行撤去移祀于大興隆寺每歲春秋致祭上從之仍命告于皇祖
太宗以行 九月辛卯都御史汪鉉言西北沿邊如甘肅甯夏延綏大同宣府等鎮每鎮官軍不下六七萬人
又設墩臺城堡守禦之計似無不周然每當寇入官軍損傷動以千計其故何也蓋墩臺初無遏截之兵徒爲

瞻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備所執兵器不能及遠往往覆敗臣前所進備郡機銃小如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每墩一銃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斤以上遠可五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堡三銃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維遠近相應足以收不戰之功然後按一鎮之軍士覈其墩堡守禦之數十用其一已有餘裕分撥指揮千百戶等官管領仍行巡按御史巡視稽考餘軍悉以屯田仍十取其一更番操備于鎮城則不必調客兵而常額之士且十可九耕不必出內帑開鹽利而屯田之入歲可數十萬疏入上嘉其籌邊之善命戶兵二部議行之 壬辰給事中高金請黜真人邵元節元節封真人見五年略言陛下革姚廣孝之配享以其爲釋氏之徒也大聖人之崇正黜邪如此豈意有所謂真人邵元節者誤蒙殊恩以爲聖治累邪夫元節一道家流耳因真人李元晟之請而波及之縱使二人有陰翊皇度之功酬之金帛足矣豈可既贈其師而賜之祭葬復榮其身而使之衣紫腰玉乎臣以爲廣孝不可配享于太廟則二人亦不可爵祿于聖朝疏入上怒令錦衣衛逮問元節令安心供修本教 詔裁革雲南填守太監從巡按御史毛鳳韶之請也鳳韶言填守中官本非洪武永樂舊制擾害地方日甚一日近陛下明見萬里取回太監社唐番民歡頌有如更生更乞悉追復祖宗舊制將續差太監停止以甦邊徼之民疏下兵部議覆雲南自古羈縻之地本係以夷治夷近年用兵軍民受害省宿節用正爲今日之急務宜如御史議革之便從之 乙未免南畿被災秋糧 是月方獻夫致仕獻夫累被劾不自得兩疏引疾報許之然猶虛吏部尙書位以待云 冬十月丁巳朔禮部奏宮中應行事宜及講文訓儀注初上諭翰林院撮諸書闕文教者撰爲詩言進呈以備宮中誦咏又命將仁孝文皇后內訓及聖母章聖皇太后所撰女訓通行翰林院講讀官每月撰成直解各三章仍引經傳及高皇后傳內事實互證事取簡明以便女官記誦因定每月逢六之期女官進講三次皇后率妃夫人于坤甯宮聽講並具儀注上之報可 辛未上以更定郊制命大學士張璠會禮部尙書李時等纂輯成書璠議錄禮文規制及詔書不必雜以臣下之奏上謂此事廷議再三不書臣下議論無以示將來乃定編爲三冊首載神位禮器壇制祝詞樂舞儀注之類二三兩冊則備書年月日敕諭及大小官員章奏以張璠爲正總裁官又陞夏言爲翰林院侍講學

士為纂修官之首 更製圓丘壇成上親視于文華殿召閣臣張璉同視尋敕禮部上大祀圓丘儀注即以本年冬至舉行定名圓邱壇殿曰皇穹宇又手敕璉等北郊及東西郊以次告成皆及明年夏致祭之期 是月陞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為兵部尚書提督團營仍管院事 十一月癸巳上因更定祀典命儒臣纂輯成書乃論大學士張璉以次裁定纂入書中璉因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哲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今三人配享廟庭紇及諸父從祀兩廡放異祀禮殿西非從祀此誤也原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哲孔鯉配之上以為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以為不可改上怒謫階官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館張璉因作正孔子廟祀典或問奏之上以為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御史黎貫等言太祖初正祀典天下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先師孔子如故良有深意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擬祀天之禮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雖擬諸天亦不為過自唐尊孔子為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儒皆無異詞其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元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羣言務求至當時貫疏中言莫尊于天地亦莫尊于父師陛下敬天尊親不應獨疑孔子王號為僭上因大怒疑貫借此以斥其追尊皇考之非詆為好惡下法司會訊褫其職給事中王汝梅等亦極言不宜去王號上皆斥為謬論于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為至聖人以孔子為至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意已備今宜于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遵太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為神主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至從祀之賢不可不考其得失申黨即申棖釐去其一 公伯寮秦再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眾鄭元服虔范甯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宜增入命悉如議行人辭侃議進陸九淵從祀上亦從之于時兩廡從祀凡九十一人而敕天下學官別建敕聖公祠春秋祭祀與文廟同日遂為定制

辛丑頒示天下各俱詳明史禮志而三編質實尤詳核云

三編發明曰自唐以後加孔子號為文宣王蓋亦不免史遷作世家之見張璠請更正祀典改稱至聖先師

其議頗當乃黎貫輩狂于聞見猶引祖制相爭豈知孔子以布衣為萬世師欲尊孔子固不繫王號之追崇

璠以議禮見寵恣睢政府伐異黨同為世所詬病其人固不足取若更定孔廟祀典之議史冊具在又豈可

以人廢言哉

甲辰上視牲于南郊致異自建文元年後皆以正月南郊之前一月視牲蓋太祖初制如此實錄是年禮部所

前五日視牲而九年初定分祭視牲于甲辰正祀在己酉則亦前五日或禮部所上帝自更之至十一年遂定以為例取今據書之己酉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成大赦頒詔

于天下 十二月丁巳免湖廣武昌等各府衛被災秋糧 是月工部尚書章拯致仕先是上命桂萼等覈巡

撫去留召河南巡撫蔣瑤還至是拯去遂以瑤代之

十年春正月辛卯祈穀于大祀殿奉太祖太宗竝配禮畢上心終以為未當論張璠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

祖竝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俱奉太祖配明年遂行之 甲午更定廟祀遂祀德祖初太祖定廟

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京既建廟制一如

南京及憲宗升祔則德懿熙仁四祖太祖太宗及仁宣英三宗九室已備用禮官議祀懿祖孝武繼祔復祀熙

仁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上以太祖不得正南向之位乃于九年春復行特享禮令

祠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席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更定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

以序進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丁酉上詣太廟行特享禮致異明史本紀是月甲午

據實錄甲午乃祭告之日丁酉乃特享之日證之禮官所上儀注定以正月初九日祭告謂告太祖及德祖

也是日遂遷德祖神主于祧廟奉太祖神主于殿正中擇于十二日行特享禮甲午乃是月九日丁酉十二

日致之明史禮志亦云丁酉帝詣太廟 乙巳桂萼致仕萼初銳意功名勇于任事不恤物議驟被摧抑氣為

之懾再入閣不敢復放恣居數月屢引疾上輒優旨慰留至是始得請歸卒于家 二月甲子以甘露降顯陵

祭告世庶 丁卯上親祀歷代帝王于文華殿初洪武定制每歲郊祀以歷代帝王祔祭于大祀殿上更定郊

制罷之令建歷代帝王廟于都城西歲以春秋致祭至是廟尙未成權于文華殿行之 甲戌免盧鳳淮揚四府被災秋糧 庚辰上親祀大明于朝日壇 壬午賜閣臣張璉名曰孚敬璉自以名嫌御諱屢請改之至是始更名竝字曰茂恭御書四大字賜焉成撰字敬更名在壬午明史本紀作壬申而敘 三月丙申寇犯甘肅掠莊浪甘州丁酉又犯大同 戊申罷四川填守中官是時分守四川太監閻良貪縱不法巡按御史邱道隆劾其賊罪因請罷遣內臣以恤民瘼下兵部議覆從之 是月兵部尙書李承勛卒承勛代胡世甯主兵部兼督團營時言官攻張璉桂萼黨竝及承勛承勛連章求退輒温旨留之中官出鎮者率暴橫承勛因諫官李鳳毛等言先後裁二十七人又革錦衣官五百人監局冒役數千人獨御馬監未汰復因給事中田秋奏多所裁減而請以騰驥四衛歸兵部覈其詭冒者上皆從之是春大風晝晦上憂邊事承勛言去歲冰合敵騎盡入河套延甯固原皆宜警備又言襄河西患土爾番今額布訥又深入兩寇雲擾孤危甚套寇出入竝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烏梁海逼近京師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而交阻世子流寓老搃皆足爲患惟急用人理財以固邊鄙上嘉納之承勛沈毅有大略上所信任自輔臣外惟世甯承勛有大事輕咨訪之世甯卒半歲至是承勛亦卒上深嗟悼贈少保賜諡康慈 夏四月丁巳皇后親蠶于西苑先是禮臣言去歲皇后躬行采桑已足風厲天下今先蠶壇殿工未畢宜且遣官行禮上初不可令如舊行已而以皇后出入不便命改築壇于西苑壇之東爲采桑臺臺東爲具服殿北爲蠶室左右爲廂房其後爲從室以居蠶婦設蠶官署于宮左令一員丞二員擇內臣謹恪者爲之至是遂于西苑行禮上謂親耕無賀此安得賀第行叩頭禮女樂第供宴勿前導、甲子禘于太廟初上以禘祫義詢輔臣張孚敬令與夏言議言撰禘義一篇獻之大意謂自漢以下譜牒難稽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不能盡合謹推明古禮采酌先儒精微之論宜爲虛位以祀上深然之會中尤廖道南謂朱氏爲顓頊裔請以太祖實錄爲據禘顓頊遂以道南竝言疏俱下禮部會官詳議議者皆謂稱虛位則茫昧無據尊顓頊則世遠難稽高皇帝旣正始祖之位當禘德祖爲正上意主虛位令再議而言復抗論禘德祖有四可疑且言今所定太祖爲太廟中之始祖非王者立始祖廟之始祖

上竝下其章諸臣乃請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禮臣因言大禮既歲舉大禘請三歲一行庶
疏數適宜上自爲文告皇祖定丙辛歲一行敕禮部具儀擇日至是行之 復以王時中爲兵部尙書 五月

壬子始祀皇地祇于方澤名其壇殿曰皇祇室 是月以夏春不雨命順天府祈禱竝敕羣臣修省三日 六

月丁巳雷震德勝門癸亥雷震午門諭羣臣修省三日仍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于殿陛

改異實錄作癸丑乃五月之晦又其事記于丁巳之後誤也明史五行志作癸亥三編亦據書于是年六月 閏月戊子免山東濟南等府被災稅糧 己丑詔求開國功臣常遇春李文

忠湯和鄧愈後襲封時劉基裔孫瑜已襲處州衛指揮使吏部上其名竝命起送至京 革填守浙江兩廣湖

廣福建及獨石萬全永甯填守中官時上以次裁革填守太監于是給事中張潤身劾奏填守鎮江等處太監

鄧文等及分守獨石等處田霖等凡七人遂有是命 庚寅都察院歷事監生詹啓初奏吏部侍郎徐縉徇私

納賄事上以糾察所歷衙門奸弊乃歷事監生之本職宜行都察院從公勘實以聞都察院汪鉉等具上其欺

罔狀得旨擬罪至是啓復發縉通賄事詞連員外吳道南郎中伍餘福等竝下都察院會有人投牘于大學士

張孚敬之門孚敬發之乃縉行賄于孚敬者遂封奏之上怒諭廠衛密訪會官廷鞫于是法司問成縉賄孚敬

事而以啓挾私妄訐宜竝擬罪上先入孚敬言不許降調道南餘福俱外任而貫啓勿論 丙申陝西西安等

府大旱總制尙書王瓊請發倉粟庫銀振之竝免被災州縣夏稅 乙巳彗星見于東井芒長尺餘指西南庚

戌彗掃軒轅第一星芒漸長至翼長七尺餘東北掃天罇人太微垣久之始斂 辛亥敕羣臣修省以來月二

日爲始俱青衣視事至沒而止是時彗見凡二十四日 是月前少傳大學士謝遷卒年八十有三諡文正

秋七月癸丑上以陝西旱甚益發帑金三十萬遣侍郎葉相往振之 戊午張孚敬罷詹事夏言恃上眷數以

事訐孚敬孚敬銜之未有以發會行人司正薛侃上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

行祭享列聖相承莫之或改自正德間逆瑾懷貳始悉令就封乞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

以待它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屬稿定以示太常卿彭澤澤與侃及言皆同年生而澤附孚敬知孚敬方欲
傾言因默計上方祈嗣侃所言觸上諱必與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給侃稿示爭敬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此

國家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爲期趣之上平敬乃先錄侃稟以進謂出于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上許之及侃疏上上果震怒下獄廷鞠究交通主使者拷掠備至侃獨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預都御史汪鉉欲坐言主使言拍案大罵幾欲歐之給事中孫應奎曹汴乃揖乎敬令迴避乎敬怒遂疏聞詔下言竝應奎汴于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推鞫再三侃疏實出己意澤誣以言所引皆無證上乃釋言等出乎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忮罔于是上頗不直乎敬會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賢交章劾之乃聽致仕侃黜爲民澤論成獨貴言勿問據之惟當侃延辨時孫應奎曹汴揖乎敬令避證之實錄蓋避夏言也時汪鉉欲坐言主使言大罵馬幾欲歐之故應奎等揖乎敬辛巳鄭王厚告以歐鉉將竝及乎敬也明史侃傳脫此數語上下文氣不屬今據實錄敘入乎敬致仕下

汪鉉王廷相自代不允遣行人蔡賤趣之 八月癸未上親祀夜明于夕月壇 丁酉免揚州淮安旱蝗稅糧

戊戌謫前吏部郎中夏良勝于極邊衛充軍初良勝既黜爲民乃撮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稿凡議禮諸疏具在爲讐家所發凡兩下獄三年不決至是御史秦武始具以進法司會錦衣衛論杖當贖上以爲輕特旨

謫戍遼東三萬衛踰五年卒于戍所隆慶初贈太常卿 辛丑改安陸州曰承天府先是有請建京師于安陸

者下禮部議以京師之建于典禮無據太祖發祥濠州改州爲府核之安陸事體相同宜升爲府治上乃更定

府名又設鍾祥縣爲府治 甲辰總制三邊王瓊等奏甘露降于固原上之命薦之內殿獻兩宮 乙巳免山

西太原等府旱災稅糧 九月丙辰罷南京郊祀初上命修輯郊社諸壇未成南京太常寺卿黃芳等言天地

社稷山川既統祀于京師其在南京者可弗舉也若有時祭告及災變修理等事因事行之亦非常祭之比宜

祭告孝陵及山川諸神不必備物酒醴脯醢而已上以爲然遂罷之 乙丑修葺西苑宮殿成特設成祖位祭

之先是上率閣臣尙書及侍郎夏言等同往西苑視工遂御幽風亭召羣臣親觀收稷因諭曰西苑乃我文祖

臨御之地宜設位致祭其令禮部具儀擇日以聞至是行之祭畢行落成禮宴羣臣于西苑 丙寅以禮部尙

書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初張孚敬桂萼在閣與費宏楊一清等相傾軋不已萼先卒孚敬尋罷程鑾

獨秉政者兩月至是時入二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甯 壬申御無逸殿命閣臣是講無逸及豳風七月篇
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侍講講畢宴儒臣于豳風亭 是月戶部尚書梁材以憂去改刑部尚書許讚代
之又改兵尚王時中于刑部 以夏言爲禮部尚書代李時也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旣以開敏

結主知又折節士大夫得聲譽朝廷制作一出于言閣臣取充位而已 手敕召王瓊還以主吏部乏人也先
是葉相奉詔督陝西振事已而有疾上召閣臣翟鑾李時于西苑問誰可代相者時舉劉天和鑾舉徐瓚上曰

唐龍何如皆頓首曰善已復諭曰吏部事重龍旣去朕欲用王瓊爲吏部尚書卽以龍代瓊爲總制何如復頓
首曰善遂陞龍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兼理振事 改異明史本紀系葉相振陝西七月三

也證之實錄則龍始以吏部侍郎往及上欲召王瓊還乃陞龍尚書代之因及唐龍代相事蓋率連並記
振實錄分書之七卿表系王瓊在吏部于十二月蓋以九月召十二月至京視事也今並彙記于授龍總制之

下 冬十月甲申詔罷改遷陵寢之議是時議遷顯陵者數輩至有謂上震位久虛歸咎于陵寢者上令廷臣
會議尙書夏言力陳其不可且請自後有妄議遷陵者罪之會有湖廣聽選官黃惟臣等數奏遷陵上廉得其

情有所希冀乃命錦衣衛逮送法司拷訊自是議始息 乙酉寇犯大同以六萬餘騎驟至應朔二州告急詔
填巡守官悉力禦之 是月帝社帝稷壇成初上欲建雩壇于南城旣以南城乃游觀之地非祭天所宜因欲

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禮尙書夏言言按左傳龍見而雩蓋已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爲百穀祈膏
雨也月令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通典曰己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

雩祭于南郊之傍先臣邱濬亦謂天子于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濬意蓋欲于郊傍擇地爲雩壇孟夏後行
禮臣以爲孟春旣祈穀矣苟自一月至四月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陛下躬行禱

祀從之至是建崇雩壇于園丘壇外泰元門之東爲制一成歲早則禱奉太祖配 十一月甲寅祀天于南郊
之園丘 丙辰中允廖道南請更定庶制先是上諭閣臣李時等以宗廟之制父子兄弟同處一堂于禮非宜

太宗以下皆宜立專廟南向尙書夏言奏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宗廟重祀始謀宜慎未報至是道南言太宗以
下宜各建特廟于兩廡之地有都宮以統廟不必各爲門垣有夾室以藏主不必更爲寢廟第使列聖各得全

其所尊皇上躬行禮于太祖之廟餘遣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上悅命會議言等言太廟地勢有限恐不能容小其規模又不合古禮且使各廟既成陛下徧歷羣廟非但筋力不逮而日力亦有不給若以代獻而言古諸侯多同姓之臣今陪祀執事者可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先臣邱濬謂宜間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此蓋無所處而強為之說耳若以九廟一堂嫌于混同請以本為黃屋如廟廷之制依廟數設之又設帷幄于其中亦足以展專尊之敬矣議上不報 戊辰免陝西被災秋糧 丁丑召張孚敬復入閣時夏言益用事李

時翟鑿在閣未幾方獻天復入乎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致異召乎敬在是年冬月還朝 是月召原任左

都御史王憲為兵部尚書代王時中也 十二月戊子下監察御史喻希禮石金于錦衣衛獄時上方修醮祈

嗣設壇于欽安殿令文武大臣日輪一員進香行禮後二日上親詣壇行禮尚書夏言等請照例遣官不許于

是禮部侍郎顧鼎臣湛若水皆以為言不報至是希禮上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為召和致祥不盡

于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盡沾惠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和氣薰

蒸前星自耀上大怒曰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下 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

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咨謀其弗協于中者付諸

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純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

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

之氣塞宇宙間矣上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即古好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察奏夏言等言二人無他

腸上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陳狀伏罪乃宥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丁酉裕享太廟是時罷廢除之祭以

冬季中旬行大禋禮設德祖位于太廟正中南向懿祖而下以次東西向 是冬滹沱河決巡按御史傅漢臣

言滹沱流經大各故所築二堤衝敗宜修復如舊乃命撫按官會議其明年敕太僕卿何棟任治之棟言河發

渾源州會諸山之水東趨真定由晉州紫城口之南入甯晉泊會衛河入海此故道也晉州西高南下因衝紫

城東溢而東鹿深州諸處遂為巨浸今宜起藁城張村至晉州故堤築十八里高三丈廣十之植椿榆諸樹乃

澹河身三十餘里導之南行使歸故道則順天真保諸郡水患俱平矣又用郾中徐元祉言于真定澹滹沱河以保城池又導束鹿武強河間獻縣諸水循滹沱以出皆從之自後數十年水頗戢無大害

十一年春正月己卯免四川被災稅糧 辛未祈穀于圓丘上既罷二祖並配之制尋親製祭文更定儀注改用驚蟄節禮視大祀少殺不設從壇不燔柴著為定式至是將行會上躬有疾乃命武定侯郭勛攝事于是給

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名雖不同其為郊一也祖宗以來無不親郊成化宏治間或有他故甯展至三月不宜攝行已而主事趙文華亦言勛武臣不宜代祭疏入奪文華俸五月 甲戌振保定河間饑 二月庚辰朔上

疾有瘳始視朝先是武定侯郭勛以上體已平請于顯靈宮建醮祝釐上嘉其忠愛許之于是閣臣李時等以聖嗣未降請自上製祝文遣廷臣詣岳鎮名山祈禱上命武定侯郭勛等詣地祇壇行禮仍望祭天下山川復

擇日卜筮于太廟 戊戌免湖廣武昌等十二府旱災稅糧 三月癸亥寇犯延綏先是小王子求通貢未得朝命遽擁十萬騎入寇總制唐龍欲從其請上怒其桀驁不許命兵部亟議往勦時兵部尚書王憲等集廷議

上平戎十一事詔依擬行之 戊辰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卯續封開國功臣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後皆為侯

致異 倨實錄 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靈璧侯 于是開平岐陽甯河東甌四王皆延世緒及遇春八世孫世振文忠七世孫性愈

六世孫繼坤和六世孫紹宗皆見明史功臣表中 癸巳太白晝見 是月諭吏部用人兼取三途自進士外如有舉人歲貢才能卓異者皆行取以備科道官之選新進士授職者皆遵舊制習知民事俟有年勞始如例行取選用者為令 五

月戊午夏至祀皇地祇于方澤遣武定侯郭勛攝事二郊之攝自此始也 丙子方獻夫入闕先是獻夫被召

潛入廣州之西樵山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至是命以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六月壬午

免順天河間保定等府被災秋糧並發太倉庫銀二千兩振之 甲申封故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誠意伯

予誥券世襲 秋七月戊辰免南直隸應天太平等府被災夏稅 是月遣工部郎中徐元祉往振河間保定

元祉因上言地方之災由于河患河本以洩水今反下壅淀本以瀦水今反上溢故畿輔常苦水順天利害相

半真定利多于害保定害多于利河間全受其害弘正間嘗築長堤排決口旋即潰敗今惟疏濬可施其策凡

月

日

年

五

六一濬本河俾河身寬遠九河自山西來者南合漳沱而不侵真定諸郡北合白溝而不侵保定諸郡此第一義也一濬支河令九河之流經大清河從紫城口入經文都村從涅榮口入經白洋淀從藺家口入經章哥窪從楊村河入直遂以納細流水力分矣一濬決河九河安流時本支二河可受遇漲則岸口四衝宜每衝量存一口復濬令合成一渠以殺湍急備淫溢一濬淀河令淀淀相通達于本支二河使下有所洩一濬淤河九河東逝悉由故道高者下下者通占據曲防者抵罪一濬下河九河一出青縣一出丁字沽二流相匝于苑家口故施工必自苑家口始漸有成效然後次第舉行庶減諸郡水害上嘉納之 吏部尙書王瓊卒瓊之召長吏部也南京御史馬敷等十人力詆爲先朝遺奸上大怒下敷等詔獄慰諭瓊至是卒贈太師諡恭襄當正嘉間瓊與彭澤並有才略中傷不已亦迭爲進退而瓊險伎公論尤不孛然在本兵時功多而其督三邊也人以此楊一清云初方獻夫去上虛吏部以待者一年洎獻夫初辭不赴乃召瓊瓊病會獻夫入閣上令署吏部至是瓊卒乃詔獻夫以內閣掌部事 八月己卯彗星見東井芒長丈餘東北行歷天津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漸長至丈餘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 戊子以星變救羣臣修省禮部請敕百官素服辦事三日仍通行九卿六科十三道條時政得失以聞 證之明史五行志及實錄彗星見己卯今分書之 甲午歷代帝王廟成上躬祭于廟 辛丑張孚敬罷先是上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猶慰留之至是給事中魏良弼引古占書言彗晨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姦臣在側因劾孚敬專橫竊威福致妖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疏辨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遂挾私報復坐臣專權夫臣爲皇上守法顧來專權之毀而人之曲法媚人者乃獲稱情之譽臣恐自是効忠無地矣于是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臣愚以爲不去孚敬天意終不可得而回也上是鰲言令孚敬陳狀遂准致仕去尙書李時請給廩隸敕書不許再請乃聽馳傳歸 是月河決魚臺總督河道御史戴時宗請委魚臺爲受水之地言河東北岸與運道鄰惟西南流者一由孫家渡出壽州一由渦河口出懷遠一由趙皮寨出桃源一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全河南奔故豐沛曹單魚臺以次受害今忠獨鍾于魚

臺宜棄以受水因而道之使入昭陽湖過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乃易爲力至塞河四道惟渦河經祖陵未敢輕舉其三支河頗存故迹宜乘魚臺壅塞令開封河夫捲埽填堤逼使河水分流則魚臺水勢漸減俟水落畢工并前三河共爲四道以分洩之河患可已詔下工部會廷臣議之 九月丁巳振陝西饑 侍讀學士吳

惠郭維藩進講經筵既退上諭輔臣李時等曰惠言省無益之費停得已之役維藩言去操切更張之弊務消厚寬大之體者云何卿等可以朕意問之可補救時宜者令條列以對于是惠疏言方今民窮財竭而宮殿興作不已采木燒輒大爲川廣蘇松之患此宜停罷各省歲辦物料敕有司准以折色解京從宜置辦毋使民困于徵解之苦此宜節省且自鹽法沮壞糧草改折諸邊積貯空虛宜減價惠商疏通餘鹽其輪邊糧草可仍復本色以爲足國經久之計維藩疏言今士風漸漓一切好更張以取聲譽以譸張爲變通安靜爲迂腐嚴急爲才幹寬厚爲無能好惡任情不以爲恥此則俗薄而政靡非細故也宜申飭臣工崇本實修職業毋徇操切之論求人過甚立法太嚴以養成淳厚寬大之體且請復庶吉士之選以育人才停選貢之條以疏壅滯疏入俱報聞二臣頗有所指切上亦不罪也 庚申上以星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因從咨語及人才上曰過猶不及時等乃退而條三事上之一曰務安靜所謂安靜者非無所事事也虞廷之上不廢都俞方今議事之臣倘如聖論中正可行者有何不可惟其用心過當務求勝人言利未必可與言弊未必可革至使在職者搖奪奉行者觀望一旦事出倉猝靡所適從爲害非細宜敕羣僚遵守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爲高勿趨利以干進則政本清而天下之治成矣二曰惜人才惟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要在包容教育以適于用耳近日謫降諸臣有生于朴忠發于狂直者跡雖難有情在可原宜舍短取長敕吏部量加甄錄責以後效則人無棄才而政事畢舉矣三曰慎刑獄刑獄出入民命攸關近日刑官不守律例任意出入欲遠嫌疑而以深刻自明承望風旨而以鍛煉求合事干證佐沈滯經年展轉駁查求其罅隙或罪本不大而重參兩請或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至于外省問刑衙門筆楚任其喜怒冤抑至于垂亡傷和召災莫此爲甚乞敕法司痛革前弊當平反者勿以輕出爲嫌涉觀望者止照律例議擬眾證明白不必駁查勘報稽遲指名參

究如此則欽恤之仁達于窮巷而災沴可弭矣疏入上嘉納之 丁卯免廬鳳淮揚四府滁和徐三州被災稅糧 是月以汪鋹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都給事中魏良弼劾貪恣邪佞不宜處以銓衡重任工科給事中葉洪亦乞罷鋹上方嚮用鋹子是良弼洪俱各奪俸半年召前都御史聶賢爲工部尚書巡撫順天副都御史王大用爲右都御史 冬十月甲申復考選庶吉士例先是大學士方獻夫言館職缺員請下兩京科道部屬推補大學士李時以舉薦未必公宜如考選庶吉士例凡各衙門所舉者臣等會同吏部試之內閣報可尋諭于新進士未選者自年三十五以下悉令就試時等選取進士錢亮等凡二十一人以聞上閱卷彌封姓名疑有私遂報罷已而編修程文德疏請試于文華殿上自裁定上曰朕既委之輔臣及吏禮二部又何以親臨爲復命時等覆考得進士呂懷等二十一人奏改翰林院庶吉士從之自張璠建議諸庶吉士皆除部屬知縣遂停考選庶吉士例至是始一行之 下翰林院編修遂甯楊各于詔獄先是名以星變應詔陳言謂上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甚切直上銜之而答旨褒其納忠令盡言無隱至是名再上疏言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鋹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贊仁粗鄙酣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爲請卽荷嘉納而吏部不爲題覆以虛文塞責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爲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偏于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至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聖心之稍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上震怒立命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訊鋹疏辨謂名乃楊廷和鄉人妄思報復故攻及臣臣蒙上簡用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上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主使名數瀕于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德入竝文德下獄侍郎黃宗明等數救之先後皆下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謫戍邊衛文德降邊方祿職宗明亦調外任

通紀皆書之十月
今竝記于甲申下

丙戌免山東七十九州縣被災稅糧

戊子太白晝見

辛卯免河南歸德祥符等八十

疏見東井之月類記之耳證之實錄各兩上疏皆在十月一戊寅一甲申故明書及

五州縣被災稅糧 丙申御史郭宏化以星變上疏言接天文志并居東方其宿爲水邇者彗出于井必土木

繁興所致臣聞四川湖廣貴州之采大木者江西浙江之采雜木者勞頓萬狀而應天蘇松常鎮五府又以成

造大輒民間耗費不貲而窳戶之逃竄者多矣至于廣東以珠池之役激窮民爲盜凡此皆上干天和召星變

也請停不急之工罷采木采珠之役則彗滅而前星曜矣章下戶部尚書許讚等言近以工興采木燒造之役

半天下且五年間凡三采珠物力易殫民困日深宏化言宜聽上怒曰采珠舊例非朕所增若以前星之曜爲

言則朕未立嗣豈以采珠致耶因詰責讚等附和黜宏化爲民詔吏部錮勿用 南京巡按御史松江馮恩上

言彗星之見變不虛生人召之也欲舉時政之得失而更張之不若舉臣工之邪正而進退之因言大學士李

時小心謙抑應變非長翟鑿附勢持祿遇事模稜戶部尚書許讚雖乏剴斷之才尙無不經之費禮部尙書夏

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駕馭任之庶幾救時宰相兵部尙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爲刑部尙書王時中進退

味幾委靡不振工部尙書趙璜廉介自持制節謹度次及六部侍郎皆有評論而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

都御史汪鋹三人之奸以平敬爲根本之彗鋹爲腹心之彗獻夫爲門庭之彗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

雖欲弭災不可得矣疏入上大怒立命錦衣官校扭械來京攻異馮恩上疏與楊名同月皆據實錄日分其實

實錄據其奏 己亥免山西石澤沁絳等二十州縣被災稅糧並以前東鹽銀二萬兩振之 是月改工部尙

書聶賢爲左都御史王大用巡撫右都御史如故 十一月甲寅巡撫四川都御史宋滄獻白免上好文飾太

平而彗星連月不滅雖循故事救羣臣言時政然實不樂聞諱言自楊名馮恩以言事下獄而南京副都御史

萬鏗復應詔陳事勸上黜虛文崇實政亦大怒黜爲民于是滄希旨獻白免詭稱祥瑞上喜廷臣表賀 庚申

祀天于南郊之園丘 是月改南京戶部尙書秦金爲工部尙書 十二月乙亥免畿內河間真定等府被災

稅糧 辛巳褫侍讀學士郭維藩職時羣臣表賀白免若有詩歌賦頌上優答焉維藩以獻賦忤旨遂論黜

己亥免山西蒲解二州被災秋糧仍以河東鹽銀一萬兩及儲庫事例銀振之

攻異明史十二月己亥免畿內

被災稅糧證之實錄則乙亥也

又明史稿十二月乙亥振山西饑謫之實錄則

己亥也蓋己乙二字皆因形近而誤今並刊改